

雙劍奇俠傳

王田趙煥亭著

上海受古書店發行



# 雙劍奇俠傳第五集目錄

- 第一回 通州城投溷尋惡霸 尹善人置酒款嘉賓
- 第二回 野酒店質衣僑裝 玉皇觀隱身覘盜
- 第三回 作遊戲點穴捕羣偷 詢行踪善人修葺札
- 第四回 題店壁壯士出雄關 宿荒村朴俗逗奇趣
- 第五回 十一郎鬧店黃榆堡 鄒玉林問樵雙岔巖
- 第六回 瀋陽城俠女顯奇蹤 白塔寺玉林遭騙局
- 第七回 宿古寺暢談塞外風 走深山巧覘猩公酒
- 第八回 救靈猩力斬錦縑蛇 打酒坊巧遇王大胆
- 第九回 述河溪俠士驚奇 貪杯罨酒徒醉臥

第十回 勇俠士獨探洄溪

莽竹牛羣坑坎陷

第十一回 述異事九客失踪

赴參圈兩友探險

第十二回 三台岡俠友偵青豹

土崖洞難女說兇徒

# 雙劍奇俠傳第五集

第一回 通州城投瀾辱惡霸 尹善人置酒款嘉賓

且說玉林聽得店院中有人喊動向外張時。只見一個黑瘦細高的漢子。穿一身土布短衣。載一頂捲簷破帽。掩到眼皮。背着支錢袱子。一溜歪斜。直撞進來。一條頸兒長而且歪。便如駱駝之狀。玉林料是甚麼來收規例的。正要出問之間。早見店婆子從廂房跑出道。你來咧。且屋內坐吧。那人一面四下亂瞅。一面道。你別說用不着。你那大妮子呢。叫他與我作中飯。也不用費事。烙肉餅。帶個小炒肉。再來碗胡辣湯。就得咧。俺是最會體諒人的。你看各家的規例都收齊。俺單單末了來收你這份。就這點意思。也該叫你大妮子好好的服事俺。說着鼠眼一瞪。便要直奔正房。店婆忙攔道。你今天可是來晚咧。俺那份規例。被人

收去咧。此人現在正房中。你去問他吧。那人笑道。收去更好。省得俺脊梁壓沉兒。這一定又是俺大頭子派來的夥計。說着便叫道。夥計。你不對呀。我在院中吵。你怎麼一聲不哼。怪不得不見大妞兒。原來被你捉弄住咧。說話間一抬頭。只見從房內擡出個威凜凜的壯士。顧盼間神威四射。那人一瞧。不是自己的人。但是見人家那番氣概。那裏敢冒昧。因陪笑道。你老貴姓。想是新入幫的麼。這份規例。你收去。你說明數目。俺回覆大頭子就是咧。壯士喝道。你休胡說。甚麼頭兒腦兒呀。這規例俺收到是不錯。你待怎樣。那人登時一楞道。怪呀。你是甚麼鳥兒。胆敢收俺們的規例。壯士冷笑道。許你收取。就許俺收取。難道你等收取。是奉官文皇命麼。那人一聽壯士口氣硬幫幫的。並且是一口南邊話。因怒道。哈哈。你這塊糟豆腐。可是要莊家老禽班頭。沒事找事。你打聽打聽俺大頭子飛山虎霍大爺。多麼霸道。你楞敢拔他的逆毛兒。他捉住人。是割割片。

片挑脚筋。揉眼睛。打爛人。下半截都是平常。說着一掀破帽。露出澄亮的尖頭頂。一面盤起小指粗細的小辮兒。一面碎拍聲打個快飛脚。却喝道。休說是俺大頭子。便是俺北霸天水駱駝。你也不知俺這手猴兒拳。有多麼歹鬥。來來來。你小子不要跑。咱爺兒倆乾一傢伙。說着一挺長頸微微顫動。然而却不敢便上手。原來京通間混混們。專練一副嘴頭子。那不知就裏的。真能叫他給虎住。當時玉林見那人神情兒。反招得撲哧一笑。那人道。你樂咧。準是想過滋味來咧。如此快把規例交與俺。省俺動手。說罷。湊向前剛一伸手。却被壯士一把搯住長頸兒。滴溜溜一個大轉磨。然後向外一揉。那水駱駝大叫不好之間。一個倒栽葱。連滾帶掄。直撞出店門之外。拍的一聲。却跌在一個行路人的身上。於是兩人一陣價亂罵亂滾。早已招了許多街衆。都圍攏來。這時壯士早已大拔步趕出店外。那水駱駝跳將起來。指着壯士大叫道。你這小子真損吶。幸虧俺

頸筋有點攔頭見。不然眼睛瞧了脊梁骨咧。俺叫你不要慌。正要跑去間。忽見遠遠的高棚內鑽出兩人。也都背着錢袱子。如飛的跑到水駱駝跟前。問知所以。齊叫道。這還了得。說着四拳齊奮。便奔壯士。水駱駝趁勢抓過他兩人背的錢袱。如飛便跑。這裏壯士兩臂一分。略作迴旋。那兩人一齊跌滾。街中笑喊的當兒。只見一個青衣僕人模樣的人。由人叢中擠入店。合店婆匆匆數語。又望望壯士。即便匆匆而去。這裏兩人從地下爬起來。一面跑。一面回頭向壯士道。得咧。你是好些的。可不要跑哇。壯士大怒趕去。却被街衆勸住。道。你這客人也。就快些去吧。這干寶貝。都是此地虎棍霍大眼手下的。如今你撞了馬蜂窩。趁早避去爲妙。壯士拱手道。多承諸位好意。但俺今天單尋的就是霍大眼。諸位且瞧個哈哈兒。(謂笑也)咱且向寬廠處等他們。於是緊緊腰身。大踏步蹶向糞場旁。向衆跟去。亂噪道。你這客人。莫逞擰性。強龍難鬥地頭蛇。快走你的清

秋大路吧。一言未盡，只聽岔道口上一陣大亂，便聞有人大喝道：「甚麼南蠻子，就敢如此放肆！」打打聲盡處，忽拉一聲，蹶倒一羣人一色的短衣盤辮，掉臂而來，爲首一人，却廠披着青紬大衫兒，壯士望去，正是昨天所見的那個高顴骨、鮮眼睛的漢子。料是那個甚麼飛山虎，霍大眼，因微微冷笑，拍的聲一踏脚步，提拳而待，對面衆打手登時一陣擁擠，也有勒袖的，也有提鞋的，百忙中又有放下辮子，從新再盤的，並亂噪道：「嚇好骨架兒，看光景，準是有兩手，咱要被外路小子，撇了尖，就不用，在通州創字號咧。有的道老二呀，你先上一下子。老哥哥接着你的，再不然，咱大家齊上，壓也壓他的，大跟頭。其中又有一個生得黑麻大臉，先冷不防，跼向高坡，却攔着膀子，罵道：「你們這班，倭擺肺，怎麼奏來呢？還不動手，這若是叫你們吃白食，早都下了大把咧。」一言未盡，却被那鮮眼睛的漢子，拍的聲，加腦一掌。黑麻的一個歪斜之間，鮮眼睛的漢子，已大喝道：



你們還不上手。還只管亂你娘的。於是衆打手一聲喊。一擁齊上。你想這班泥腿。曉得甚拳脚。一向創字號。無非仗着人多手衆。如今忽撞到硬牆上。如何成功。那壯士放開拳脚。風團般一陣縱擊。早已一個個東西歪。亂滾亂喊。那鮮眼睛的。只氣得連連躁脚。一甩大衫。正要闖上。便見那壯士一個箭步。抓住一人。左手搭腰。頃刻高舉過頂。從斜刺裏一順勢颯一聲。拋向糞堆。只聽撲味一聲。那半濕半乾的糞渣兒。濺得各處都是。那人急忙拱起臉兒。業已貼了一臉的大赤金。衆觀者鼓掌大笑之間。壯士興起。早又颯颯拋過三四個。其餘打手。發聲喊。回頭便跑。正這當兒。那鮮眼睛的漢子。早已大喝一聲。風趨而上一擺拳。向壯士使個旗鼓。滿望人家必定抱拳道請。來個較拳的排場。那知那壯士。瞅都不瞅。還只是追打衆人。頃刻間已離糞坑不遠。原來鮮眼睛的漢子。是無佛處稱尊。他那點狗兒刨的家數。那裏看在壯士眼裏。當時鮮眼睛的漢子。

氣憤憤趕了去。忽的心生一計。趁壯士背而撲打。冷不防闖上去。從背後便是個黑虎掏心的式子。說時遲。那時快。便見壯士身形一轉。刷一聲一矮身兒。鮮眼睛的漢子。一下撲空。還虧他一矮身兒。收住脚步。彼此間各一退步。早已拳脚紛紜。打作一處。這一陣翻翻滾滾。倒也有聲有色。招得街衆們都暗替壯士捏一把汗。原來那壯士步步退讓。只是虛爲招架。堪堪的退到糞坑邊。忽然足下略蹶。望後便倒。只一眨眼之間。鮮眼的大步趕上。方抬脚要蹶。却見那壯士手足一拳。從斜刺裏滾躍而起。那鮮眼睛的一脚蹶空。因用力過猛。就勢兒向前略探。未及轉身。那壯士趨向他屁股後。便是兜檔一脚。這一來不打緊。只聽撲通一聲。鮮眼睛的便似個糞球兒。一溜的跌落糞坑中。要說北方這種野糞坑。十分深闊。爲的是攪入灰土等物。製造一種肥料。俗名爲曹家糞。閱者諸公。當此文明時代。是見不著當年京通間的習俗了。那時街坊上。儘有一種背糞

桶的老哥。大半是山東倭哥兒們。那糞桶粗如水桶。長及身半。背桶的一手拎着支大鐵勺子。到了人家毛廁裏。收糞入桶。自不消說。便是道路上。偶有遺穢。他也用勺挹注。這種糞桶隊。便是供給那開大糞場的人。所以這班倭哥們。走上街坊。任是何等大官大府。都須退避三舍。也可見往日的都邑市政不修了。然而當年都邑。雖然臭煞人。所有商民都能安居樂業。今日都邑。雖然大修市政。又講衛生。休說是街上疴屎。便偶然濺了一滴尿。早有巡捕不答應。咧你看。汽車嗚嗚。載着闊綽男女。男的是薰香傅粉。女的是竟體芳蘭。再高興。當夏令時。居然有不穿褲子的大概。是想散散他那種騷香飽飽路人的嗅慾。這等光景。也可謂香煞人咧。但是都邑中。捨案疊出。四郊外。架綁公行。商民欲求一夕之安。都不能夠。看起來。竟香不如臭了。居今日。想起背糞桶的老哥。安得不令人。嗟然高望呢。真是太平。雖不得見。得見背糞桶者。斯可矣。說到這裏。便有人

愀然道。作者先生。別發牢騷咧。一句話抄百總。老年人雖居臭地。心是香的。所以能安。如今人雖居香地。心是臭的。不但臭。並且黑爛得扒出來狗都不吃。所以心心相感。召竟無一日之安。你先生今天冷不防的。擱起個鮮眼睛的漢子。由他在糞坑中泡着。却發這段糞論。你瞧俺這解說。怎麼樣呢。作者聽了。不由喟然而歎。低頭一想。真個由那漢子在糞坑中泡着。也不像回事。於是搵淚。援筆書歸正傳。且說那鮮眼睛的漢子。一下子。跌落糞坑。深幾丈。頂衆觀者。哈哈大笑。衆打手。抱頭四竄。直鬧得鍋滾豆爛。那壯士拔步。正要回店。只見店婆兒。慌慌張張的跑來。道。客官快來吧。如今俺店中有個老爺模樣的人。帶了一羣體面管家。一迭聲的尋你哩。壯士笑道。媽媽放心。饒那霍大眼手眼通天。便支使出官面上人來。俺鄒玉林也怕不着他衆觀者一聽。也認是霍大眼黨羽們。串通了官中人。前來廝鬧。大家怕事。唵一聲紛紛各散。只賸個霍大眼。在糞坑

內浮拍自如。好在此種人宜享此味。不妨叫他多受用一會兒。至於他子下人救他不救。大可不必細述。如今且說鄒玉林。方一脚踏入店門。早見有三四健僕。在院中垂手跼定。其中一個清癯老頭兒。面容和善。穿一身樸素布衣。舉動之間。氣象端肅。一面價負手徐踱。一面問衆僕道。你等太疎於稽察。咱這安置流民。本是善舉。有甚麼地棍攪擾你等。如何一向不告訴我。直待人家過客不平和姓霍的打將起來。(句)正說着。一抬頭。望見玉林。連忙趨進。拱手道。尊客敢是姓鄒。俺那會子聽小價說起店婆所述。足下的義舉。好生使人欽敬。只是老夫疎於稽察。致使土棍橫行。流民受累。端的可愧的緊。便請枉顧。舍下從容領教吧。玉林連忙拱手道。如此說。先生莫非是此間人稱的尹善人麼。老者笑道。惶愧。惶愧。老夫尹實銘。昔年曾濫竽仕途。歸回後。沒得事作。不過在桑梓間。盡些人事。那裏敢稱甚麼善人。如今霍某。既被尊兄處置。俺還要稟明官中。辦

他一千黨羽哩。說着回顧僕人道。快與鄒爺拿起行裝。玉林忙謝道。小可隨路事忙。且容異日領教吧。尹善人那裏肯聽。不容分說。挽定玉林。正要拔步。只見那大妮子。蝸蝸螻螻的走來。瞅定玉林。却紅着臉欲語不語。玉林大笑。忙從腰囊中。掏出些散碎銀兩。把給他。尹善人見此光景。不由略怔。玉林瞧得大妮子業已轉身跑入。便匆匆數語。尹善人大歎道。不想地棍逼人。至於如此。若非鄒兄仗義服奸。俺這安置流民。倒成了造孽之所了。說着與玉林廝趁。便走不提。這裏店婆母女。稱讚玉林。自有一番光景。且說玉林。跟定尹善人。暫過幾道街坊。來至一片寬廠。所在抬頭一望。好一所潭潭甲第。屋舍連延。圍牆環繞。宅之左右。却是梅林菜圃。青青鬱鬱。直接到城根西南角上。很有些野趣逸致。原來通州城內地大。而曠。那極僻淨處。一般的桑麻蔚然。便似鄉村一般。當時尹善人肅客入宅。客廳落坐。茶罷後。玉林先致詢善人家世。方知他累代鉅富。自他

上輩。便以慈善爲事。是本地有名的賢紳。善人是乙榜出身。二十年前。曾在南省裏作過兩任縣官。解組以後。便一徑的優遊田園。玉林聽了。十分起敬。那尹善人。聽玉林述罷姓氏。並遊行之意。欣然道。君是壯士。合作壯遊。甚妙。甚妙。於是玉林又說起大妮子紙衣媚客。並霍大眼跌落糞坑等事。招得尹善人哈哈大笑。忽又攢眉道。如今官府們。特煞的不管事。縱容得一班地棍們。好生可惡。長此不治。地棍等。怕不流爲盜匪。便是前些日南鄉中。居然有明火搶案。（爲下文伏線）尙復成何事體。所以近日城中。大戶子弟們。頗想辦處武社。習習武功。然而文齊武不齊。大家吵了二日。也便拋在腦後。玉林笑道。此間若有正當武社。地棍們定然斂迹哩。賓主閒談半晌。十分款洽。須臾擺上中飯。玉林也不客氣。即便揖謝就座。傳杯弄盞。飲至半酣。尹善人忽笑道。老夫往年時。曾忝任江西吉安鄒兄久住那裏。可知有個馳名大俠。諸岱雲先生麼。說起此人。真

是慕義如渴的好男子。俺在吉安第一契重的就是他。俺兩人不拍影迹。交酒談讌。是常有的。那是俺個素心好友。妙在俺不以宰官自居。他也不以學究自命。酒酣以往。他往往脫帽露頂。奮拳掀髯。暢論古今俠義節烈等事。說到起勁處。筋都迸起。聲震屋瓦。那種豪爽之概。至今在俺。日前俺們一別。已是二十來年。不知此人還在也。無玉林聽了。不由愀然跼起。道諸先生業已去世。他便是俺的生平恩師。因草草將自己遇合岱雲之事一說。尹善人及至聽畢。早已老淚雙拋。又驚且喜。道。怪不得鄒兄如此表表。原來是俺老友的高弟。如此說。俺合鄒兄。雖是初會。却有淵源。老夫竟討個太兒。呼你聲賢姪。如何。這時玉林見尹善人提起岱雲。早已淚沾於睫。於是趁勢離座。以子姪之禮拜將下去。慌的尹善人攙扶不迭。並喜道。可喜俺老友生平武功得有傳人。不知他那後人還能象賢麼。於是玉林一面歸座。一面略述一舉的大概。尹善人越法歡喜。當時賓



主款洽。又多了一番情誼。不消說是一席酒盡歡方散。次日。玉林欲去。尹善人如何肯依。連日價陪着玉林。遍遊左近名勝之處。並邀玉林到各善堂中觀覽一切。尹善人的朋輩們。知善人有此重客。便不約而同的。輪流着置酒相邀。這一來。鬧得玉林。困於酒食。轉眼間。已過十餘日。那尹善人。忽得這等個體面。老把姪。歡喜得要命的。未免就逢人說項。以致就有那慕名之人。前來相訪。大家見了玉林。恭維些不相干的話。這一來。玉林越法不耐。但是見尹善人十分忙碌。連日價往訪賓客。似乎有甚麼要事。玉林又耐了兩日。一日會着尹善人。堅辭要去。却見他微微含笑。說出一片話來。正是。

不因投轄留賓意。    怎顯深宵捕盜能。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野酒店質衣橋裝 玉皇觀隱身覘盜

且說玉林見尹善人微笑道：「賢姪且慢去，俺還有件事合你斟酌。如今此地有些大家子弟們，因聞得賢姪在南京地面教授武社，十分欣慕，他們近兩日頗想立個武社，便請你屈就此事。連日價纏着我從中玉成，我因近日酬應忙碌，所以還不暇向你商量。我想此事甚爲相宜，你何妨暫息遊蹤，一來可以成全一班少年，二來你我借此盤桓，豈不甚妙？」玉林聽了，難却尹善人殷殷之意，只得暫住。那尹善人果然時時的去尋那班少年計議一切，這也不在話下。且說玉林勾留在尹宅中，飯後多暇，除合尹善人閒談外，無非是上街散步，或至郊外遊曬。一日出得北城，逕過二三里路，這時方在初秋之際，林蟬亂噪，草地下寒蛩微鳴，已颯然具有秋意。更兼陰雲掩抑，向路左一望，却是一處敗落的塋園，其中蓬蒿蔚然，趨着一列荒塚。玉林暗想道：「真是南北氣候不同，若在南省初秋時，還是炎熱得很哩。」逡巡間，望望荒塚，又暗歎道：「俺自別恩師之墓，已累

易寒暑。不知近來一峯等。是怎樣個好法兒哩。（回映前文。既不冷落。又以反振下文。）沉吟間。蹶至一處破石橋邊。數株疎柳。徐搖作態。恰好有個青吉了（蟬也）兒。在橫枝上。捉住個青蟲兒。只柳葉微拂之間。吉了背後。早露個長頸螳螂。鼓鬚奮爪。躍躍欲試。那副伺搏的神情兒。好不酣足。（就瑣事微逞下文。捕盜妙妙）那螳螂。且前且却。早招得玉林脚步略停。暗笑道。說甚麼有甚麼。俺記得合徐玖。在學塾讀古文時。有不知黃雀之在其後也之語。不想今天眼見此景。正在仰面注視那吉了兒。替他着急。（使此時玉林鼓琴者。定有殺聲。一笑閒閒寫來。何等幽細。不意却引出熱鬧下文）只見橋下深草中。有個短衣漢子。猛然一探頭兒。隨卽撥草。轉入橋洞下。玉林以爲是捕捉蟋蟀的閒漢也。沒在意。過橋後。蹶得不遠。遙望前面林木深處。隱隱有一段剝落的紅牆。正在暗忖那所在。想是甚麼寺院。忽聽身旁小叉路上。有人喝道。喂。老兒借光咧。

玉林扭頭一望，却四五个彪形大汉，一色的短衣包头，抬定一具柳木新棺，風也似由叉路撻來，距身數武一盪的奔向破橋。其中一人，睜着鶻碌碌的眼睛，望得玉林一眼，步下紛紛。那具棺只管亂晃。一人道：夥計快走，咱先安置下這傢伙。還有事哩。玉林隨他們腳踪望去，早見那橋下漢子一盪跑出，合衆漢子相視一笑，即便合在一處。用手指叩叩棺木，却笑道：真不含糊。咱晚上幾時廟內見。衆漢喝道：你胡噪的是甚麼。於是大家一擁過橋。這裏玉林貪賞野景，依然是信步前行。須臾得一買熟食粗茶的小棚兒。玉林撻去吃了一碗茶，一面掏付茶錢。一面問棚主兒道：前面那紅牆的廟，是甚麼古迹兒呀？還好逛麼？不想那棚主是個實拍拍的聾子，只向玉林呿牙一笑。玉林轉步之間，忽見道旁一株老柳根下有許多大蟻兒，正在擺陣相搏。一般的紛紛進退，甚是有趣。玉林本閒的沒幹才來散步，當時便轉向樹後蹲觀良久，正瞧得有些意思，忽

覺樹前面。有兩人駐步歇坐。一人道。如今諸事都停當咧。晚上便在廟聚。(句)一人喝道。你不會說官話麼。(絕倒。黑話反叫官話。官盜不分。然而言民苦矣)那一人哈哈一笑。接着便滾着舌頭。便如福建老哥打怯鄉談一般。說出一片奇怪話來。這一來。玉林大驚。趕忙悄悄從樹後。隱着草棵。探頭望去。早又見兩個漢子。一逕的把臂而起。直奔破橋。此時玉林。方悟一路所見。好不替尹善人暗控一把汗。原來玉林。雖是初涉江湖。當日那諸岱雲。却是個老閱歷家。於江湖上諸般黑話。無所不通。當日課書之暇。往往談此。以爲笑樂。所以玉林聽樹前兩人的黑話。登時了然。當時玉林。略一沉吟。暗笑道。這班笨賊。合該撞在俺手裏。左右是問的沒幹。今晚頑頑賊。消個遣兒。倒也不錯。抬頭一望。只見日色方西。恰望見道旁里把地外。從烟樓霏微中。挑出個小小酒帘。玉林奔將去。只見那小小酒肆。倒也乾淨。松棚外面。還繞着一帶短籬。籬上面豆花盛開。饒有

野趣。籬下面有幾支肥雛子。廝趨着啄食蟲蟻。（一路寫幽瑣之景。都從玉林心閒身暇中來。所以有下面遊戲妙文。捉笨賊必如此。方合玉林身分。文心細甚。）正有個老店翁。背着身兒。向籬上採取豆筴。一面嘟噥道。今天沒得酒客。我老漢且爛煑新豆。鬧一壺吧。一回身。忽見玉林。便合着兩支捧豆的手。笑道。客官敢是吃酒麼。你來得正好。且嘗嘗新豆筴兒。保管比大塊兒肉。還得味哩。玉林笑道。老店翁。你辛苦種豆。不留着賣錢。捨得自己享用麼。店翁笑道。俺如何捨得自己吃。方才說說。不過解解口饑。就是咧。再者。近來地面上。小偷兒甚多。老漢若不此時摘取。到夜裏。就沒得咧。說着。彼此一笑。引玉林進肆。臨窗坐定。那店翁捧着豆筴。想去端酒。玉林道。我且問你。你這裏可有甚麼可口的菜。品麼。店翁道。俺這裏是小野店兒。無非是煎豆腐。鹽水豆。還有苦菜。瓠皮的大雜燴。再整齊些。煑鷄子。瞧鹽花兒。便飯是硬麵烙單餅。捲大葱。黃麵醬。你老得

意甚麼。只管分咐。玉林笑道。你說的那些菜品。突的不叫人口中淡出鳥來。咱商量一下子。你把籬下的肥鷄子。與俺殺兩支。清蒸燉爛。多加葱椒。連湯兒上。再來個暴炒新豆莢。飯呢。便來單餅。有好酒。先來三兩壺。你道好麼。店翁聽了。登時滿臉是笑。道。好敢是好。你老自己吃酒。就如此闊綽。只這支肥鷄。就須四五錢銀子。我老漢不會事後敲人的竹槓。你老若不嫌貴。咱就這麼辦。玉林笑道。不必多話。先來酒吧。於是店翁興匆匆去。這裏玉林推窗四望。遠延野色。一面怙憒尹善人如此好善。也免不得令人窺伺。並且近在國門。盜賊公然無忌。可見是天下方亂。北方雖沒髮匪。地面上也甚是不安。思忖間。忽聞籬下鷄聲亂噪。又聽店翁自語道。七支鷄。只贖六個。那一支呢。玉林聽了。也沒理會。不多時。店翁先端上酒合豆莢。却笑道。你老先慢慢喝着。肥鷄單餅。一會兒就得。玉林道。不忙不忙。老店東。你也鬧一盞吧。俺且問你。離此不遠。那所紅牆的廟。

字。其中有甚風景。還足以遊逛。廢店翁嘆喟一笑。道：那是座多年敗落的玉皇觀。裏面除了荒草破房外。便是許多寄置的空棺。一點瞧頭也沒有。近兩日來。左近人家。還聽得鬼嗥狐叫。大天白日。都沒人敢去踏脚哩。玉林聽了。微微點頭一笑。便自斟自飲。一嘗新豆莢。倒也別有風味。不由暗念道：此時若在南省。正是純鱸風光。想諸徐兩人。有時把酒談心。興復不淺。不想俺鄒玉林。却在此村醪獨酌。嘗個新豆莢兒。（迴映有致。極寫玉林暇逸之致。）正在好笑。只見店翁用一支大盤。端上熱騰騰香噴噴的肥鷄子。隨後便是大蔥黃醬單餅等。一齊取來。以外還有一碟兒紅辣椒絲兒。玉林一瞧。綠的是葱。黃的是醬。紅的是椒絲。白的是鷄脯。更趁着許多黑點兒。便是花椒。這一來。雖是平常怯吃兒。竟鬧得五彩相宣。色香味一時都備。玉林大悅。正要舉箸之間。却見店翁唏噓聲。一收口涎。道：客官酒不夠。只管喚俺玉林大笑。便撕了一支鷄腿兒。遞與他。



道。老店翁你也嘗嘗。慌得店翁接過來向口便吞。因笑道。客官請用。老漢今天可開了齋咧。說着。僕偃去。這裏玉林酒菜大餅一齊進。狼吞虎咽的吃罷。一瞧日色尙早。便向店翁道。你只管收拾你的。俺在此睡一霎兒。少時再算賬。說着。向靠壁草榻上一歪身。竟自酣然入夢。恍惚中似聞店翁在籬下詫歎道。平白的丟一支鷄子。今天生意算是白作咧。須臾玉林醒來。只見一片殘陽已掛高樓。那店翁正摘落酒帘。走將進來。那一手拎着個破包袱。却向玉林笑道。客官睡醒咧。你看好渴盪的人。真了不得。方才有位先生。拿着兩件破衣褲。定要押兩壺酒。你瞧瞧。值不值呢。說着。抖開包袱。放在榻脚。玉林一瞧。是兩件稀破的短衣褲。還有一頂開花帽子。於是一笑點起道。時光不早。俺要去咧。咱那飯賬呢。店翁笑道。我候了吧。有限的事。連酒帶飯。是四錢銀子。兩支鷄。是家裏喂的。少算些。算你八錢銀子。還有一件。你須體諒俺小生意。這種年光。柴草也是

貴的。你隨意多開點茶水錢就是咧。又有點麻煩事。俺因與你捉鷄子。却驚跑了一支高腿蘆花大公鷄。你老若過意不去。就多少算在賬內。不然。也不要緊。只要你多照顧俺兩趟。也就有咧。可有一件。俺這裏概不賒欠。玉林聽他嘮叨可笑。因笑道。俺一總兒與你二兩銀。你道好麼。店翁聽了。只樂得連連稱謝。不想玉林向腰袋中一探手。登時不便伸出。原來袋中只賸了幾個零錢。竟忘帶碎銀。當時店翁見玉林躊躇光景。只認是因那丟的鷄。算在賬內。忙笑道。你老請放心。那丟的鷄。俺偷或尋着。一定與你送去。你住在那裏呀。玉林笑道。俺並不爲此。今天沒別的。俺須賒一下子。老實說。忘了帶銀兩咧。店翁連連握手。道。使不得。俺這不賒的老例子。是破不得的。那麼着。俺跟你去取吧。玉林沉吟一回。隨即脫下長袍道。且將此衣暫押。明日俺將銀來取如何。說着。緊緊內衣。正要拔步。店翁却道。你這件布袍兒。那裏值二兩銀。你再將貼身衣褲都押下。

還不離譜兒。玉林聽了。又氣又笑。忽一沉吟。便撫掌大笑道。咱就這麼辦。誰叫我口饞來呢。但是俺光屁股走去。却不像話。方才那破衣褲。你且借與我穿穿吧。並且一客不煩二主。你再找雙破鞋來。俺索性連這腳上好鞋。都押與你。店翁聽了。這才頹然蹙去。須臾拿來。一件七補八綻的肥大土布衫。一條半截露脛的破褲衩。一雙打板張嘴的雲頭福履。玉林接過這幾件破爛行頭。不由好笑。便忙忙換下身上衣履。一件件扎括起來。又取了開花帽。頂在頭上。一切都畢。就室中搖擺了幾步。只覺那破衫寬肥得唵唵拉拉。便合店翁。尋了根軟草繩兒。繫在腰間。這一來。弄得上攢下拈。便似個蓮蓬老兒。店翁笑道。你這一打扮。須得提防街坊上討厭的狗哩。玉林聽了。四下一瞅。恰見門後面轟着一根撥火細棒。棒頭上。業已燒得烏黑。因取來夾在脅下。一拱肩兒。向店翁道。聲再見。拔步便走。那店翁追送出來。夕陽影裏。卸見玉林如飛的奔向破廟。望得店

翁。愣了半晌。暗笑道。這不知那裏來的個憨大爺。半吊子。俺若早知他這樣呆法。再多算他些銀子。他也肯花哩。不提店翁。自慶大竹槓敲得寫意。且說玉林一逕的奔向玉皇觀。轉過一帶林木。抬頭一看。那觀門十分破落。虛掩着兩扇。東倒西歪的門。四外觀牆殘缺。處處可入。距牆不遠。有株白楊樹。削去一段樹皮。上面隱有字迹。玉林湊去一瞧。却是一行潦草歪寫道。此廟不淨。（俗謂鬧邪祟也。）行人遠避。玉林暗想道。好笑賊徒。故鬧玄虛。恐嚇居民。他們却在此夜聚明散。放心作事。思忖間。一回身。由牆缺處跳入廟。逐處審視。一週除荒。堆亂草瓦礫。清雜外。也沒甚異樣形迹。末後。蹚到後殿西廊下。却見一片平地。獨沒草兒。靠廊階有口半人來高的破鐘。又有一堆圓滑滑的石子兒。擺在地下。一連數去。却是十三個。不由暗想道。這堆石子。却透着蹊蹺。此廟既不淨。左近兒童們。斷不敢在此戲耍。並且鐘跌下土跡頗鬆。似乎有人常來移動。難道鐘

底下是寄頓贓物之所麼。一面想。一面走近鐘前。踏穩脚步。用右臂挽定鐘紐。來了個連背帶靠的式子。那鐘歪掀起尺把來高。玉林趁勢俯首一瞧。鐘底下並無他物。只有個挺大的王八皮酒壺。於是將右足撐力。略起左足。將那皮酒壺鉤將出來。然後輕輕放下鐘。拔開壺塞一聞。竟是好體面的香冽白酒。玉林暗道。這干鳥賊。倒會受用。可惜俺方才酒足。用不着咧。隨手一搖那壺。却只得半壺酒。正這當兒。玉林忽然內急。放下皮酒壺。想要就階下小解。忽暗笑道。我好發呆。這裏有現成夜壺。豈不方便。又省得地有溺迹。被他們張見。許多不便。於是拿過皮酒壺。掙褲溺畢。依然安好壺塞兒。如前法掀起那鐘。一脚蹙入。放下鐘。方想到後殿內張張。不想廊檐上。栖着一窩野鴿子。見有人來。撲刺刺一陣驚飛。其中一支老白鴿。一矯翅膀。正捎在玉林頸兒上。玉林忙回身。一把沒抓住。那白鴿却一個拾勢。直顛飛到那堆石子跟前。正在作勢欲飛之間。玉林

就地下檢一粗石子。覷準打來。颯一聲。正中鵠足。那鵠忍痛。一甩脚。急忙飛去。這裏玉林回身入殿。只見那玉皇爺合玉皇奶奶。倆口兒交叉着。靠向龕壁。那玉皇爺還襯着幾根半段破鬚兒。却繚繞在玉皇奶奶半個缺耳朵上。下面是個捧劍的宮女。橫倒在他倆口兒中間。雲裳霞帔。久已剝落都盡。粉臉兒只賸半個。這三具偶像。一堆置靠着龕壁。恰度起個大洞兒。再向兩壁下一望。仙官武衛早已都無。只賸得幾段木樁兒。還直立立的。插在泥座兒上。想是當年神像的胎樁。玉林見此光景。不由暗歎道。休說是人事無常。便是神仙大帝一般。也有時衰運敗。正在徘徊太息。忽聞廟後牆外。一陣步履走動。接着便有人道。大哥。今天咱總算順適。俺就愁着那裏皮子厚。(謂牆也)恰好走便門的朋友。(謂穴牆之盜)也到咧。今晚咱們暗進明出。省了多少手脚。又一人道。正是正是。少時咱大家商議。反正咱這裏十三個人。他那裏素來善道。又沒得護院人。

衆。咱們去了。一定得手。老三。你說對不對呀。便聞有人。哼了一聲。玉林聽了。料是羣賊。來此聚齊。正想覘個究竟。設法料理。逡巡間。已聞一人先跳進牆。玉林百忙中。沒處躲避。一抬頭。忽見那偶像后的大洞兒。急忙跳上破神案。一徑的鑽將進去。方才伏定。即聞許多脚步。雜沓都到。似已亂闖闖席地而坐。一人道。真他媽巴子的撒扭。那會子。俺合馮大屁股。向東莊上抬棺材。棺店主還不怎的。獨那個精靈鬼似的店主婆。翻眼撩睛。只管打量俺。又刨根問底。問俺是家中誰死咧。咱索性今晚上稍帶着他吧。一人唾道。你別說喪話。這營生。就忌諱採花。只要一幹這檔子。沒有不犯案的。你忘咧。往年韓鐵頭。在涿州犯案。說起來。真也異樣。他。被捕役。追的走頭無路。鑽在一家莊戶後門外。麥垛裏。不想被那家一個媳婦子出來。張見。登時大喊道。韓鐵頭在這裏哩。於是捕役齊上。伏首就捕。那媳婦。就是左近人家的女兒。從先。韓鐵頭去採過花。不想冤家。

路窄竟自相逢。衆人笑道：「若依你這樣說來，咱今晚竟不必去作事，咧像那尹善人如此行好，一定是門有門，神宅有宅，神巧咧，他行動之間還有個白鬚覆面，拿小錘的小鬼保護，說不定，叫大家瞎闖去，就許鬧了滾湯潑老鼠一窩兒。淨衆賊聽了，都各一笑。玉林悄悄由宮女像後向外一張，只見不多不少，恰是十三個長大賊徒，一色的粗布短衣，都扮作農人模樣，正圍坐了個栲栳圈兒，紛紛笑語十分得意（可謂強盜會議一笑）。向南一人，生得傻大黑粗，寬肩膀，肥屁股，彷彿壓油墩一般，似是個頭兒腦兒。玉林正暗笑這種笨貨，居然想作高去高來的勾當，真透着有些不知好歹。忽一眼張見破榻旁自己那根燒火棒，好端端的倚在那裏，原來是玉林入殿，隨手所置。當時玉林暗道：「不妙，他等若見此棒，定然尋人仔細一瞧，且喜那棒烏黑，與壞榻同色，正怕悞問，只見那胖賊道：「如今說是說，笑是笑，天色漸黑，咱一路上耽擱完了，及至混進城也。」



就不差甚麼咧。貪早不貪晚。大家小心。咱就辦着吧。衆賊聽了。紛紛並起。一人道。俺且收起標記來。(指堆石)說罷。趨出這裏。衆賊亂闖闖。束腰提鞋。正在烏亂。只聽那賊失驚道。呵呀。可他娘的壞了醋咧。一聲未盡。衆賊噫一聲。一擁而出。正是

秘地何來投石友。

個中消息費疑猜。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回

作遊戲。點穴捕羣偷。

詢行蹤。善人修荅札。

且說玉林見羣賊吃驚趨出。急忙傾耳。便聞衆賊亂噪道。真是怪事。咱這標記中。怎楞會多了個石子兒。要說是叫夥友。又有來的。這粗石子兒。却不像。要是新投夥的。他怎知。這堆石子。是標記呢。正說着。忽一賊失聲道。不妙。這準是有眼明手快的公人。覘破咱等機關。故此投石示警。要拉咱個朋友交兒。依我

說。則別裝使不得咧。簡直的散吧。又一賊喝道。你這膿包貨。真給人丟臉。就辱的這等獼猴樣兒。理他是甚麼石子兒呢。噫。且就廟中搜搜。看有甚麼鳥公人。就敢合噴弟兒。甩大鞋。鬧裂拉腔兒。說着。衆脚步紛紜四散。似乎是前後搜尋。玉林見殿前都淨。趁這當兒。方鑽出半截身。想跳出去。拿那火棒。說時遲。那時快。衆賊唿一聲。又已到階。玉林急縮身。不想後脚一踹。却將玉皇奶奶給踹的。橫臥在玉皇爺胸前。您想多年土偶。真是沾手就碎。何況玉林倉猝中。這麼一脚。當時土皮簌簌。衆賊望見。喊一聲。這裏有人。七手八脚。先闖上幾人。早將玉林。揉頭獅子似的。捉將出來。一瞧玉林。破衣拉撒。便睡道。好麼。你這等把戲。頑給那個瞧。你分明是官中健役。來偵緝俺的。有你這樣細皮白肉的花子麼。你不吐實話。登時就碎了你。玉林一瞧自己手臂。果然雪白。這才恍然。漏了老大的破綻。好玉林。真有急智。你看他並不慌忙。略掀破帽。苦着臉子。癡呆呆。瞧瞧。

衆賊忽然嘴兒一裂。哇一聲。就要放聲大哭。衆賊喝道。你這廝。休來討死。好漢爺們殺人放火。只如家常便飯。你這廝鬼鬼祟祟。藏在神龕內。弄得好乾坤。不說實話。馬上叫你（句）。玉林一聽。愣了半晌。恰好那肥賊。擠到跟前。玉林不容分說。猛跳起來。照肥臉。砰拍兩掌。然後一個虎勢撲上去。大叫道。俺被你們弄得這般光景。你們還來尋俺晦氣。咱索性拚了命吧。衆賊一聽。居然愣住。早有兩賊拉開玉林。那肥賊大怒。登時拔刀。架在玉林頸兒梗上。玉林罵道。俺今天橫豎是拚着一死。你們在前路上。搶了俺的衣裝銀錢。俺一路乞討。到得這裏。你們還要趕盡殺絕。衆賊一聽。反倒哈哈一笑。放下心來。料玉林是個被劫的行人。因噪道。喂。你這呆漢。別說夢話。俺們何曾搶劫過你。如今你既遇見俺們。倒是你時氣到咧。走走。大家發財去吧。玉林道。幹麼呀。若是打搶人。俺可不去。人家說來。凡是強盜。早晚都要掉腦袋的。你幹你的。我幹我的。咱們兩便着。

吧說着冷不防分開衆賊就榻扇旁取了燧火棒拔步便走衆賊一面東倒西歪一面捉住玉林並嚷道你這膽真還有些渾勁頭兒你若一定不去對不住只好先滅你這活口喇肥賊大怒道那有這些閒話向他說於是挺刀又上玉林躊躇道你們既叫俺去咱話須講明俺笨手快脚只好給你們瞭個風兒衆賊笑道就是吧你新來乍到又呆頭棧腦也不會幹正活兒朋友你叫甚麼呀快說來咱通風透信的也好呼喚玉林道俺叫畢懷世小名叫范案頭衆賊唾道喪氣喪氣你來了來的就叫你畢老大吧玉林道由你由你一個名兒將來不過寫犯揭用的差罷了一賊笑道你這朋友屬撇嘴驢的不值錢就在嘴上怎單說要話呢玉林道如今趁石有嘴不說兩句等腦袋掉了想說還不成哩衆賊笑道說得兩說凶是古今晚上咱準順手咱點數兒就拉出去罷玉林聽了登時就要解磚招得衆賊亂笑道你樣呆子真怎麼好拉出去是句行話便

是出發。那個叫你拉屎呀。於是深信玉林是個憨呆窮客。並不留意。當時由肥賊率領衆人。來至廊下大鐘旁。分行跼定。整整十四個人。便有四人。合手掀鐘。取出皮酒壺來。玉林一見。忍不住嘆哧一笑。衆人也沒理會。那肥賊抄起酒壺。先自嘴對嘴。灌了一氣。攢起眉頭。啞啞嘴。還未說話。早有一賊劈手奪去。於是一氣兒次第飲畢。不由都一個個呿牙裂嘴。末後一賊將酒壺遞給玉林。道。畢老太。你嚙嚙。這味道怎麼樣。玉林忙道。俺可沒福受用他。俺是在禮的朋友。一言未盡。只見那肥賊。一張大嘴。只管乾嘔。並摸着胸口道。奇怪。今天這福酒。楞會有個外道味兒。並且冷酒變溫。不消說。這是吉兆。衆賊都道。正是。正是。明今天是一吉百順。就此請吧。玉林暗笑之間。這衆已拋下酒壺。紛紛走動。玉林假在後面。一路留神。不多時。過得那破石橋。又走了不遠。便直奔那座瑩園。大家入去。由破墳洞中。拉出一具柳棺。打開來。取出器械。並鈎繩挖具之類。衆賊各

自動手分藏衣底。肥賊躊躇道：「畢老太，你那傢伙（指火棒）須不成功。俺這裏有把眼攬子，且把與你用用吧。」玉林道：「快留着你攬吧，俺這燒火棒帶着打狗。那些不好，便是被人捆到官裏去，也是個小偷罪名。」衆賊喝道：「少說喪氣話，於是肥賊當頭正要走動。」玉林道：「咱十四個人，便是厖羅羅兒裝棺材，也須七個白岔兒（謂棺也）如今一具棺，誰用的是呀？」衆賊一聽，連連大唾，紛紜間，蹺出塋園，便奔北城，方蹺至城門前，恰好一隊城防巡緝，夜巡方出。玉林喊道：「喂，大頭子，咱進城後，那裏先落脚呀？」老實說，這檔子事，俺沒幹過。如今才到這裏。」一句，肥賊一聽，只嚇得手忙脚亂，狠命的一拉玉林，却喝道：「你這呆子，吵甚麼？咱明天才去交尹善人的租銀，自然先須落店哩。」巡卒一聽，只認是尹家的一羣佃戶，便惡狠狠瞅了他們兩眼，然後揚長而去。這裏玉林還要咕嚕，早被兩賊拖了便走，由北城根下，直繞到西南角上，一逕的來到一片草地裏，玉林正

在揚手舞脚後面胖賊業已喘吁吁領衆趕到一把揪住玉林道你是誠心攪哇方才若不虧俺用話掩蓋還了得麼說着力揪玉林却又揪不倒玉林道你不曉得俺是遠万人俺們那裏打槓子都是明打明的大吆喝着不像你們這裏偷偷摸摸既如此咱就來悶腔兒不怕俺瞭風時有人殺將來俺只閉了鳥嘴就是肥賊喝道那個用你瞭風你不要慌少時俺自有用你處衆賊聽了連忙勸開大家趁微月四外一張便趨小徑這所在距尹善人宅後不遠玉林時常價在此散步有甚麼不曉得的他卻故意岔向別徑却被衆賊撥將回來及至尹宅牆外那肥賊端相一回便分撥三四人回外瞭風玉林蹲向一旁通不作聲便見有兩人各取出挖壁器械一陣價四手齊奮頃刻間壁現一洞肥賊道畢老太過來這該用着你咧你先鑽入去俺們隨後就到你到裏面便是瞭風兒拍掌爲號俺等次第都入玉林聽了暗笑得肚痛却故意逡巡道俗語

道。頭難頭難。這個打頭的。請你自家作吧。倘或裏面有準備。先捉的。就是我。你們在外面。蹬開兔子腿。叨嘴一跑。就苦了我咧。肥賊道。豈有此理。咱們是有福同享。你只管去吧。玉林道。去雖去。但是你們進去。若全數兒被人捉住。却不要怨俺。瞭風不好。衆賊道。少說喪話。你也拿出些精神來。於是一個個蹲向壁洞前。只管催促。玉林笑了笑。拿起柴棒。先向洞內一探。衆賊低讚道。有門兒。瞧你不出。還是個慣家兒哩。玉林掣出棒。一聞棒頭道。這所在。土氣不佳。巧咧。挖到太歲頭上。再另挖吧。衆賊悄喝道。你又說喪話。玉林隨手一擰腕。將那火棒。擰入。道。你們閃開。等我進去。說着。伏身於地。支着肢膊。向內便鑽。衆賊悄笑道。你這手兒。却不高明。你不仰過來。如何成功。一言未盡。玉林一翻身。兩腳擰勁。颼一聲。業已鑽入。這裏衆賊。互相耳語道。你別瞧這呆子。身段兒。真不累贅。大家正在傾耳。已聞裏面。輕輕拍掌。於是一賊鑽入。却聞玉林道。你老哥。先到的。



就坐這第一把交椅。聲盡處。拍掌聲動。一賊繼入。却微聞咕咚一聲。玉林道。你沒吃酒先醉咧。來來來。屈尊在第二座吧。肥賊聽了。莫名其妙。眼看着衆賊都人傾耳一聽。一些動靜都無。正在狐疑裏面。掌聲又起。肥賊暗想道。這事兒有些蹊蹺。十三個人都到院內。無論怎樣。不會如此靜悄。不要管他。俺從高處張張再講。於是從身邊取出鉤繩。拋搭牆頭。即便攀援而上。到得牆頭。一個翻鷄式。拉開架子。急忙忙向下張時。叫聲苦。不知高低。只見滿院中。楞塑了一堂跼像。一個個伸腰拉胯。端足架兒。紋絲不動。那肥賊料事不妙。只一眨眼之間。忽見畢老太在牆下。哈哈的笑道。頭兒老哥。快來吧。如今就候你坐全席咧。說着一豎火棒。颯一聲。點到肥賊脅下。那肥賊真也聽說。也使一張大嘴。倒抽一口涼氣。頃刻間。塑在牆頭。合院中一人于高下相映。好不有趣。正這當兒。恰好尹宅有個老僕人。這晚上。該他領人值夜。大家因老僕新弄了後老伴兒。便取笑

道某大叔你今夜破破慳慳。給俺們弄個酒吃。俺們替你值夜。由你合新大嫖快活去。你道好麼。那老僕難却面孔。只得備酒。其中有個叫乖毛小廝的。合內宅一個僕婦。今晚在後院內。有個約會。當時乖毛趁大家正在鬧酒。便一溜烟由前院箭道。閃入後院。方一脚踏到。只見院中亂闖闖。跔定許多人。又有一人高踞牆頭。下面一人還在徘徊回顧。於是乖毛大駭。兩腿亂抖。想要大叫。只是不響。逡巡間。牆下那人業已撲向自己。乖毛駭極。拚命的失聲大叫。這一來前院衆僕。聞聲齊集。頃刻間提燈照耀。亮如白晝。却見乖毛被一個花子模樣的人拖住。大家闖去。一瞧那花子。却是鄒玉林。再一瞧院中跔定許多烏大漢。大家摸頭不着。只管亂噪。玉林笑道。如今一班賊徒。已被俺用點穴法定住。你等還害怕怎的。快請主人來。待俺細說分曉。送賊赴官爲要。於是一僕應聲奔去。這裏衆僕先舉燈一照。只見衆賊一個個眙牙瞪眼。大汗直冒。再仰望牆頭那

肥賊拿定了翻翅鷄子的架式。神情兒真不含糊。大家正在稱奇道怪。明燈閃處。那僕人已引尹善人。踉蹌而至於。是玉林迎上。匆匆一述。所以從樹後聞賊黑話說起。直至一棒點定那肥賊。衆人聽了。且驚且笑之間。尹善人早向玉林一躬到地道。不想俺尹某無德服人。致啟盜心。若非賢姪。有此非常本領。也就好險哩。但俺聞點穴之法。被點者時光一久。便有性命之危。快請賢姪點轉他們。咱再究問。玉林聽了。便命衆僕。取到若干繩索。先從賊身上。搜出器械短刀。鉄尺。堆了一地。然後玉林施展手法。點轉一個。衆僕綑一個。橫三豎四。又躺了一院猪子。有的淹搭搭光眼亂望。有的呻吟成堆。正這當兒。忽聞後牆下。嘖連一聲。大家趕過去。張時。却是肥賊。因時光過久。昏迷過去。一個到栽葱。竟自跌落。死蛤蟆一般。業已渾身冰冷。尹善人慌且歎道。這便怎處。玉林一笑。蹵過去。先從肥項後。拍的一掌。然後伸兩指。向他前胸就胸乳之間。輕輕一點。那肥賊。

登時長吁一口氣。鼻翅微動。頭額上汗出如瀋。須臾呵呀一聲。猛睜眼望見玉林。不由怪叫道。好麼。你這呆廝。可把俺們冤苦咧。說着想掙起去抓玉林。早被衆僕。幾脚踢翻。就對兒網縛停當。尹善人聽玉林述說。知肥賊是個盜魁。因太息道。俺尹某家居以來。一向不敢開罪鄉里。今你等無端行劫。却是何故。肥賊冷笑道。你老也好笑得緊。你這不是向強盜講道理麼。強盜若曉道理。一轉面孔。就許作官。他還來作強盜麼。（調讐語。寄慨不少。）衆人聽了。不由都笑。尹善人又略問衆賊幾句。衆賊叩首哀鳴。大概都說是飢寒所迫。初次行劫。尹善人慈心發動。因向玉林道。這班人。既是初犯。也真可憐。咱竟免却送官。放掉他。令其改過自新如何。玉林笑道。老伯善意。未嘗不好。但這班人。野廟聚齊。棺藏器械。看他這等的周密佈置。若說非積賊。慣盜。那個能信。老伯如今不忍他們。放掉一羣虎狼。去咬好人。不是慈悲生禍害麼。（言下憬然。可知赦非善政。古

云。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除暴卽是安良也。尹善人聽了。這才恍然大悟。一面價令衆僕監視羣賊。俟天明卽便報官。一面携玉林來至前廳。又詢問玉林玩盜情形。不由哈哈大笑。妙在玉林也得忘形。竟穿了一身藍襖行頭。對尹善人指手畫脚。良久。彼此問方悟過來。又是一陣撫掌大笑。尹善人忙命人入內。拿出全套兒衣褲鞋帽。與玉林更換停當。直談至夜深。方才各自安歇。不提次日衆僕將一羣強盜連連送出。送到當官。按律治罪。且說玉林自用點穴法。手捕羣盜後。那武俠之名。登時大震。不消說。慕名相訪的。日益加多。但是過得數日。合尹善人談到本地武社之事。却是尙無眉目。原來那些富家子弟。起初是趁高興。要習武功。及至有合玉林會談過的。方知武功一道。不是湊趣兒勾當。一切工夫之難。還在其次。第一先預打嫩身體。戒除酒色。你想酒色兩字。既是他們的性命。再加上自在慣了的嬌身體。一旦叫他起早睡晚。按時的跌打氣。

力仔細一想。未免覺得不成功。於是只管胡吵了多日。到這當兒。竟都淹淹的退了鉤。咧。當時玉林知得。付之一笑。過了兩日。堅意告辭。尹善人知玉林還要遊歷關外。因笑道。賢姪此去。俺關外地面。倒有一個朋友。此人姓王名悅。慷慨好交。現擁有數十萬的金貲。在瀋陽之東北。興龍塔地面。開辦了一處掘葭商業。單是手下工人。不下千餘。遠近葭客。都向他葭場中。採購貨物。賢姪遊蹤。偷到那裏。此人大可作個東道主人。如今老夫也不客氣。俟你榮行時。俺與你作封荐書如何。玉林一想。乍到生地。朋友是不厭其多。當時欣然稱謝。依着尹善人。還要與玉林盛治衣裝。選購馬匹。玉林執意謝却。又過得一兩日。玉林啓行有期。當日晚間。尹善人置酒歡餞。方在款洽之間。只見簾兒一啓。蹇進一人。正是。

對酒賓情方款款。

贈金主意又殷殷。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題店壁壯士出雄關 宿荒村朴俗逗奇趣

且說玉林見簾兒啓處。趲進一個僕人。手持一封銀兩。置在一旁兒上。尹善人便問道。那宗欸子。你給鄒爺存在某商號裏了麼。僕人道。都已存好。說罷退出。這裏玉林方在詫異。尹善人已笑向玉林道。你我彼此世交。竟不客氣。老夫承賢姪一番周旋。也不敢說謝字。但俺忝爲長者。今有所賜。諒老賢姪一定是不敢辭的了。指着几上銀封道。這是百兩碎銀。爲賢姪途中之用。另有兩千銀。現已與賢姪存向此地某商號中。你在外如有所需。只管來函。此欸登時可以匯寄。玉林聽了。如何肯受。因起謝道。老伯見賜百金盤費已足。所云存欸。快請收回。說罷。堅辭不已。尹善人略爲沉吟。便笑道。小事一段。不足置念。咱且吃酒。於是親與玉林斟了一杯。忽笑道。老夫端的善忘。俺曾聽你講過南京金施兩

位朋友倒也都是仗爽人物。他兩位的住址都在城內。慶玉林不知尹善人有所用意，便將金施的住址說明。尹善人點點頭兒，只管勸酒，更不再提存款之事。不提當晚酒罷，暢敘離情。並次日尹善人殷殷送客之意。且說鄒玉林負裝起程，先抵北京。果然是皇都壯麗，氣象非常。九陌紅塵，摩肩擊轂，好笑玉林裝了一肚皮高興，以爲這燕市地面，固是昔日荆高把臂酣歌之地。迴想當日金台市駿，奇士如鯽，這等所在，其流風餘韻，定有存者。那知勾留數日，周覽名區，在這十丈軟紅中，物色了個不得了。不但燕筑聲沈，酒徒寥落，便連個朴實實的直性漢子，都沒半個。所見者無非驕侈脆弱之輩，並油腔滑調的五陵少年。於是玉林嗒然興盡。越日出都，經玉田，歷盧龍，北望漁陽，東瞻榆塞，弔孤竹之墟，拜田疇之墓。長風淡淡，落日荒荒。塞草連天，黃雲匝地。及至行抵山海關，登城一望，却又是一番氣象。但見羣山蒼莽，都拱雄關。左帶長城，右襟渤海。畫角



聲淒戍旗風捲。那一番雄壯蒼涼之狀。好不令人慷慨起舞。於是玉林興致頓增。在旅店中。村醪獨酌。一時間心有所觸。想要寫寫懷抱。却又若於讀書無多。沒甚辭句。沉吟一回。只好拔出短刀。就那黃泥壁上。胡亂劃道。

結客少年場。飲馬長城窟。山海何蒼茫。撫劍一躑躅。

玉林題罷。又買了些羊牛熟肉。夾了硬麵大胡餅。大嚼一飽。就那黃泥土坑上。酣然一覺。夜間大風如潮。塵沙簌簌。却又聞得遼遠村落中。不斷的火槍亂鳴。並遠野中禽噪獸鳴。次日醒來。結束上路。便問店家道。你這裏。一到夜間。爲何這等的不安靜。店家笑道。可見你是南省人。享慣了安靜福兒。俺這關外。那裏像關內一般。休說是馬賊成羣。使人不安。便是虎狼猛獸。也往往撞入村墟。所以此方居民。都要有火槍器械等自衛。你一個單身客人。在路上。也須小心。防打槓子的。自不消說。您要過山爬嶺。或走到深林草地。大漫窪裏。第一須留神。

上面的老鷹。下面的狼隊。那坐山雕一來。簡直的遮了半壁天。像您這個身兒。他一爪抄下來。便似抓鷄子。那狼隊更爲霸道。牛犢子似的大青狼。只要有一個在草間張見行人。他據地一嗥。頃刻羣狼四集。由此間到瀋陽。還算極好走的道路。數十里遠近。還能有個村落。若由瀋陽再向東。或北去。那道徑兒您瞧吧。舉目一望。草樹連天。除了山。就是嶺。亘古不化的雪。十來里地長的大樹林。新陳相續的落葉。堆在地下。就是尺把厚。再要過着曠野裏的大颶風。那更了不得。咧。那颶風一來。黃漫漫黑壓壓。小山一般。勢如箭激。老遠的便聽得如春潮暴漲。及到跟前。說甚麼排山倒海。三四套的大笨車。簡直的颶一聲就沒影兒。若遇此風。急須爬在地下。抱牢大樹根。或能倖免。不然。一下子吹上天。就能飛騰個百兒八十里地。還有那許多的奇鳥怪獸。也要處處留神。方好。玉林笑道。依你這樣說。這道路。還能走麼。店家笑道。這不過大概如此。旅客們。道上鬧

事故。十有八九。都是遇劫。至於被鳥獸颺風所困。不過時氣背扭的。偶然一遇罷了。玉林聽了。微微一笑。即便拔步上路。然因店家所言頗兇。便緊緊腰身。摸摸短刀。一路上逐處留神。一出關門。說也奇怪。那氣候並眼前景物。登時立變。真有馬後黃花馬前白雪之意。玉林遙瞻遐矚。不由心曠神怡。暗念道。如此風物。可惜俺一人獨賞。若得諸徐。同此壯遊。何等有趣呢。逡巡間。越過一程。見了些莊村婦女。騎馱跨馬。所逢的來往旅客。都是成幫作隊。帶刀攜棍。講起話來。南腔北調。概聲傍氣。都是出關進關。或謀食或回鄉之人。其中語音。以直隸山東人爲多。直隸是疆城毗連。山東是跨海而至。關外人稀土沃。遍地是錢。所以各省人。都趨之如鶩。當時衆旅客。望見玉林。獨行踽踽。都各現詫異之色。玉林也不理會。午尖後。行了半日。只過得一處村落。人家三五。甚是荒涼。但是院宇高峻。圍牆上槍礮炮樓。十分整齊。大概是準備賊老哥的。這日傍晚。玉林行抵

一處村墟。遍尋旅店。只是沒得。正在一家矮房門首。負裝徘徊。只聽門內有老媽媽語音道。媳婦呀。你放下担水桶。作晚飯吧。這當兒。鷄都入窩。你漢子不來。今晚賸咱娘兒倆。咱吃飽了。早些睡吧。說着。狠狠的呵欠道。這兩日只管鬧賊。困得人昏頭搭腦。今晚可要解解乏咧。便聞有少婦語音笑道。你老愛瞎熬夜。哩有俺合孩子他爹。兩桿火槍。怕甚麼呀。你老今晚吃牛肉餅。咱烙個四五斤麵。大約也就夠咧。老媽媽笑道。人老了。真沒出息。俺近來吃了飯。咳一口。便生屎搭味的。俺有三斤麵的肉餅。也就夠咧。玉林聽了。方暗驚這家婆婆。媳食量之壯。語氣之雄。只見門兒一啟。擡出個山漢似的白髮婆婆。雖拿拐杖兒。却拖在屁股後頭。一兒玉林負裝佩刀。便笑道。你這小哥。是向那裏去呀。在俺門首。望甚麼呀。玉林趁勢長揖道。小可是行路的。今到此。尋店不着。想就尊府。借宿一宵。便求媽媽方便。則個。老媽媽見狀。更不回禮。却笑得刮刮的。便高喚道。媳婦。

快來。你瞧瞧這客人。說話多麼蹊蹺。世界上只有銀子錢講借。那裏住個宿。還講借的聲盡處。只見從門內咕咚咚的跑出個小媳婦子。生得明眉大眼。高高身量。張得玉林一眼。也便大笑道。哥呀。你到了門首。怎還不進來。借呀借的。吵甚麼呀。玉林一聽。登時暗詫道。難道他婆媳錯認了人了。俺怎楞會成了這媳婦子的阿哥呢。正在沉吟。那婆媳已雙雙蹣進。由那婆婆一伸手。接過玉林所負的行裝。那媳婦嘻嘻哈哈。一把拖住玉林的手兒。却笑道。哥。你難道是初到此地麼。怎尋宿還說甚借呢。說着。捻定玉林之手。神情兒十分親熱。但是眉目間。一團和藹。却又無絲毫邪氣。玉林到此。只得謝了聲。隨他人內。那媳婦又回頭笑道。少時你吃甚麼飯。快說吧。莫要耽擱咱睡覺。玉林聽了。幾乎失笑。便道。娘子賜飯。隨便就好。那媳婦一拚頸兒道。一個人說話。再不要咬文嚼字。飯就是了。怎又四飯五飯的。正說着。已到住房門。那媳婦猛將玉林一推。道。你自歇

坐去。俺這就去關大門。作晚飯哩。說罷。轉身就跑。這裏玉林踏跟撞入房內。隨後那媽媽捩着行裝。也便進來。拍一聲。擲在坑頭。却笑道。今晚俺娘兒倆。正愁沒伴兒。如今却好了。說着。由壁凹裏。取出油燈點好。卽又匆匆跑出。這裏玉林趁空兒。舉目四望。只見房內什物漬雜。一無次序。靠牕一條大土坑。就占了半間屋子。坑上臥具。橫七豎八。再望到東牆山下。木案上。還有鏡奩等物。又有婦女舊鞋。拋置在木案底下。玉林暗想道。看此光景。此是他婆媳的住房。一定還有客房兒。在別處哩。沉吟間。門簾一啟。那媳婦提了一桶滾熱的水。鑽將進來。先取案上的大瓦壺。灌滿了。墩到玉林面前。然後笑道。哥洗澡呀。那浴盆便在外間。你就在坑上脫衣服吧。今且喝口熱水兒。俺可沒工夫與你斟上咧。說着。皺起眉頭。湊向玉林。却笑道。今天可把俺忙壞咧。兩支脚。跑得發脹。連洗洗都沒工夫。正說着。那媽媽在後院灶下。喊道。媳婦呀。你看烙十來斤麵的餅。

够吃不呢。那媳婦低笑道：你瞧俺娘。又在那裏叫魂咧。說罷。跑向外間。將桶水傾在浴盆。然後跑去。這裏玉林不由怙憊道：終是關外人粗野。楞將個陌生客人。置在住房中。也不引向客人安置的所在。於是起身。到外間穿堂一望。只見前後院中。餘草棚。便是柴房。更沒得住室。一瞧對面房間。又鎖得結實。蛛網塵封。不像是能住人的。玉林徘徊一回。姑且趲進室。解了佩刀。方背面朝裏。斜坐在坑沿上發怔。忽覺頸子上味溜一傢伙。有個冰涼挺勁的物件。舒將過來。急忙回望。却是那媽媽笑嘻嘻的舉着根二尺多長的旱烟袋。來敬客人道：你這小哥。特煞晚牘。怎不上坑歪歇。或洗個澡兒呢。你嘗嘗俺們這關東烟。多麼道地。說着將烟袋先插入自己嘴內。嘖嘖吸得烟騰騰的。然後掏出一掉烟袋桿。向玉林嘴內便塞。慌得玉林擺着頭。連道不消。那媽媽笑道：你這晚牘法。可不像俺兒咧。俺兒那年娶媳婦去拜他丈母娘時。連人家的烟袋。都拐來。

咧。正說着。只聽那媳婦在簾外吵道。噉噉好熱。娘還不快接接兒。却只管吵吉。巴烟袋回頭鍋裏餅烙胡了。娘又該口呀巴子的亂罵咧。老媽媽趕忙放下烟袋。笑道。這個小浪（句）他倒會排揎我。於是一掀簾兒。接入一大盆羊肉雞麵湯。外面媳婦道。你老人家先陪客吃吧。回頭餅就得咧。這裏老媽媽置湯於案。又就牆角下。掇起一張矮脚坑桌。放在坑上。正在布置之間。那媳婦業已用托盤。端到肉餅。以外還有大葱豆醬鹹菜之類。慌得玉林甚是不安。正要致謝。那媳婦笑向玉林道。真是你們關裏人。會裝容兒。你就不來幫個忙兒。玉林聽了。連忙來接。幫他將肉餅安置在坑桌上。那媳婦又從外間。取到碗筋。不容分說。便撮着玉林肩膀。往裏遜坐。玉林那裏便肯。只說俺就在坑沿上吧。老媽媽笑道。坑沿上不得勁兒。歪歪胯。腿也舒不開。又搨屁股。再說湯子水子的。弄不清爽。就淌的沫沫漬漬（絕倒）。玉林聽了。正在好笑。只見那媳婦發急道。哥呀。



人家舒眉展眼。搯把着腰子。就等着你上去。來個痛快。你快上去。肉攬（北人謂吃也）吧。別叫人難受。咧於是推玉林坐在坑頭。一毛腰。便掀腿子。玉林情知拗他不得。只好滾入坑裏。坐了正面兒。那媽媽一騙腿兒。坐在左邊。媳婦子在右邊。方要上坑。忽攢眉道。你們先吃着。說着一扭身。跑將出去。這裏玉林向老媽媽謝一聲。方要拈筋。便聞窗外。澌澌有聲。少時嘩嘩響動。又接着不不兩響。老媽媽道。你這孩子。多麼沒人樣。客在這裏。你就（句）玉林一聽。趕忙忍笑。抓餅來。堵住嘴。那媳婦早又兩手繫褲。笑嘻嘻跑進來。向玉林一丟眼兒。道。客便怎樣。難道還管人撒尿放（句）一個屁字未出口。招得玉林撲哧一笑。一口餅。急咽不迭。却噎得面紅筋脹。那媳婦忙趕爬上坑。斜着身兒。在玉林背上。捶了兩下。却笑道。俺早知你該餓。咧。慢些吃吧。說者。佯坐在右。只管將大個餅。布將過來。於是合老媽媽殷殷勸客。說說笑笑。便如一家人一般。須臾吃罷。玉

林合老媽媽先下坑去。那媳婦摸着肚皮向老媽媽道：「娘，你別吃飽了，就墩臊兒。這次該你料理咧。等俺歇歇兒，掃掃坑，給你們放下被窩，不好麼？」說着一伸腿兒，方想蹭將下來，不想那坑簾有塊破岔兒，一下子兜礙住他的小鞋兒，只一蹬踢，鞋子脫落，恰巧玉林踱到坑前，那支鞋子拍答聲正落在跟前。玉林等閒那裏見過這個，忙一轉臉，那媳婦却伸着白襪腳兒，笑道：「你這人多麼發懶，你就毛毛腰，拾給俺，不了結麼？」於是跳下坑，一面兜鞋，一面向老媽媽道：「娘，今晚有客人，占去坑頭，你老只好在坑腳咧。老媽媽一壁斂具，一面笑道：「那是自然，虧得俺兒今晚沒回來，不就這坑上還覺窄巴巴的。」玉林一聽，好不躊躇，因趁勢道：「您有閒房兒，便借一宿，俺怎敢在你住房中同坑歇宿？」老媽媽笑道：「俺這裏都是這樣，若把客人丟在閒房中受清風，就把人笑掉大牙咧。」說着斂具自去。這裏那媳婦便拉玉林對坐在坑上，東拉西扯，一會兒，又不錯眼珠的

瞧着玉林笑道。你若是困了。就先睡吧。停會兒。俺才睡哩。於是一笑。擡出這裏。玉林笑話之下。好生不得主意。蹶蹶坑上。坑桌未撤。以爲那媳婦。無論怎樣。不至於來同榻而臥。老媽媽上了年紀的人。便在坑脚睡。也還說的下去。在室中正在怙愒。那老媽媽業已也着眼。蹶進道。時光不早。小哥也就安歇吧。於是爬向坑脚。竟自解衣而臥。頭才著枕。早已鼻息沈沈。玉林逡巡一回。只得就坑頭和衣臥倒。方合上眼。略爲定神。却聽得外間兒水聲浪浪。揉搓得皮肉聲。噴噴怪響。卽聞那媳婦自語道。洗個澡兒。也肯扭。剛搓了兩把腿。攪子。這壁燈又沒油咧。玉林不禁探頭一望。恰值那媳婦跑進來。端那案上的油燈。白亮亮的一身妙態。都到眼底。玉林大駭。趕緊一閉眼。姑且裝睡。還聽得那媳婦自語道。他倆個都睡咧。少時。俺也睡去咧。玉林聽了。以爲他一定是另有宿處。這才心下安然。奔馳疲乏。略爲朦朧。也就入夢。這當兒。月明如水。直透牕櫺。玉林正在神

安夢穩。忽覺耳畔有人微駢。並覺自己膝蓋上熱唵唵的。睜眼一望。不由一怔。只見坑中間矮桌早無。那媳婦却仰巴叉。臥在中間。一支腿略爲外撇。竟直抵到自己膝蓋上。月光照處。簡直的幽穩畢露。玉林到此。只好合了眼睛。悄悄的移開膝蓋。想離他遠些兒。無奈背後已是土壁。想下坑來。又恐驚醒他。只略一逡巡之間。那媳婦猛然一側身。竟擠到身邊。一揚胳膊。却搭向自己前胸。忽的嗤的一笑道。哥呀。這一來。玉林大駭。方要猛坐起。便見他模糊道。你飽了麼。玉林知他囁語。心下少安。然而這等一個年青媳婦子。就在身旁。並且玉臂加胸。下面抵足。這段風光。玉林那裏受得。正想悄悄的拿開他那胳膊。再作道理。只聽大門上有人拍拍的扣了兩下。接着便喊道。娘吶。開門開門。玉林不便答應。只好傾耳。轉眼間。又德得叫道。家裏的。快着點呀。一聲未盡。已聞得大叫道。喂。是我回來咧。難道都死絕了麼。玉林這裏正在着急。那媳婦業已驚醒。唵一聲。

坐起來。方要下坑。恰好外面越發大叫。於是笑着高應道。來咧來咧。你這天殺的。吓不煞人麼。說着拖了鞋子。披衣便出。這裏玉林長出一口氣。忙坐起向窗外偷瞅。便聞得啓門關門聲。並媳婦笑道。你這會子纔撞回來。俺就料你是被人拖住吃酒哩。卽有男子笑道。閒話少說。某家那新娘子。俺就瞅着前影兒後影兒。有些像你。瞅的人心內熱刺刺。所以俺趁空兒跑回來咧。說着嘖的一聲。玉林料是那老媽媽的兒子回來。聽語氣是向人家隨喜禮去來。(賀人婚也)正在怏怏。便聞那媳婦唾道。好酒臭氣。你別沒人樣。快挺尸去吧。今天咱家內。還住下客了哩。男子道。客人吃了飯。不會如要睡下。俺就不驚動人家咧。媳婦笑道。客人早就飯罷。歇困。這會子正在坑頭上打頭覺哩。說着兩人蹙入院中。玉林悄望那男子。十分雄壯。肩膊上搭着長衫。拉了那媳婦的手兒。直奔房門。這時玉林只好臥下裝睡。免得麻煩人家。但是怏怏着這窄坑上。再加上個

大漢子。更是笑話。正這當兒。偷瞅他兩人。業已雙雙進房。媳婦道。你就靠着娘睡吧。還喝水不呢。男子在櫳上。一面脫衣。一面笑道。少說閒話。咱那點小勾當。也該辦着咧。媳婦低笑道。別放屁咧。說着仍脫了衣。依然臥向原處。這次是面背。背玉林側身而臥。竟將個白馥馥軟綿綿的臀兒。直偎過來。嚇得玉林不敢少動。且喜相距還有尺許遠近。正這當兒。便見那男子也就登坑。合媳婦對面臥下。這一擠。不打緊。那媳婦的屁股。向後又一偎。不好了。玉林胯下。登時便擠來個大棉團兒。鬧得玉林。動既不敢。只好潛氣內轉。暗凹肚皮。想離却他的皮肉。然後再悄悄的翻個身兒。便可一切由他咧。不想方提氣凹起肚皮。那老媽媽也會湊趣。忽嚙語道。你要掉蛋。（謂鷄也。掉蛋二字。用來巧極。一笑。）俺就打煞你。玉林猛聞。幾乎失笑。氣兒一鬆。肚皮猛鼓。便聞媳婦道。咱你睡醒了麼。正是。

觸目儘饒醇朴氣。直疑別有一山川。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十一郎鬧店黃榆堡 鄒玉林問樵雙岔嶺

且說玉林見媳婦來問他。那裏敢答腔。只好少作鼾聲。遮俺過去。虧得那男子倒頭便睡。沒有甚麼舉動。那媳婦鼻鼾數轉。也便沉酣。惟有玉林一瞧他兩口兒。彼此價相對而臥。合抱不交的樣子。不由暗想道。這段奇景。若非親眼所見。無論是誰說。俺斷不能信哩。沉吟間。心下一模糊。居然睡去。正在神魂栩栩。又彷彿在當年學塾。合諸徐聯牀抵足。又彷彿負裝登程。置身於平原曠野之間。忽微覺自己腿子。似乎有人搓摩。玉林因極。依然沉酣。及至次早醒來。一瞧湊坑上。只騰自己。連忙下坑結束。那媳婦先端將面水來。向玉林笑道。哥呀。睡醒了麼。玉林一瞧他亂亂的髮兒。暈暈的眼圈兒。腮彈兒上。枕痕未褪。因笑道。俺

放頭直到醒來。就是睡夢中覺得你娘兒們。似乎是起來捉臭蟲哩。媳婦大笑道。你那裏曉得。昨天晚上是俺丈夫回來咧。他酒後困覺不安生。吃俺排揎了一頓。他才困咧。如今早飯已熟吃了飯。再走不遲。玉林笑道。不必費心。正說着。老媽媽也自慙來。道。小哥夜來安穩。你瞧俺兒。那個慌張鬼。今早俺聽媳婦說。他夜間轉來。天還沒亮。他又跑出去趕集去咧。通不曉得親熱客人。俺常說俺那孽障。就曉得餓了吃。困了睡。其餘事。一概不知。那才是個老實人哩。玉林聽了。不由微笑。於是匆匆淨過面。即便告辭。隨手由衣袋中。掏出些散碎銀子。置在案上。道。媽媽不要見笑。且收這房金去吧。一句話。不打緊。只見他婆媳。頃刻間。臉兒一沉。一言不發。也不取銀。更不送客。竟自冷笑着。慙向後院。玉林摸頭不着。怔了一會兒。只得拔步登程。一路上暗揣他婆媳最後光景。甚是不解。這日午尖。偶合店家說起昨夜借宿之事。店家笑道。虧得他婆媳還不攪氣。若是



懣氣的。他不但無理你。還要罵你一頓哩。這關外朴風。不同內地。凡有客到。不問是張三李四。同食同住。男女大小。都不避諱。十八九歲大妞兒。只管與客人同坑。你越不客氣。他越歡喜。就是住箇十天半月。他也不厭氣你。甚而至於臨走借點盤川。都成功。却有一件。你若臨去。把與他謝意。那算是糟咧。他以為你瞧他是不够朋友。還有一事。更須當心。咱內地人的心眼兒。多而且壞。就有那等下三亂。覺着人家婦女不避諱。三不知的。想趁勢鬧點俏事。這意思。倘被人家查覺了。可了不得。他也不哼不哈。不打你。不罵你。只大家動手。將你綑作王八蛋樣兒。一槓串起。如抬豬一般。將你抬向深山老澗。就這麼一丟。死活由你。就有萬金的行裝。他也不要。也是隨了你。同丟將去哩。玉林聽了。這才恍然大悟。飯後登程。一路上遙瞻遠矚。只見川平地迥。羣山映帶。正當秋高氣爽。使人神健。所見景物無非是大幫的駱駝。成羣的大車。還時有販馬的客人。一隊野

馬。就是二三百匹。偶經山徑。還見些採藥捕貂的人們。這日玉林將抵瀋陽。所經鎮聚。雖漸熱鬧。但是無非五方商販。並許多的江湖雜技之流。玉林出關以來。本是十分高興。以爲本朝發祥之地。當年的費揚古肅王等人何等的武功神勇。便是今日。也定有磊落雄武之士。方足以稱其山川。那知逐處留神。無非碌碌之輩。於是玉林頗爲興盡。不得已還想作些行販事兒。原來玉林自在南京勾留之後。已暫止行販之業。咧。這日傍晚。行抵一處寥落鎮。地名黃榆堡。是赴瀋陽的一股僻道。玉林誤打誤撞。岔向此處。四下裏羣山合杳。甚是荒僻。堡中只有一處住大車的野店。四圍羣房。倒也寬廠。玉林入店。就西耳房。置下行李。遙見正房廠間內。有十數個彪形大漢。一色的短衣縛袴。十分粗猛。也有橫躺豎臥的。也有相聚說笑的。正在長案上堆着小山似的大酒大肉。並蒸餅大饅之類。又有幾把明晃晃的尖刀子。插在大塊肉上。玉林見此光景。猜不出

這班人是何脚色。正在吃茶沉吟之間。恰好店人端進湯飯。玉林因道。夥計。俺且問你。那正房中一班客人。是作甚麼的呀。店夥一聽。登時變色。搖手道。爺台不必多問。您吃飽了。睡大覺。明天走路。比甚麼都強。就是夜間。他們翻過天來的鬧。您也不必管他。俺這地面上。奇怪人。有的是哩。說罷匆匆而去。這裏玉林聽了。越法詫異。一面用飯。一面留神正房中。只見那班漢子。不斷的出出入入。嚮店門。就如延望等候。甚麼人似的。有的在房門外。徐踱沉吟。有的仰天畫地。慨然太息。又有相與耳語。微露慘痛之色的。更有捻拳噴目。噪得跌腳的。玉林見了。越法不解。須臾飯罷。店院中掛上竿燈提燈。由正房直接店門。亮如白晝。這時衆大漢。出入愈勤。玉林悄望正房中。業已燈燭輝煌。擺好坐位。長案後正中一坐。案前是兩列長橙。並且大碗酒大塊肉。都已擺列整齊。除尖刀外。不設筋兒。便似待客吃酒一般。玉林暗想。這等席面。倒也別致。思忖間。店夥來收

飯具毛咕咕的道。爺台少時便熄燈困覺。俺們店人也便都睡。你老千萬別搭理他們。（指衆大漢）若鬧出禍事來。俺可不管。玉林趨勢想問他。他又匆匆去。於是玉林虛掩室門。熄燈就臥。一時間展轉怙愒。只睡不去。便索性坐起來。調勻氣息。用些靜工。不多時。約至三鼓時分。忽聞遠遠的棲禽飛噪。微風吹處。隱聞得馬蹄隆隆。須臾。忽聞有人。急息入報。道。十一哥到咧。便聞有一騎。潑刺刺。已至店門。院中衆大漢。鬨然趨出。玉林趕忙下榻。就門縫。瞅時。早見衆大漢。兩行列立。十分整肅。引進個白衣少年。那少年。約有十八九歲。軟中佩劍。生得玉面劍眉。十分英俊。顧盼間。精神四射。忽顧衆漢道。咱們的人都齊了麼。衆漢。悚應道。兄弟輩。早已都到。只是某兄弟。尙且未至。少年微笑道。不須想他。且由他去。訣別妻子。咱且吃酒。商議正事吧。於是大踏步。逕奔正房。衆人隨後一擁之間。這裏玉林。早已悄悄推開一扇門兒。探頭望去。只見那少年。高踞正坐。

飲酒御肉。甚是豪爽。又取酒遍斟碗中。忽捫腹大笑道。好沒來由。今夜爲他這件濫污事。倒令咱大家忙碌之至。俺已醉飽。諸位請隨意用吧。說罷。按劍而坐。氣色凜然。更可怪的是。兩道炯炯目光。射到那個臉上。那個便登時伏首。便如鼠兒避貓一般。玉林正深駭異。只見衆大漢。各自吃喝畢。撒去殘賸。只留下豚肩斗酒。逡巡間。就長橙依次列坐。彼此相覘一回。其中一個長髯大漢。搔首半晌。忽起立躬身。向少年道。今日之事。某兄弟固然是罪無可道。但他在幫中。狼立勞績。可否念他。一句。少年微笑道。八丈。怎如此糊塗。他犯規法。如何瞻徇得好淫首戒。難道八丈不曉得。休說是某兄弟。便是八丈合俺。犯了規法。也是按法處置的。長髯的聽了。悚然歸座之間。玉林不由暗想道。這班人。好生蹊蹺。許多人都畏服這少年。到如此地步。又說甚麼犯規法。俺在南省時。只知江湖間。青紅兩幫。甚講規法。莫非北方。也有此等幫匪麼。正在沉吟。忽聞正房檐頭。

上。刷刺一聲。便如飛鳥驚墮。登時一道黑影。翻落院中。接着便哈哈大笑道。俺來遲一步。倒勞十一哥合諸位在此久候。來來來。先罰俺三碗酒。玉林忙望。却是個黑衣大漢。結束勁健。背插一把明晃晃的鋼刀。房內燈光射處。照着他一張青滲滲的兇臉子。雙睛。雙鬚。短髯。繞頰。軟巾裹額。鬚邊。鬚邊的。還插一枝白紙花兒。向房內張得一眼。昂然便入。於是衆大漢。悚然都起。只有那少年。却昂然不動。但略爲頷首道。某兄弟。今天是你成名之日。（成名兩字如此用。可怕。）俺等已偏過喜酒。（如此喜酒。少吃些好。）一笑。來來來。且待俺敬你一杯。說着。踮起來。送過一碗酒。那黑衣漢也不答話。長嘯一聲。舉碗一氣兒。灌將下去。燈光下。紙花亂顫之間。只見衆大漢。一個個變貌變色。眼光都定。正這當兒。便見那少年。一整面孔。殺氣森森。拍案道。某兄弟。少時咱在前面雙岔嶺見吧。你且寬飲。恕俺不陪咧。黑衣漢獐笑道。就是就是。十一哥。今天俺無別話。橫

豎俺的妻子就是你的妻子。少年慨然道。不須分咐。說着揮手出房。這裏玉林略一眨眼。但覺颼一聲。急望少年時。早已影兒不見。只賸了衆大漢擁定黑衣漢子。一陣價喊喊喳喳。並彼此歎息之聲。那黑衣漢子更不理會。少時却大笑道。是時光咧。沒的叫十一哥久候着。於是衆人紛紛並起。頃刻間熄了燈火。一擁而出。來至店門。却有個漢子高叫店家道。俺們去咧。所有的開發兒。業已留在案上咧。那店人在櫃房中。顛顛的應了一聲。外面衆人已雜沓而去。張得玉林愣了半晌。只好胡亂困了一宵。次日起來。忙向店人一述所見。那店人除搖手外。還是沒話。這日玉林起行。方趲出十來里路。却在一片分脊山嶺旁樹林中。張見一個自刎的漢子。紙花鋼刀。一古腦兒拋在身旁。却就是首級不見。玉林駭異之下。又趲了七八里。恰遇一個樵夫。因問道。方才俺過得那分脊山嶺。叫甚麼地名。樵夫張得玉林兩眼。却驚道。客官好大胆。你一個人兒。楞敢走

那裏那是有名的雙岔嶺。不要說是豺虎出沒之區。並且是幫匪聚積之地。嶺西一帶山深處。便有匪窠。他們剽忽如風。不斷的遠近打劫。便是官兵。都奈何他不得。其中有一匪首。綽號兒十一郎。雖然劫掠。虧得他還講幫規。手下人若犯淫行。立殺不赦。前途新立村。今天早晨。忽見了他（指十一郎）的號令。血淋淋的一顆首級。高掛在黃姓門首大樹上。咧。便是黃家有一守節寡媳。被他手下兄弟所污哩。玉林聽了。好不駭然。因一述夜間所見。樵夫笑道如此說。客官所見的那少年。定是十一郎無疑。他的規法嚴的狠。遠近間沒人不知的。玉林歎道。他這等公然劫掠。難道官中就不理麼。樵夫冷笑道。官中人只求他不尋到自己頭上。已是萬倖。那裏敢去管他的賬。正說着。唰刺刺長風陡起。對面一片灰黑雲氣。竟自遮天價蓋將來。樵夫仰雲大叫不好。放下柴担。不容分說。一把拖了玉林。踰跟便走。正是。



野店覘奇方詫客。深山遇險又驚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瀋陽城俠女顯奇踪 白塔寺玉林遭騙局

且說玉林被樵夫拖定。向道旁深草中一伏。便見天地晦暝。頭頂上風聲怒吼。似有一片玄雲。霍的刷將過去。方到里把地外。却聞拍察一聲。其聲甚厲。只餘風吹拂之間。天氣頓然開朗。樵夫喜道。好了好了。幸虧沒被這大傢伙張見。不然咱也變作老雕糞咧。於是合玉林忙忙站起。玉林遙見里把地外。忽然平添一座大土堆。合樵夫蹵去一望。不由吃驚。原來是一泡雕糞。樵夫笑道。但看這糞。此雕還是中等個兒。若是那多年的老雕。一泡糞砸著人。便可以把你葬在裏面哩。玉林驚道。原來關外。竟有這等可怕的飛禽。樵夫道。你還沒到那瀋陽東北一帶哩。可怕的飛走。你且慢慢的瞧吧。爲下文逗勢。說着合玉林蹵回。

伏處取了柴擔揚長自去。這裏玉林拔步上路。暗歎像十一郎這等人。看他那來去飄忽的光景。一定是頗通劍術。可惜陷身賊盜。也就不值一笑了。次日過午。行抵瀋陽。陪京所在。果然氣像不同。街市繁盛。士女攬攘。略如京師。只是人性粗獷。遊民甚衆。大約是各省人都有。原來關外地。面客民多於土著。上至仕官商賈。下至百流雜藝。都是客民。占却大半。因關外土著既稀。智識又遜。久而久之。所以弄成喧賓奪主。當時玉林落在店內。無非是遊覽風景。訪問風俗。瀋陽少年。也沒有幾處拳場。玉林瞧過兩次。雖比關內的花拳繡腿強些兒。却也沒甚奇處。一日傍晚時分。玉林行經將軍衙前。見有許多衛士們。正在兩個大石獅一旁空場上。大家舉弄石鎖兒頑耍。許多觀者。連連喝彩。玉林瞧了瞧。不由一笑。剛要蹙去。只見一個長大衛士。颯一聲。將石鎖拋將上去。趁下落之勢。提抓鎖紐。一翻健腕。一氣兒連舉數下。然後從容置鎖。面不改色。衆觀者齊讚。

道。您看人家。這才是真功實力哩。一聲未盡。只聽東轅門外。吵鈴兒嘩嘩亂響。須臾。蹇來兩個騎黑馬的女子。前面一個。高髻勁裝。豐容盛鬋。外罩一件百蝶攢花的短廠衫。下面是撒脚褲兒。銳槌如錐。後面那女子。只有十六七歲。鵝蛋面盤。明眉皓齒。那一雙剪水秋波。顧盼間十分秀媚。前垂劉海髮。後拖一條大辮。渾身是紅色衣裝。下至帶履。無一非紅。兩人蹇至右邊石獅前。翩然下馱。就獅子前爪上繫好。彼此嫣然一笑。俏生生便擠入人羣中。看了一回。耍石鎖兒。大家見了。都不顧看耍石鎖。正在注目他兩人。只見那紅衣女子道。阿嫂。都是你閒得沒幹。咱在松花江。多麼自在。又有許多的大營生。等咱去料理。你却海遊沒夠。既看了泰山。黃河。在北京頑得膩膩的。這會子。又撞到這裏來。我看這所在。除了這兩個石獅子。還不討人嫌。其餘的滿街上。臭男人。若依我性兒。就該個個(句)說着笑嘻嘻。一咬櫻唇。兩支耳環。登時亂搖。高髻女子笑道。阿姑。

你就似你哥子那火燎毛脾氣（謂性急也）到那裏屁股沒很熱。就吵着要  
走。這所在又有宮殿。又有將軍。怎麼不好頑呢。紅衣女子拍掌道。罷。宮殿還  
倒罷了。但是咱在裏邊逛了好些日。也沒甚麼好看的咧。至於那有胳膊有腿  
的將軍。合土木偶像差不多。咱與其看他頑。還不如回家去釣江魚。老爺有趣  
兒哩。說着格格。一陣笑。虛寫兩俠女。神態活現。又是一番彩色。大家聽  
了。連衛士等。正在相顧愕眙。只見高髻女子道。瘋妮子。你癩意頑。咱就去罷。沒  
的在這裏瞎三話四。說着。兩手一分。從人羣中擠將出來。玉林覺得兩女子十  
分奇特。因悄悄躡趁於後。這時衆觀者。早也遠遠的圍將來。但見那紅衣女子。  
望望將軍府前。那面牙旗。低頭一笑。方要解那馱子。高髻女子忽的一揚玉臂。  
微伸懶腰。道。阿姑。這兩天。俺被你吵得昏頭搭腦。你解下馱子。且待俺活活筋  
骨。說着。緊緊腰身。嫵娜面前。紅衣女子解下馱。站向一旁。恰好那馱兒。一個前

蹶紅衣女子笑罵道。瞎畜生。你不會閃閃場兒。難道就會呆看熱鬧麼。一句話。招得觀者都笑的當兒。那高髻女子。業已站向石獅跟前。找開步法。踏穩兩支小脚。雙插玉臂。挽定石獅的蹲足空紐。只一搖擺。說也不信。那千餘斤重的大石獅。竟自離座。觀者大駭之間。那高髻女子。撒出雙臂。頃刻間一換手法。纖腰略挫。猛的喝聲起。竟將那石獅平掇起來。接着一努力。已至當胸。這時觀者要喝彩都喝不出的當兒。忽見那高髻女子。嫩臉泛紅。趕忙放下石獅。却向那紅衣女子道。不成功。俺真是越呆越糠。咧紅衣女子。抿嘴一笑。却用指頭自己劃腮道。羞羞。你還遮臊兒哩。你這會子。想酸的吃。（謂懷孕也）到有勁兒。你瞧俺來來。說着。將兩驢繮繩。遞與高髻女子。笑吟吟雙揎玉臂。兩手托定石獅兒。便是個霸王舉鼎的架式。這一來。玉林大驚。方要近覘仔細。只聽得的一聲石獅落地。兩女子拍掌大笑之中。夾着衆觀者暴雷似一聲喝彩。就這聲裏。兩女

子翩然跨驢。鈴聲響處。早由府門前向西而去。玉林不暇瞧衆守衛失色之狀。趕忙拔步趨去。無奈這當兒。西街上行人擾擾。一眨眼間。紅塵起處。兩女子竟失所在。（來去突兀。神似唐人劍俠傳。）鬧得玉林目定口呆。及至撻回寓店。業已上燈時分。因向店人一說所見。大家無不驚奇道異。其中一個老客人却慨然道。這等踪跡不測的人。在關外地面時有之。大概是非俠卽盜。俺往年曾在金州地面遇着個瞎目先生。他破衣拉撒。斯斯文文。單是兩手爪。就長可數寸。住在一所小店中。白日裏背了三絃。拖了明杖。除串走街巷作生意外。便是在店靜坐。你想這樣一個廢物。誰去理會他。不想有一天。十餘個眼明手快的捕健。冷不防圍了小店。便想捉他。可笑他那當兒。兩支眼也不瞎。咧一聲。躍上房。便如一道黑烟似的。在街坊連房上。晃了兩晃。竟自不見。原來是個攔疾大盜。不知怎的。被捕健瞧出破綻。便故意的平搨了一根大竹竿。楞從他對

面闖將來。他不禁不由一閃身兒。所以露了馬脚。今天老兄所見的兩女子。恐怕也不是正當人哩。又一客人笑道。走關外。跑關東。一不小心。連本捩。這俗話兒。再也不錯。此地不但盜賊多。便是拐子騙子。也是多的哩。當時大家說笑一回。玉林忽想起興龍峪來。因問道。請問諸位。這興龍峪。距此多遠。道路上還好走麼。一客笑道。你向那裏有甚公幹。玉林道。沒甚正事。不過頑頑逛逛。隨便訪看個朋友罷了。大家一聽。都笑起來。那客道。老兄。莫怪我攔你這份高興。依我說。你一個單身客人。就不必去。冒那種險。興龍峪。遠倒不甚遠。約摸距此四百多里路。只就是山路難行。盜賊出沒。所經險路。有泥鰍背。鬼見愁。閻王峽等處。還有一條非走不可的險道。陡立石崖中。懸鳥道。除了攀蘿附葛。你休想站住脚步。多年荒草。一直的沒到膝蓋。稍不小心。登時粉身碎骨。更可怕的。有有諸般野獸。無時無地。不是性命交關。赴興龍峪的。除了打洪圍的獵人。再就是大

幫客商。僱了保標的武師。大家帶了全副兵器。搖旗吶喊。方敢登程。您一個孤丟丟的人。只爲遊逛看望人。何苦來冒這種險呢。再者那所在。除了大山老林。就是有一片大葭場。其餘也沒甚麼可逛的哩。又一客笑道。喂。你也別這般說。那所在。就有一樁招戀人兒。便是本地的婦女。不差甚麼。都細皮白肉。俊煞個人的。見了外來的客人。別提怎樣的親熱寫意咧。所以那些吃葭場的老哥們。一到那裏。就掛戀住。你這位老哥（指玉林）若好酒字底下那字兒。便破着性命去遊逛。也使得衆人聽了。都各大笑。那老客却正色向玉林道。你老兄若沒正經事。倒是不去的妥當。玉林聽了。不由暗笑。但是不便撥他們的話。只略詢道。徑當卽各散。又過得兩日。玉林由瀋陽取道東北。拔步登程。只行了半日光景。果見連山複嶺。過了一層又一層。足下所經。都是蚰蜒窄徑。一處處長林映帶。但覺得烏烟瘴氣。那樹木都是幾圍合抱。參天拔地。互相糾結。極茂密處便



似搭起黑綠大幕。從外向內望。便如古洞一般。地下是野花雜草。不可指名。遠望去青青紫紫。再加上青黃落葉。就似地鋪錦毯。玉林行經長林一面走。一面怙憊道。像這等的長林。正是盜賊的窟宅。無怪那些店客們說道路難行哩。正暫過一株大樹前。忽聞背後颼的一聲。玉林忙回望。却是個黑大山漢。兇實實的手持一根粗棗木扁担。瞪起眼睛道。你走你的路吧。瞅俺怎的說着。一瞟玉林所佩的短刀。依舊閃入林內。便聞林內還有一人。合山漢噉噉數語。玉林暗笑道。這不消說。一定是那話兒來咧。你縮回去。真是你的造化哩。當晚宿在一處山民家。玉林這次記牢了來途借宿的情形。竟不客氣。便如到了自己家中一般。那山民家果然大悅。但是玉林受的驚難。可又不在小處。原來這山民家。只有翁媪二人。合一個十幾歲孫兒。夜間翁媪睡不着。便咯咯嗽嗽的。且敍家常。偏搭那孩子。徹夜價亂說夢話。更討厭的是。屁如連珠。鬧得玉林天色方亮。

趕忙登程。行了兩日。一路所看見險峻山徑。果如店客們所語。逢人詢途。知己將近興龍峪地面。這日午尖後。行過一種陰雲忽生。少時蕭蕭颯颯。落了一陣細雨。關外氣候。一交秋令。便如內地冬初。少時秋風兒吹將起來。那雨濛濛的只管不止。玉林不由一個寒噤。望望前途。烟樹微茫中。隱隱露出個塔尖兒。正有一道白茫茫的濕雲氣。如龍掛一般。由塔尖旁蜿蜒下睡。似乎像直接深澗。（寫景如畫）那濛濛雨勢。又稍緊一陣。尖風吹過。遍體生寒。玉林一面趨走。一面暗想道。真是南北氣候不同。若在南省。這小雨兒。只好洗洗行塵。這所在就這等的涼。道上既沒郵亭。俺又沒攜雨具。活該今天澆個水鴨子似的咧。正在思忖。只聽背後有人道。呵呀。好涼滲雨兒。前面老兄。快些走吧。你瞧龍取水咧。（謂雲氣也）說不定就有大雨哩。玉林回望。只見由背後岔道上。盪來一個短小黑瘦的漢子。頭戴大草笠。披着一塊麻包皮。背定一個小小包裹。屁股後頭。

還掛着一支檳榔瓢兒。一手持着藥鋤兒。如飛跑來。玉林因道。老兄何來。怎的這般天氣。還在山中採藥呢。那漢子笑道。彼此彼此。怎的這落雨時光。老兄還在此趨路呢。於是兩人一笑。忙忙的一同拔步。玉林問知那漢子。是左近採藥的山民。且喜同行。可以破悶。那漢子却說說笑笑。十分和氣。一面略隱玉林的行裝。合短刀。因笑道。怪道老兄居然敢獨行山道。瞧您這雄狀氣概。敢是會些武功吧。玉林聽了。微笑道。俺那裏敢說會甚武功。但是這當兒。若來一干毛賊。咱大概還怕不着他。正說着。劈歷拍拉一陣急雨點兒。玉林身上淋淋漓漓。那漢忙解下麻包皮。遞與玉林道。老兄且擋擋雨勢。俺有這大草帽兒。便不妨事。玉林道。萍水相逢。怎好打攪。那漢子笑道。你瞧瞧。你真是關裏的人。就會客氣。說着。給玉林披在身上。隨手一觸。行裝道。走哇。前途不遠。有個小酒店兒。咱且到那裏。關壺老白乾。煞煞水氣吧。說着。向前一指。玉林望去。果兒前面山坡叢

莽旁斜挑出個小酒帘兒。於是兩人疾趨一陣。及到那小店前。雨勢却止。然而西風兒却越來越大。玉林覺得濕涼透骨。不禁不由酒思如潮。便合那漢步入店中。只見草房木案。收拾得倒也乾淨。兩人落坐後。各置行裝。一旁晾着。又就店灶下烘了一會兒。方覺通體怡然。於是山玉林要了酒菜。兩人且談且飲。玉林三杯落肚。說一回來途所見。不由慨然道。俺久聞關外。民風樸健。定多豪士。不想所見不逮所聞。那漢呻吟略笑道。甚麼豪士。俺這所在。除了關東。菸老白乾之外。倒也沒甚出奇的。說着與玉林斟上一杯。忽問道。你老兄帶着短刀。定懂得刀劍的好歹。俺曾見過一把劍。軟得希奇。扳着劍尖。便能屈個大彎兒。顫巍巍鋒快的怕人。距那劍三五步。便覺冷氣颼颼。這把劍好麼。玉林欣然道。如此說。這是一把寶劍了。你從那裏見過呢。那漢子嘆味一笑道。若說起這藏劍的人來。簡直的是個怪物。此人是個遠來遊方的先生。因虛作指勢道。你在道

上沒見前面那塔尖兒麼。那是白塔寺。此人現在寺中開塾授徒。此人的古怪性兒。一言難盡。整日價沉着臉子。攢着眉頭。不苟言。不苟笑。有時狂走出三兩日方回。有時靜坐起來。無論誰來。一概不理。他來時。一囊一劍。如今那囊做壞的要不得。他只把那劍作了性命。上年時。他忽將那囊埋在寺後。每日趁空兒。總要到埋囊處。徘徊太息一回。或至頓足流涕。從此那把劍。越法合他寸步不離。俺有一次。曾宿在那寺中。睡到半夜中。只覺院中唿唿風響。並一條條的電光。縱橫直射。少時間。木葉亂飛。棲鳥驚噪。俺以爲要落暴雨。忙爬起來。牕外一張。呵呀。你說怎麼着。原來是那先生正在舞劍。滿院中冷森森。白亮亮。都是劍光。俺瞧了半晌。方辨出他的身影兒。忽見他一擲那劍。直上半天。須臾殿角上大震一聲。却將臄膊粗的一支橫樹枝兒。斫將下來。俺當時不便驚動他。次日向他一問。夜來所見。他却大怒道。你是那裏來的夢話。俺會舞劍。還不在這裏。

作猢猻王哩。(俗謂塾師)如今那先生窮得要命。狠有人想買他那劍。他却死也不肯。你說不是怪物麼。幾句話不打緊。正搔着玉林的痒筋。不由躍然大悅。並正色道。據俺看來。此人定是劍客俠士之流。他如此的韜晦遁跡。必有不得已之故。老兄。咱快些吃罷酒。你領俺去訪訪此人如何。那漢子略作躊躇道。左右俺是隨便採藥。領你去望望。也使得。既如此。咱就去。這當兒雨方止住。料想他定在寺中。玉林大喜。匆匆價開過酒錢。負起行裝。仍將那麻布包皮交還那漢。兩人拔步便走。方捱得三四里路。遙望那塔尖已在面前。並隱隱露出一段紅牆。微風吹處。書聲隱隱。玉林方在十分高興。那漢忽道。老兄。咱且稍歇歇。捏瓢泉水吃。那會子吃過酒。咽喉中只是發渴。玉林奔馳的也覺口乾舌燥。便相與就道。旁石上歇坐下來。那漢子取了瓢兒。寬將去。這裏玉林遙望塔寺。正在奇情鬱勃。只見那漢子笑吟吟端到瓢水。道。俺已徧飲了許多。你老兄快來吧。

玉林謝一聲。接將過來。一氣兒吃了半瓢。方覺得那泉水有些異味。只見那漢子拍手道。倒也倒也。一聲未盡。玉林登時覺天旋地轉。嘖通聲一交栽倒。眼睜睜見那漢子一勒胳膊。惡狠狠搶將過來。正是。

方喜偕行訪奇士。誰知遇騙落窮途。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宿古寺。蟬談塞外風。走深山。巧覘猩公酒。

且說玉林。大睜兩眼。暈倒在地。心頭雖清醒如常。却就是轉動不得。這時那漢子早搶過來。先由玉林背上。解下行裝。然後取了短刀。向玉林微笑道。朋友對不住。你吃過酒。且在這裏困一覺兒。倒也罷了。說罷。向深草中一轉身。早已取別道揚長自去。這裏玉林。料是遇騙。沒法兒。只得耐心且臥。須臾。天色向晚。那雨過後的濕雲。還只管一塊塊黑絮似的。相與馳逐。且喜風勢已止。少時間四

圍暝色。業已黑壓壓的聚積將來。傾耳遠聽。除風聲樹聲外。還隱隱有野獸嗥動。玉林暗念道。這所在這時光。好不險絕。若有個野獸奔將來。怎的區處。須臾。遙聞塔寺中。暮鐘冷然。一聲聲慢敲起來。餘韻流空。攙入沉沉夜色。這時玉林只好眙眼躺臥。幸得雨過天晴。疎是皎然。定了一回神。少能轉側。細瞧四外。却見道左里把地外。影綽綽似有燈光。玉林暗想道。那燈光所在。或是村落。今夜沒別的。只好去打攪人家咧。逡巡間。扎掙着舒舒手臂。一摸衣袋中。且喜還有一小包散碎銀兩。並尹善人所贈的那封荐書。也在裏面。這時玉林還是手足無力。剛勉強扶那石塊。想躡起來。不想黑暗中。被脚下草棵一絆。咕喙喙向後一倒。却滾到石後一處土凹兒內。偏那凹兒。有半人來深。玉林急切間。攀援亂草。剛向凹沿上。一冒頭兒。只見那燈光閃處。砰然一聲。也不辨是火槍。是爆竹。這裏玉林。略爲一愣。便見那燈光。或高或下。左五右六。似乎是有人舞起。竟一



直向自己奔來。玉林疑是那騙子。還放自己不過。又來刷個二遍岔兒。大怒之下。想奔去料理。無奈乎足軟得甚麼似的。逡巡間。只得伏身叢草後。且覘動靜。便見那燈光。越耍越妙。越來越近。便如狐仙玩丹一般。須臾來至那石塊跟前。却頓然現出兩人。玉林偷覘去。幾乎失笑。原來前面是一個拱肩縮背的男子。有四十多歲。生得長身竦項。乾筋瘦骨。站在那裏。便似人家喪事上的紙扎一般。青氍面皮。死羊眼睛。偏配着兩撇鼠鬚。一手提燈。都一支手裏。還提着一啣嚼熟豬蹄兒。後面是個中年婦人。生得團頭大臉。短軀臃腫。兩人就在旁置下提燈。那男子便道。「就在這裏完事吧。少時你回頭。須將此物藏嚴密了。說着放下豬蹄。即由婦人手中接過一件短褲兒。又似孩子的尿墊子。即便笑吟吟鋪在石上。却向婦人道。「快趁此間沒人。就完事吧。玉林見狀。正在莫名其妙。以爲他兩人是幽期密約。但是男女一對兒。怪模怪樣。却又有些不像。正在沈

吟之間。只見那婦人伏向石前。喃喃禱祝。那男子却辣身東望。一撮唇便如長嘯一般。登時發出一種幽曼悽厲的怪音。道：「狗兒呀。家來吧。快找娘來吧。玉林一聽。這才恍然。是向野地裏叫魂兒的。」（北俗小兒或被驚嚇。則叫魂以禳之。）正在暗道晦氣。只見那男子叫了幾聲。忽的向東一撲。急忙按向短褥。隨手一折疊。那婦人也忙跣起。按半道。狗兒不怕。娘在這裏。隨娘家去吧。那男子得意道：「如今好了。你娘兒們快回去吧。這裏離寺不遠。俺摸黑轉去。就是說着提起豬蹄。高視闊步的逡巡去。這裏婦人取提燈置石。方要挾起那短褥。忽自語道：「好孩子。你且等等。娘撒泡溺再去。」說着。轉向右後。就土凹沿。一褪褲兒。方要蹲身。下面玉林望得分明。趕忙一拉草棵。想要閃避的當兒。那婦人猛一回頭。只嚇得提褲不迭。一面價山嚷怪叫。這一來。鬧得玉林百忙中掙扎不起。正這當兒。那男子業已聞聲。轉望見玉林塵頭土臉。頂着許多亂草。從凹內爬出。

半截身兒。便頃刻略爲退步。作出了禹步的架式。一手捏訣。一面價合了眼子。口內念念有詞。玉林都不管他。趁這時精神已復。便颯一聲跳將上來。方才點穩那男子。却張口大喝道。你這餓鬼。好生可惡。鬼神求食。不過受用嚼氣罷了。你却巴巴的真要吃個肥豬蹄兒。說着。掄動豬蹄。方要打去。却被玉林一把捉半。嚇得那男子。亂掙亂跳之間。這裏玉林。却哈哈一笑。匆匆價一說自己。被騙情形。那男子詫異之下。不由亂罵道。好你個騙子。王八蛋。白塔寺有先生教書。是不錯。那裏有甚麼寶刀寶劍。你老兄就上他這等惡當。不瞞你說。俺便是寺裏的教書先生。你老兄深夜無歸。且到寺內一宿吧。玉林聽了。連忙致謝。那男子便向婦人道。某大嫂。快轉去吧。若不是你們狗兒。這位老兄。黑夜裏可抓瞎吧。不題那婦人提燈挾褥。一路上喚着狗兒。自行盪去。且說玉林。隨那先生。一逕入寺。只見正殿上佛火微明。西廂中燈光耿耿。書聲斷續。那先生肅客入室。

却是三間的小小書塾。倒也十分乾淨。內中有幾個七長八短的學生。一見客來。都站起來。先生便道。你們都散去歇息吧。說着。揖客就坐。彼此問各問姓氏。略談數語。玉林方知那先生姓安。便是方才那婦人同村的人。在寺中設引學塾。又多才多藝。能以畫符治病。祝神禳鬼。說個俗話兒。就是百事通。士聖人的脚色。所以那會子。合那婦人深夜叫魂兒。當時安先生也詢知玉林遊歷行踪。因笑道。這關外地面。除了有些土產外。便是些山賊海盜。那裏有甚麼奇人劍客。你老兄一念好奇。却被騙子騙了。便是你說的那興龍峪地面。若論山水風景。倒也罷了。那所在有聖燈之異。雪蓮之奇。甚麼叫聖燈呢。便是山中岩谷間。每值風清月朗之夜。往往有無數的燈火兒。飛騰飄散。其圓如球。其赤似火。極大的賽如盆盂。極小的有如珠璣。暉映得岩谷草木。便似罩了一層絳紗一般。那一片倏忽飛舞之趣。說甚麼元宵火彩。據土人說起來。聖燈現處。那左近必

有瑰寶發現。也有說是靈狐賽丹的。這段奇景。倒也不可不看。那雪蓮。更爲奇特。是在陰山背後。亘古不化的積雪中。楞會生出青莖綠葉的大花朵兒。因花形似蓮。故叫雪蓮。若見此花。你若一聲不響的去採。登時到手。只要你用手一指。或一聲張。那花兒。刷一聲。頓縮入地。你便就那裏掘幾丈深。也沒影兒。這雪蓮。不但是塞外奇景。並且是極貴重的物件。因生於極陰之中。性反極熱。若把去作媚藥。再好沒有一葦。足值千金。奇異風景。雖然可觀。但是那所在。山深林密。猛獸毒蛇。自不消說。還時有山魘野魘等物。橫來騁人。說着慄然道。老兄。你瞧俺這把糟骨頭。還是從山魘窟中。爬出來的哩。玉林犇然道。爲何呢。如此說。先生到過興龍峪了。那山魘可怕。一定是青臉紅髮。血盆大嘴的樣兒。安先生笑道。你老兄沒猜對。那山魘。不但不醜惡。若論模樣兒。竟是個扭扭捏捏的媳婦子。一般價簪花傅粉。用葛條聯絡厚樹葉。圍置臍下。臆膊腿兒。且是潔白。

滑膩。只要他一見男子。便登時如飛撲拘。那力量且是猛大。說起俺遭險之故。也是因貪財心盛。前五六年時。俺曾跟挖參的朋友。到得那裏。那當兒。還沒參場。不過大家聯合個數十來人。分作散隊。俺因財氣不濟。隨隊走了幾天。一羣像模樣的參枝兒。也沒得着。有一日。駐隊在白場左近。怎麼叫白場呢。就是那大山之後。有片蒼莽坡陀。一望皓白。都是新陳相凝結的積雪。便以一片雪海一般。所以叫作白場。這所在。參是不生。却有雪蓮之異。隊既駐定。俺便記定路標。一個人兒。悄赴白場左右。想碰碰財氣兒。或遇雪蓮。不想蹶至半途。中却遇山魘。那山魘長髮四披。順風而走。本來沒張兒。俺偏巧俺那時候。問作痒。只一咯噉之間。那山魘撥髮一蹶。早已跳向俺面前。抱起便走。一路上風也似的快。並且不斷的低頭啾俺。格格怪笑。也是俺命不該絕。那山魘方轉過一個高岡兒。不想從長林裏一聲怪笑。又拾出兩個山魘。不容分說。跳過來。張臂便奪。抱

俺的那山魘如何肯讓。忙將俺向草地裏一拋。三個物件。登時揪打作一團。俺那時不敢怠慢。便索性的鑽向深草中。趁他們死打不休。這才得了性命。從此俺再也不想發邪財咧。那所在既如此不測。如今雖說是設了參場。人烟稠密。你老兄若只爲遊逛。隨便兒訪訪朋友。依俺看來。去也好。不去也好。玉林笑道。那所在雖然不測。但俺仗着略曉武功。還能去得。安先生也笑道。老兄若不因通曉武功。還不至受人騙哩。說話間彼此一笑。安先生殷勤款客。便親自燒了熱湯水。就廚下尋出冷饅。又將他叫魂所得的福豚豬蹄兒。請玉林欣然一飽。直陪客談至夜深。方才共榻歇息。玉林輾轉之下。看了塾中的書燈亂帙。未免又想起當日合諸徐在塾讀書的光景。感觸良久。方才入夢。次日。玉林謝別起行。那先生直送出老遠。方才轉去。不題。先生回塾。自去作他的猢猻王。且說玉林蹣跚行去。行裝既盡。倒輕鬆了許多。短刀既沒得。只得就路上尋根柴棒。以

作防身之器。落店時。又買了一副舊包裹。把來荷向棒頭。爲的是算作行李。以免落店時。主人不留。只揷過兩日。那所餘的碎銀兩。如數用盡。玉林沒法兒。只好每到村落。便賣回拳脚。胡亂賺幾個錢。那知村人們。見玉林落拓形兒。只疑是江湖間沒考究的朋友。非但沒人多給些錢。便是玉林偶問起。赴興龍峪的路途。也沒人肯說實話。因此玉林在途中。盤盤旋旋。也不知走了若干的瞎道。一日傍午時分。行抵一處巨澗之傍。地勢平迥。歧徑交錯。四面都是長林豐草。映帶著遠近峯壑。便如一幅青綠山水的畫圖。玉林行得足倦。便就磐石上。少爲歇息。只見地下的碎石子。頗爲圓潔可愛。方拈起兩枚來。細細玩弄。忽聞得酒香撲鼻。玉林暗詫道。這所在。那裏來的酒香。逡巡間。向四外一望。却見距身旁數十步外。幾株大杉樹之前。有一片光滑滑的青石。那石上影影綽綽。似有物件。玉林慙近一瞧。不由大悅。登時口涎拖下。原來那石上。斟滿了三五碗清



冽白酒。還有一具大瓦酒壺。微風拂處。一陣陣酒香微腦。你想玉林。自被騙以來。何曾還嘗到酒味。今忽見激灑金波。也難怪他酒懷若渴了。當時玉林欣然之下。幾乎要取酒來飲。又一思忖。此間置酒。或是有人攜酒遊山。以助清興。這盜飲人酒。却未免不是道理。正在對酒躊躇的當兒。忽聞樹後有人道。喂。你這漢子。不走路。只管端相俺的酒。怎的聲盡出。透出兩個毛茸茸的野人。玉林定睛一瞧。却是兩個獵戶。各披著整個兒的獸皮。腰下佩著短刀。繫著革囊。玉林便笑道。你二位在此置酒賞玩。倒也雅趣得緊。獵人道。朋友休得取笑。俺們粗人。知甚雅趣。俺這是下得獵餅。少時便見分曉。此間是那物來往之路。咱且向樹後覘個動靜吧。說著。引玉林回到樹後。大家蹲向深草中。兩獵人略問玉林的來歷。笑道。你赴興龍峪。如何岔到這所在來。從此再尋合正道兒。怕不遠得百十里。此地名為白石澗。素為野獸出沒之所哩。玉林唯唯。方問道。俺聞下置

獵餅都是食物。或逕縛小豬。敲之使叫。誘致獸來。今獵餅却用白酒。是何取意呢。一獵人笑道。你不曉得。獸類不同。所以獵餅亦異。少時你且瞧個稀罕兒。且是有趣。正說着。那一獵人忽然聳耳。並搖手道。來咧。玉林傾耳也聽得刷刷風響。趕忙合兩獵人縮身伏定。由樹隙偷覘時。只見由青石東面一條狹道上。蹣跚出兩個類似獼猴的物件。通體粲然。細毛滑亮。黑而且紫。一個有五尺來高。一個僅及三尺。那大的搖搖擺擺。高瞻遠矚。狠掛些學究神氣。那小些的却跳鑽鑽的手舞足蹈。一面價倒退引路。一面價向大的上頭撲臉。那大的通不理他。只管仰起臉子。邁得大步高高的。須臾將近青石前。玉林望得仔細。幾乎失笑。只見那兩物。雖是一張猴兒臉子。却比猴子俊樣許多。乍望去。居然人面不過多。一層極韌軟的細毛兒。並且都是明眉大眼。看光景十分慧黠。再望到大的脚下。還穿一雙木底草鞋子。張得玉林正在十分詫異。便見那小的。瞅見石

上置酒。只喜得橫蹟豎跳。不容分說。方要伸手去端酒碗。却被那大的一掌攔開。登時氣吼吼奔向青石。就要掀翻酒具。忽一沉吟。却仰天怪笑。一面價注視酒具。向小的指指畫畫。一面價鉤輪格磔。蹂得那木底鞋子。拍拍山響。似乎罵詈一般。少時奮然。竟扯了小的。掉臂逕去。這裏玉林。望望兩獵人。正在凝神注視。方要張口。兩獵人急忙搖手。正這當兒。便見那兩物。又如飛的蹶回來。這時小的。只望着酒碗跳躍。大的却一旁價徘徊注視。少時低下頭。聞聞酒香。又揀了小的。奮然而去。如是者三四次。望得玉林。詫異萬分。須臾。兩物又自逕回。這次他們却不客氣。一逕的拾起酒碗。分頭痛飲。又將那酒壺拍起。你一口我一口。的嘖嘖有聲。須臾。小者樂極。一個胡旋舞。登時困倒。那大的高據石上。方舉起瓦壺亂搖之間。這裏兩獵人。業已悄悄的拔出短刀。喝一聲。縱步拾去。那大的望見人來。急欲逃走。無奈酒力發作。只腿子一慢。早被兩獵人一把捉牢。明

晃晃短刀一舉之間。樹後玉林。也便飛步攆去。正是。

木客吟詩傳自古。 猴公好酒竟當前。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救靈猴力斬錦繡蛇 打酒坊巧遇王大胆

且說玉林。猛見兩獵人。舉起短刀。要傷那物。不由心下老大不忍。便慌忙趕去。道。此物何名。你們活捉他去。那些不好。不省得傷他性命麼。那大物兒。一見玉林手中沒刀。便望着玉林吱吱亂叫。竟大有求救之意。正這當兒。一獵人向玉林道。俺們捕這物件。却不殺害他。你且稍停。看俺處置。說着。居然一滾舌頭。也像那物兒叫喚似的。鬧了兩聲。說也奇怪。那物兒竟自攢眉點點頭兒。氣憤憤伸出二指。又指着地下。困倒的小的。也伸了一個指頭。兩獵人便笑道。如此却好。你兩個有三斤血了。老夥計。說不得你須忍個痛兒咧。於是兩人從腰間取

下革囊。各自服事一物。用刀尖兒刺破兩物的腿肚子。頃刻間鮮血迸流。兩人忙抽開革囊的口兒。按向瘡口。一面用力擠其股。須臾收拾畢。那兩物叫得一聲。也便頹然困倒。只睜着大眼睛。似乎是十分委頓。玉林詫異之下。便問其故。兩獵人一面繫帶刀囊。一面道。你不曉得。俺們獵取野物。無非是取他的皮毛齒角。把來換錢。惟有此物。通身上無所取材。只有他生的鮮血。用作染料。却十分貴重。這物兒名爲猩猩。機警得狠。你若硬去捉他。却不成功。總須似請饑嘴客人一般。用酒招他。因爲他酷好喝一盅兒。但是他性兒機伶。乍一見酒。似乎便知是有人要誘他。所以痛罵蹙去。無奈他好酒不過。還是上人圈套。此物生血多少。自家能知。經人詢問。他便實說出來。若他說沒得血。你便刺爛他。也休想一滴。他又好穿個木底鞋子。所以人便投其所好。來收拾他哩。玉林聽了。不由大笑道。他肯如此出血。倒像個慷慨朋友。但是爲嘴傷身。畢竟不值。兩獵人

也便哈哈一笑。正要取壺碗的當兒。忽的刷拉拉吹起一陣腥風。三人吃驚望。去只見身旁一條岔道上。深草起伏。便如風推麥浪一般。一片飛捲。勢如箭激。兩獵人抓風一嗅。大叫不好。也顧不得再取壺碗。方要急奔樹後。只聽岔道上。高亮亮一聲怪叫。其聲尖厲到絕頂。非禽非獸。竟不辨是何聲音。這裏玉林脚步捷疾。忙越過兩獵人。飛身登樹。說時遲。那時快。便見深草開處。颼颼先躡過十餘條逕丈的大蛇。便如白練平拋。爛錦飛擲。腥風過處。轉眼間已各躡過里把地外。下面兩獵人倉惶失措。正各奔一株高樹。向上亂爬。樹上玉林臨高視下。忽的眼光一眩。不由大駭。只見深草亂偃。早又趕到一條怪蛇。那蛇長可兩丈餘。圓扁如帶。渾身是紅黑花鱗。燦爛如錦。一顆頭紅如鮮血。兇睛睒睒。昂起丈把長的上身兒。如飛躡到。這時青石旁。困臥的兩個猩猩兒。只嚇嚇的抖作一團。那大猩猩竭力掙起。正拖扯那小猩猩之間。不想那怪蛇猛望見兩獵人。

在兩株合抱不交老樹上。剛爬上丈把高。便忽的捨了猩猩兒。颯一聲。直奔將去。樹上玉林。暗道不好。忙向枝葉茂密處。隱住身體之間。不好了。再一瞧那兩獵人時。早被怪蛇纏得牢牢的。那怪蛇一矯上身。火徵似的探出毒信。只就兩獵人鼻吻間。略一遊走。兩獵人一聲慘叫。傾刻間血流如注。那怪蛇毒吻力吸。接連着。一緊身兒。兩獵人手足亂動。張得玉林。既驚且怒。正在沒那理會處。只見那兩個猩猩兒。好歹的挽扶。跳起戰抖抖。方要飛跑。那怪蛇眼光到處。早又噴一聲。甩脫兩獵人。一個烏龍掉尾式。方要就樹上平飛將去。那知玉林大怒之下。急中生智。虧得那會子玩弄的兩個石子兒。還在手中。便振起精神。一聲斷喝。玉林所登之樹。本離兩獵人不過十餘步。那怪蛇猛見玉林。方撐起兇睛。又是一聲怪叫。好玉林。覷準他的雙睛。運足氣力。颯颯兩石子。接連打去。那蛇一個猛擺頭。儘力子就樹上一陣纏繞。忽的刷拉一聲。翻落樹。便以爛錦堆地。

痛的他糾結盤旋。滾出數步的當兒。樹上玉林早已一躍而下。先拾起獵人所帶的短刀。趕向怪蛇。恰好那蛇痛的猛一昂頭。玉林一刀揮去。伶俐俐一顆蛇頭。業已甩出數步之外。但見那沒頭的蛇身。突自在樹下。翻騰攪擲。嚇得那兩個猩猩兒。從新一交栽倒。玉林且不暇去顧他。先跑去一瞧地下的兩獵人。已經面白如紙。雙雙死掉。鼻吻間血沸如糜。狀甚可慘。玉林提刀躊躇十分太息。正怙悛這兩具尸身。不忍捨去。忽見那兩猩猩兒。勉強掙起。望着玉林。吱吱了兩聲。似乎是驚喜異常。便相與趨拾蛇頭。只樂得跳躍不已。便登時趨向玉林。左扯右拉。一面價指那蛇目都瞎。似乎是驚喜已極。玉林見狀。忽然心有所觸。便直指指兩獵人的尸身。又將手兒比畫出掩埋之勢。兩猩猩居然會意點頭。玉林大悅。便抽取那把短刀。遞與那大些的猩猩。那小猩更爲靈慧。早跑向尸身旁。一陣扒掘。他那手爪頗利。不多時。已將叢草拔淨。於是玉林合大猩也湊



去用刀力掘。須臾淺坎已成。便將兩尸身掩埋停當。玉林慨然太息。便將那兩柄短刀。插在坎旁。作個標記。以備他獵友們萬一相尋。這時兩猩猩。只圍繞玉林。俯仰曲踊。看光景似感極救他一般。玉林抬頭。瞧瞧日光。因笑道。你等（指猩猩）既得生命。還不轉去。俺也要上路咧。說着揮手。方要去取磐石邊倚的柴棒。只見那大猩猩。忽然拔起一柄短刀。一面價指那蛇身。一面價來拉玉林。玉林不解其故。但是見他意態不惡。姑且跟去。那小猩猩早已跑向前面。便如拖繩一般。先將那蛇身放直。大猩猩走去。用短刀劃開蛇脊。玉林定睛一看。不由大詫。只見那脊皮翻處。竟自滾落許多大珠。一顆顆毫光四射。粗望去竟有三十多粒。那大猩猩收檢起來。玉林只認是他將去頑耍。止一笑轉步之間。那知他吱吱亂叫。竟兩手捧珠。只管往自己壞內塞將來。這一來。玉林頓悟是他報德之意。正在暗歎禽獸有知。又是慨那兩獵人餅誘夕毒。自己反遭蛇害之間。只見兩

猩猩略一退身。一齊的俯仰拜舞。須臾跳起。兩個把臂跳躍。似有喜悲之意。及至玉林怔定。兩猩猩早已風趨而去。說到這裏。諸公未免疑作者大發俚話。不知禽獸有知的事體。見於載籍者。指不勝屈。如雀能銜環。蛇能致珠。猛虎感仁。政。負子渡河。義犬報主恩。守醉待救等事。不一而足。何況猩猩之爲物。本爲最靈呢。當時玉林歎詫一回。只得用手巾包起那珠。藏入貼身衣袋。拾起短刀。仍然插向原處。便去取了柴棒。覓路前進。方盤旋出數里遠近。却遇着一隊行山的樵夫。問知玉林從白石澗還來。不由都愕然相顧道。你這客人。莫說瞎話。憑你孤單單一個人兒。就楞敢從那裏走。那所在不但是猛獸往來。並且近些日。有條錦繡蛇。時時傷人。便是左近的老手獵戶。都不敢向那裏踏腳哩。玉林聽了。笑述所見。並自己殺蛇之事。衆樵夫相視大驚道。原來客官有如此本領。如今却好。白石澗旁。可除了毒蛇之害了。那錦繡蛇。一名響蛇。所以能鳴。這種東

西。據說來便是蛇王所過之處。草木立枯。歹毒的緊。客官雖是殺掉他。恐怕也傳染些毒氣。急須覓人診治方好。玉林笑道。不要緊的。俺這時精神如常。並不要緊。請問諸位。由此間。趲赴興龍嶺對道不呢。衆樵天道。由此赴興龍嶺。却迂遠的多。因遙指一處山頭道。你瞧那山頭岔口上。影綽綽有座小廟兒。俗叫作孤廟嶺。由那廟前。趲向靠左之路。方是赴興龍嶺的一條正路。不但道途平寬。並且莊村稍密。所有的來往客人。也多的多哩。說罷。一拱手。揚長自去。玉林聽了。方知那蛇之異。但覺自己精神照常。也沒將傳染毒氣的話。擱在心上。便依樵夫所示的路。逕奔過孤廟嶺。靠左行去。果然平坦許多。是夜借宿在山村中。玉林說起錦繡蛇來。大家無不稱奇道怪。次日玉林登程。稍覺精神不爽。但是他殊不理會。次日又趲過一程。忽見前途川平野闊。迎面忽現一帶大山。真個是蒼蒼莽莽。萬峯飛舞。煙嵐開處。更不辨山脈來向。這時道路上頗有行人。玉

林就入一問詢方知那山就名爲興龍山其下一帶便是興龍峪距足下遠近也不過三四十里了。玉林聽了欣然前進。須臾經過一處村據。玉林覺得肚飢。望望村據只得數十戶人家十分寥落。料想此間買不得拳脚沒奈何只得一捺臉兒暫爲乞食。方逡巡躡進村頭恰好望見村廟台兒上跼着個白鬚老者。方合兩個蓬頭小廝指畫講話。玉林趑近。方陪笑一拱手兒。道得不聲老丈方便可能見賜一飯麼。那老者注視玉林面目。頓然大驚道。足下行路肚飢却是小事。你如今神色有異。業已魂遊據墓。快隨老夫來。道個仔細。再作道理。玉林聽了。不由大駭。便一述錦繡蛇之異。老者驚道。怪道你神色如此。老夫粗解醫理。便請到舍下。速速調理吧。說着引玉林行抵一處寬廠宅院。肅客入室。玉林忙施禮。請問姓氏。老者道。老夫王廷珍。世居此村。因閒居多暇。粗習刀圭。所以見足下神色知受了甚麼毒氣。今且慢開談。俺診足下脈息。再作區處。於是與

玉林診畢却欣然道：「幸得你受毒未深，還不要緊。然而也須五六日的調理，說罷命那兩個小廝備飯款客，自家却趲入別室料理藥物。這裏玉林怙憊之下，問起兩個小廝却是廷珍的孫兒。當晚玉林晚飯後自念行止頗爲勞皇，正要作些靜工以消寂寞。那知真個不自在起來。初是心神怔忡，繼而腹如刀絞，掙扎不得，竟目一頭暈倒。這時廷珍藥物都備，便殷勤調理起來。兩小廝也忙碌侍客，鬧得玉林十分感激。自家昏憊中只覺大洩數次後，方才神識清爽。累致感謝之意。都被廷珍搖手止住，只囑玉林且自靜養。那廷珍忙碌過兩日，忽見玉林竟自坐起，面色大和，詫異之下，便又一診脈息。不由大悅道：「足下賦稟特厚，所受的毒氣已盡。只消溫養一兩日，便可大愈，更不須藥物了。但是俺診你脈息，有異常人，莫非曾習過運氣的内功麼？」玉林驚道：「老丈醫理端的高明，因略述自己所能的武功。」廷珍聽了，連連點頭，又笑道：「可惜小兒沒在家下，不然。」

他倒可以請教一二。玉林聽了。正要動問。恰值一小廝來請廷珍料理家事。當即隔斷話頭。又過了一日。玉林竟已大愈。便極謝廷珍。告辭欲去。廷珍笑道。俺連日忙碌。足下又在病中。竟不暇暢談。稍盡東道之誼。少時俺赴鄰村。俟回時。咱且暢敘一回。何如。說着。命兩小廝準備晚膳。竟自扶杖而去。這裏玉林枯坐無聊。便自赴村外散步。試試步履。及至晝回。業已日落時分。當晚廷珍置酒。合玉林談敘起來。玉林稱謝道。小可蒙老丈淳惠。真令人感激不盡。老丈既有如此醫術。爲何不向熱鬧城市。懸壺濟世。却隱居村中呢。廷珍歎道。老夫雖有此意。爭奈家境累人。使人出不得門。俺有個大子。不耐家居。只管在外面想作事業。實說了。是不守本分。他也曾習過拳棒。也曾作過生意。無奈都沒幹長久。拋了兩個小廝在家。倒累老夫與他照應。所以俺只得家居。說話間。吃過兩杯。廷珍詢知玉林行踪。是將赴興龍峪遊歷的。不由欣然道。如此却巧。老夫敢煩足

下寄封家書去。便是俺那犬子。名叫王策。人因他性兒楞怪。又叫他王大膽。他便在興龍峪地面。合人挖參胡混。那所在參客甚多。所居住址。往往流轉。足下到那裏。須向參場中探問。方知底細。因爲參客得貨。都向場中交易。所以各參客的住址。場中都知。玉林道。如此却甚便當。小可正想赴參場去訪朋友。便請老丈修書。交與俺吧。因問道。老丈家既有人在興龍峪。可知那裏參場。還興旺麼。廷珍道。這等碰運氣的營生。那裏定得。參客們時氣好的。真能馬上發財。時氣不好。喪掉命。也是常事。因爲那所在山深林密。有的是山精猛獸。越是參苗旺處。越有猛獸出沒。就彷彿山靈惜寶。特地與人爲難一般。所以俺說俺兒子不守本分。好弄此等沒考究的營生哩。須臾酒罷。廷珍道。聲安置。自去修書。這裏玉林。又用了回跌坐靜功。也便安歇。次早。玉林起來。結束方畢。那廷珍已笑吟吟持來一封家書。玉林接過。瞧那封面上寫的是敬煩吉便。帶給興龍峪參

客王策手拆。下面還註着由安樂村緘的字樣。於是玉林揣起書信。即便稱謝告辭。那廷珍殷殷然送至村外。又指明赴興龍峪的道徑。方才趲轉。且說玉林一路上感念廷珍多情。又遙覘興龍山勢。趲過一程。已近峪所。玉林以爲定是一片鎮聚。及至行抵其處。不由啞然失笑。只見山脚下。依林傍澗。生開出一片廣場。四外是皮蓐錯落。攢三聚五。迤邐高下。一望無際。便如一片亂墳一般。其中來往之人。都是粗粗獠獠。服色各殊。語言亦異。大概是五方之人都有。除正經參客外。便是些小販。並本處打閒的等人。廣場靠北面。却有一處高大寬敞的宅舍。四外圍牆上。都有堞口炮樓。看光景十分氣概。玉林就人一間詢。方知那宅舍。就是參場主人王悅的住處。玉林瞧瞧天光。方才過午。便就僻靜處。少爲歇息。略整衣容。猛瞧見那根柴棒。掛着扁扁的包裹。不由暗自笑道。俺這趟遊歷。好生頹氣。遇騙害病。竟弄的十分落拓。一個奇人異士也沒見。這是那裏



說起。如今尹伯伯一片雅意。特命俺去謁王悅。這王悅。如是意氣朋友。倒也可與他小作盤桓哩。思忖間。逡巡跼起。擲擲塵土。荷了柴棒。一逕的遠向大宅。只見門前却靜悄悄的。須臾。有兩個負錢袋的短衣漢子。垂頭喪氣的。由內覓出。玉林趨進問訊道。二位老兄。是宅內人麼。在下姓鄒。是特來拜訪宅中主人。敢煩通稟一聲。一漢子貼了玉林一眼。冷笑便走。那一漢子却道。俺們不是他宅中人。却是此間參客。你老兄來見王爺。莫非是交易貨物麼。玉林道。俺非來交易。不過是慕名來拜訪罷了。那漢聽了。便笑道。你却來得不巧。如今王爺事情心煩。那有心情接待人客。玉林聽了。正要動問。所以恰好從宅內又覓出個淹頭搭腦的少年。青衣便帽。似乎是僕人模樣。那漢子因道。如今他宅中人出來。您自去進見吧。說着趕上前面那漢。自行去。這裏玉林趨回那少年。只見那少年瞪起兩歧眼睛。站在台階上。一聲不哼。及至玉林方要登階。那少年却喝

道。真也沒有的事。你們這班餓不死的大花子。也不管人家心開心煩。只管前  
來討厭。如今是屬唱牧羊卷的。早飯已過。晚飯未到。你還不快去你的。玉林聽  
了。好不長氣。但他畢竟是諸岱雲的弟子。真有些養氣派頭兒。當時玉林並不  
動怒。又陪笑道。你莫誤會。俺並非乞討之輩。俺姓鄒名玉林。特來拜訪你家主  
人。少年喝道。你玉林也罷。金林也罷。但俺家主人有話。是客不見。你便是想打  
抽豐。也該睜睜眼睛。怎單趁人心不順時來呢。這一來招惱玉林。不由高聲道。  
你這人好沒道理。客人慕名來訪。原是常事。你怎單單的下眼看人。輕侮於俺  
呢。那少年也大噪道。你不必多話。你就去你的吧。正這當兒。恰好從宅內又蹣  
個青衣老僕。也是愁眉苦臉。端相了玉林兩眼。急忙喝往那少年。向玉林拱手  
一問緣故。玉林道。俺鄒玉林。因慕名特來拜訪此宅主人。叵耐這廝。只疑俺是  
乞請之流。老僕陪笑道。鄒爺莫怪俺主人。實因事多心煩。不欲延接賓客。玉林

不待他話畢。便大笑道。既如此。俺便轉去。原沒要緊。但是有人與我一封書札。囑我面交。如今且煩你轉呈吧。說着。從衣袋內掏出尹善人那封荐書。遞與老僕。就要轉身竄去。那老僕略矚函面上的字迹。登時足恭道。原來鄒爺。是從尹爺處來的。如此便請進內。且待俺主人回頭相見如何。說着。引玉林人去。直到一所客室中。玉林一瞧室內。舖設得十分草草。除木案。莫榻外。一無所有。那老僕略問玉林行踪。也便撻去。須臾。端到供客的飲食。也不過是糲飯菜湯。玉林問起主人。王悅老僕只說是出外勾當。賬目去了。並且言語間。咳聲歎氣。玉林見此光景。也不便細問。暗想。主人待客。如此草草。定不是甚麼意氣朋友。然而因尹善人既有荐書。只得待晤他一面。方是道理。於是姑且住下來。那宅中院落。既多人役。又衆。並有數十護院的壯漢。玉林合他們問談說笑。倒也不患寂寞。只是衆人都掛些不高興的神氣。玉林偶問起此間參業。大家便歎道。慙不

見近兩日來。參客們影兒也不到。一點交易都無。咱大家不過有一天混一天罷了。玉林聽了。莫名其妙。有時蹇向各皮幕合參客們談談。大家也都是愁眉苦臉。轉眼間。過得三四日。主人王悅。仍然未回。候得玉林十分焦燥。一日忽然想起。廷珍寄書之事。先就宅中人。一問參客王策的住址。大家都道不知。又到各皮幕參客處。遍問。也是沒人曉得。並有人道。俺們參幫中。姓王的倒有。却没有叫王策的。這日玉林。無聊散步。蹇過一帶皮幕。貪看山色。不覺已遠。一路上秋林落葉。趁着遼空。征雁。玉林蹇過一所沙溪上的小橋。舉目四望。但見深草長林。靠橋之右。是條深澗。遙接一處崢嶸崇岡。向橋左一望。却是一條平沙窄徑。叢薄掩映中。遙望去。似有山家。於是玉林。向左行去。隨那溪岸曲折。約摸蹇過三二里遠近。忽望見溪岸上。有兩個山家婦女。對踞在一塊大溪石上。相與浣衣。玉林從樹影中蹇近。兩人也不覺得。玉林瞧那兩婦人。都有二十多歲。雖

是鄉姑模樣。倒也生得妨妨嬌嬌。這時正撐起雪白的臂腕。一面笑話。一面洗浣。玉林見此景狀。忽想到南方風景。並觸念到自己合諸徐兩人讀書之暇。往往散步於小橋曲岸之間。所見的臨水浣女。便與這光景彷彿。正在徘徊覘望。頗動懷人之感。只見一婦。由衣籃中。翻出一件中衣。剛將裏面翻轉來。要丟下水。那一婦。啾得一眼。嗤的一笑。便略撇嘴兒道。你真也罷了的。這樣污爛中衣。虧你還拿出來。外邊來洗哩。你瞧那種裏。污穢到甚麼似的。那婦人便笑唾道。浪蹄子。你別說嘴咧。那一天。你那客人去後。也不知是那個迭死忙活的。先洗小褲兒。咱幹甚麼。說甚麼。不都是爲二百錢麼。你就軟的腿子似灌醋。也得活受人的擺佈哩。那一婦便笑道。你瞧你多麼不識頑。這也急得臉兒鷄下蛋似的。我且問你。怎的近些日來。那班參客天殺的。都不大來顯魂呢。便是有來的。也都淹淹答答。就像老頭兒的那個似的。那婦道。誰知道是怎麼檔子事呀。但

是人家小酒店裏那老婆。還仍然高興的甚麼似的。昨天俺兒個長大參客。由他店中覓出。也是俺嘴淡。俺悄悄問他。參客是那個。他便遮遮掩掩。說了一大套沒要緊。就彷彿誰要搶他的生意似的。氣的我不去理他。玉林聽了。正暗笑山村中居然也有私門倡婦。爲參客等行樂之所。便見兩婦相視一笑。忽一婦望見玉林衣影。便一陣價格格格亂笑。玉林也不管他。依然沿溪岸行去。須臾得一山村。村中約有數十人家。臨水結廬。更趁着山田高下。一處處疎籬第舍。映帶於風光雲影之間。還有些自成蹊徑的菜圃果樹。一片價地下青黃。秋光點綴。更趁着樹頭果實。十分有趣。遠近聞鷄鳴犬吠。就彷彿另一世界一般。玉林一路瞻玩。不禁胸次豁然。將數日來的無聊悶悶。爲之一空。便信步趲入村頭。想覓地小息。恰好前面不遠。有一處短籬人家。從草房檐兒上。斜掛出一面酒帘。那籬下正有一羣鷄子。啄奪蟲兒。望見玉林。僕拉拉一陣驚飛。玉林覓近不

由酒性發作。先摸摸衣袋中。幸得還有廷珍贈的碎銀。正在籬外逡巡的當兒。恰好一個媳婦子。從裏面忙忙的跑出一面罵道。你們這班猴兒小廝。也持煞淘氣。等驚散了俺的鷄。再說。猛望見玉林。略爲一怔。便笑道。你這參客。是那幫上的呀。俺怎麼一向沒理會你這人呢。你若吃酒。倒現成你若（句）不爲吃酒。便請向別家歇坐吧。說着。嗤的一笑。玉林瞧那媳婦子。浪浪張張。不由會意。便笑道。俺正爲吃酒。不爲別的小媳婦聽了。便眉歡眼笑的打量了玉林兩眼。却低笑道。客官你不曉得。俺們住家娘兒們買酒。不同那大號酒店對客人總要和氣些。也就因這點子。但有那不正經的人。進得店來。不說是老實吃酒。却只管胡說八道。其實呢。咱脚正不怕鞋歪。也搭不了甚麼。不過叫人家瞧着。不彷彿似的。你客官又是初次來照顧。俺不能不問問罷了。你老既爲吃酒。便請進來吧。說着。俏生生轉身前導。玉林隨後。聽他響響亮亮一片話。不由暗笑。無

聊之下。便故意戲問道。店大嫂哇。俺向你打聽一個人。俺們幫客中。有個朋友。向來腳漂。俺聽說他常到你這裏頑耍。不知他近些日還來不呢。那媳婦一聽。居然一愣。却回眸望望玉林。有意無意的道。俺酒店中吃酒的客人。每天總有個十來起子。誰問他誰是參客呀。你那朋友。姓甚麼呀。玉林作戲不隄防他這一問。當時竟鬧了個張扔巴。（即怔住之意）然而因心下正怙悞與王策寄書之事。便胡亂應道。俺那朋友姓王。那媳婦又回頭瞅瞅道。哦。那麼你朋友甚麼樣兒呢。玉林聽了。幾乎失笑。只得道。俺那朋友。不高不矮的身量。不肥不瘦的面孔。敢也有俺這般年紀。那媳婦聽了。居然掉轉身。愣着水零零的眼兒。玉林却又道。俺朋友若論模樣的。確是個小白臉子。那媳婦聽至此。不由唾了一口道。你這客官。原來是說笑話。俺酒店中。却不會見這個人。正說着。已到裏面草廳。四五張白木案。便是酒座。明牕四啓。倒也十分寬廠。回後牕外一瞧。便是



內院。院中有松棚明灶。煨酒治具之所。這時廳中恰無酒客。十分雅靜。玉林就靠後牕坐下來。那媳婦笑嘻嘻搽過桌案。一手拾着抹布。向腰間一投。一手抿着桌角道。俺山村中。却沒得甚麼好酒。只有紅糧高燒。先給您來一壺吧。玉林一面點頭。一面笑道。只要是酒。就能醉人。難道大嫂買酒。還不曉得這個麼。酒便先來一壺。你店中有甚麼新鮮可口的菜蔬呢。媳婦笑道。山村中有甚可口的東西。不過是瓜菜豆腐之類罷了。您要吃葷腥兒。却沒得。玉林先攢道。俺這些日。口中淡得待滴水。總要葷葷的煞一下子。才受用。你這大嫂。既招進客人來。總要使客人受用。方是道理。說着。以指敲案。故作出輕薄神色。你道玉林爲何忽裝起無賴來。原來玉林一路壯遊。不見甚麼奇人異士。未免大掃其興。又搭着耽擱在王悅宅中。十分悶氣。今忽到山水清虛之地。對酒開懷。所以姑且遊戲起來。其實呢。也是無聊之極。當時那媳婦。瞞嘴一笑。抿了玉林一眼。道客

官不曾吃酒。怎只管說醉話。甚麼受用不受用呀。玉林笑道。你說受用。自然有個道理。你籬下那羣肥鷄子。怎不殺來供客呢。媳婦笑道。你不曉得。這所在無非是村戶酒客。誰肯捨得錢來吃鷄子。俺若預備了。保管是折本的賣買。俗語道。殺鷄問客。您只要肯出錢吃鷄現成。玉林道。好好。你便檢那肥嫩的。與俺清炙一支。多加薑椒。方才得味。俺不怕化錢。只要受用。那媳婦瞧着玉林神色。只笑得甚麼似的。因道。既如此。俺還須喚街坊家。幫俺捉鷄。俺一個人兒。却捉他不住。玉林大笑道。難道俺不是人麼。何必捨近求遠呢。索興俺再替你整治起來。誰叫俺要受用呢。那媳婦這時。只是微笑。便合玉林。蹇向籬下兩人犄角作勢。須臾捉得一支鷄。由那媳婦提了。逕至內院明灶下。有的是現成熟湯水。便合玉林。一陣價爇洗停當。放入鍋內。那媳婦坐在灶下。只顧燒柴。玉林却束抓一把鹽。西抓一把椒。一會兒。掀掀鍋蓋。一會兒。添添湯水。鬧的那媳婦。只管笑。

吵。一面價煨酒停當。又取了兩碟菜蔬。先與玉林送入草廳。玉林就座。一面價斟酒慢飲。一面價瞧那媳婦子在灶下料理鷄子。須臾。只見他掀開鍋蓋。嘗嘗湯汁。便從廚內取出一支青花盤。擦抹乾淨。這裏玉林三杯落肚。情知鷄子已熟。逡巡之間。忽又想起。遍覓王策不得。正在心下有些發悶。只聽草廳外。脚步響動。便有人咳聲歎氣。須臾。躡進一個雄壯漢子。年可三十餘歲。生得虎背熊腰。黑麻面孔。穿一身青布短衣。外圍一件蓋膝的短袍。下面腿裏緊束。却穿一雙跑山的多耳麻鞋。進得廳來。直着兩支大眼睛。略哼玉林一聲不響。逡奔內院。並一迭聲亂噪道。酒來酒來。有甚麼飯也。快拿來。俺吃罷。還要約人過澗去哩。便聞那媳婦道。你且等一霎兒。如今有酒客等菜下酒。且待俺料理畢。再打發你吃吧。這裏玉林方怙愒那漢子。不像酒客。忽又聞那媳婦吵道。你這是甚麼道理呢。你就是嘴害饑。也別抓人家的鷄吃呀。那漢道。道理不道理。俺吃了。

再說。左右那烏酒客也閒的沒幹。你不會再與他殺一支麼。玉林忙由後牕望去。早見那漢。搶起大盤。由鍋中撈盛了香噴噴的肥鷄子。不容分說。端了便走。玉林一瞧。不由氣往上撞。連忙拔步。拾向後院。方一脚踏出廳後門。恰好那漢正要進廳。彼此一眦眼兒之間。玉林笑道。你老兄怎的不講道理。凡事有個先來後到。譬如（句）那漢子擎了熱盤。正焯的手指生痛。猛見玉林阻路。便罵道。甚麼先來後到。老子自吃鷄。干你烏事。說着。大拔步仍然前闖。玉林見他蠻的過分。想用個手法。奪取那盤。方略抬手之間。不想那漢脚下慌張。吭哧聲。自家跌倒。盤碎鷄滾。還不算。偏偏又濺了一臉的熱湯汁子。只氣得他一個鯉魚打挺跳起來。不管三七二十一。向玉林當胸一拳。玉林略一閃身。忙叫着。你且住手。那漢子那裏肯聽。反登時左五右六。揮動兩條健臂。只管向要害處攢打將來。雖是些七亂八糟的怯着數。但是拳脚到時。也十分有些蠻力。這一來。玉林

怒氣全消。一面招架。一面哈哈的笑道。你老兄有如此本領。怎的却捨人鷄子吃呢。咱不打不成相識。俺就作個東道。請你同飲一回如何。正說着。那媳婦子提了火棒。也便趕到。見玉林輕手輕脚。逗得那漢團團風轉。因噪道。你這人真沒有的。人家請你吃酒。也就是咧。你還只管耍猴兒怎的。說着舉火棒。一隔兩人。不想那漢。正一個餓虎撲食撲過來。油鉢似的大拳頭。猛然一挂。却正挂在火棒上。那棒猛然一反。拍的聲。却打在那媳婦額角上。那媳婦呀一聲。頃刻間額角墳起。這一來。玉林轉怒。只攔開那漢來拳。略一進步。右腳起處。那漢往後便倒。玉林提拳。方要趕去。那漢一翻身。早跳起來。玉林不待他脚步站穩。趁勢兒一甩左脚。又是個迴風掃葉式。只踢得那漢。跌出數步之外。這裏媳婦子忙叫別打的當兒。只見那漢。奮然跳起。指着玉林大喊道。好麼。你這廝不要走。等俺約人來。咱就打個樣兒瞧瞧。俺王大胆。在參幫中創了好些年。若叫你擲

了尖兒就不用說咧說着氣吼吼正要拔步只見玉林拍掌大笑道得罪得罪原來你老兄就是王大胆呀咱們閒話休題俺問你安樂村有位參客王策莫非是足下麼說着笑吟吟拱手趨進那漢愣怔怔的道兄台何人怎曉得俺的賤名呢玉林笑道這段事說起來話長咱且進廳相敘吧彼此一拱手兒之間那媳婦却光着眼兒撇着嘴兒道你兩個到底是怎麼回事呀方才奪鷄打架鬧得吓煞人如今却又嘻嘻哈哈這不是誠心攪人麼那漢聽了忍不住撲哧一笑便道這都怨我嘴饞你快檢起鷄子來洗切浮了來過酒不題那媳婦自去料理且說玉林合那漢一逕入廳相與落坐彼此對斟了一盞和氣酒兒然後由玉林一述自己的姓氏來歷並在衣袋內取出廷趁的家書那漢一聽哈哈大笑一面閱過家書一面笑道原來鄒兄業已尋俺數日若非今天廝打竟要當面錯過不瞞您說俺在這裏人只知俺叫王大胆你只去尋王策那裏

會有方才也是俺事忙嘴緊。一陣胡鬧。却得罪得緊。正說着。那媳婦亂着髻髮。額角上鼓起一個小苞兒。端到鷄子。並又提了一壺熱酒。惡狠狠瞟了王策一眼。方要盪去。不想王策猛然站起。一把拖住他。向懷中一扯。却笑道。今天咱們都是自己人。且一同吃酒。容俺與你消消氣如何。一言未盡。那媳婦呸了一聲。揮手便走。正是。

不因野店逢參客。 怎向深山得異聞。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述洄溪俠士驚奇 貪杯罈酒徒醉臥

且話玉林。見王策拖那媳婦。正在心下好笑。只見那媳婦掙脫跑去。王策却撫掌大笑。玉林心下。略爲怙懣。料王策是豪爽一路人。大胆之名。定不虛傳。因笑道。俺自到參場以來。所見的參客們。都是淹淹搭搭。像王兄如此爽快的。却

不多見。便是那場主王悅。俺遠來相訪。直候了這幾日。也沒得見他的金面。連他宅中僕人們。也沒些高興氣兒。難道參場中。有甚不高興的事體麼。王策笑道。若說不高興的事體。誠然是有。但是那王悅。合一羣參客們。也特煞的遇事沒抽展。只會大眼瞪小眼。咳聲歎氣。通不想個正經計較。所以俺賭氣子。跑到此間駐腳。就爲料理那椿不高興的事體。一語引出奇文。如春雲乍展。且喜三兩日來。已被俺略探出些形跡。却還不甚了然。那會子俺去約朋友。今夜再去窺探。却值那朋友沒在家。所以俺忙忙跑回。急於用罷飯。再另去約人。不想倒合鄒爺打將起來。說着與玉林斟滿一杯。又唱個無理諾。玉林道。王兄所料理的。想是爲參業的事了。究竟是椿甚麼事體。就值得參主參客。都不高興呢。王策拍膝道。如今參業上。生了絕大的阻礙。眼睜睜大家失業。你叫他怎的高興呢。並且參客們。業已死掉許多。死的情形。更爲可慘。也有尸骨無存的。也有



踐踏作肉餅的。也有賸些零肢斷體的。起初大家都猜疑着挖參之事。是亂掘地脈的營生。或者觸怒山靈。致有凶禍。又疑是山盜潛伏。殺人奪貨。便亂糟糟向山祭禱。帶刀出發。只管鬧的烏煙瘴氣。但是通不相干。還是死人如故。參主王悅。沒貨可收。所以連日價遠出。清理賬目。大有歇業之勢。衆參客見此光景。越法的愁歎異常。正這當兒。又有三個參客。死在那洄溪澗邊。玉林道。洄溪澗。莫非就是沙溪小橋右邊。那條深澗麼。王策道。不錯。那洄溪澗。是赴參圈的。一條要路。所以參客死掉。往往都在那裏。也問有既已過澗。却死在參圈左右的。玉林拈杯道。甚麼叫參圈呢。王策笑道。鄒兄。你這却不懂了。那產參之所。便叫參圈。單有一種能識參苗的山客。他但察視土脈氣色。便知產參盛旺與否。便如礦師踏勘礦苗一般。由他相定參圈。然後大家開採。但是也往往有零散參地。那就在參客們的運氣眼力。自家去尋挖了。玉林笑道。原來如此。既這麼

說那參場主人合參客全仗這參圈作生意了。王策道：「那何消說呢？當時俺見參客們如此摧傷，不由好奇心起，一定要探個實在。究畢是甚麼惡物肆虐，衆參客便道：『王老哥，你素號大膽，你如果探明底細，咱設法除掉惡物，維持參業。俺大家一言爲定，所得之參都分與你一半。』如何？」俺笑道：「衆位若這般說，俺王大膽一條窮命，却賣不着，咱都是客夥，何在乎甚麼酬謝呢？」玉林聽了，連連點頭。王策道：「那時俺話雖說出，心下也是怙懞，便帶了防身器械，悄悄赴洄溪澗，覘望一回，不知怎的，一到那澗旁，就覺着渾身起粟，白日裏覘望兩次，也不見甚麼動靜。俺那時已在此店落脚，不怕鄒爺見笑的話。有一天晚上，月明如晝，俺正在悶坐無聊，自家尋思：『覘望一兩日，通沒動靜，難保衆參客不暗笑我沒得膽量。』」正這當兒，恰好店婆（指那媳婦子）盪來，笑道：「你這兩天撇嘴沉臉，就像誰該你二百錢似的。如今有酒，咱且吃些解解悶罷。」俺一瞧店婆兒，紮括得

光頭淨臉。並且眉歡眼笑。鄒爺。你是闖山南走海北的人。外面頑笑場的事體。有甚麼不曉得。當時俺一瞧店婆兒。騷騷兒的模樣。便知他要起發客人。但是俺一想參業將歇。那裏會有高興。不由低着腦袋。仍然沉吟。玉林聽至此。便笑道。俺猜王兄不會總低着腦袋吧。王策嘆味一笑道。鄒兄真個一猜就着。今簡斷捷說。當時俺既聽有酒。又搭着店婆子那番模樣。不由便登時鼓起興致。俺原想酒後。合店婆且自睡他娘的。那知酒之爲物。真能增人膽氣。俺吃到半甜之後。想起俺王大膽三字的大名。想想就要塌檯。不禁不由便引起俺那渾楞性兒。暗想那澗溪旁。雖白日裏。沒甚動靜。安知夜裏也沒動靜呢。於是俺趁着酒興。一氣兒跑向澗旁。那時節。已有夜半光景。一輪月色。照得滿山裏清光皎皎。俺一向去覘時。總沒敢過澗。這次俺都不管好歹。便一逕的覓路過澗。那條澗雖是深澗。却是旱澗。沒得水。當時俺攀蘿附葛。既到澗那邊。先伏在深草內。

略爲傾耳。但聞得風聲樹聲。並間有老梟夜咯。其餘也沒甚動靜。於是俺又轉向赴參圈的道徑上。想察個仔細。這條道。在往常本是俺參客們往來必經之路。因爲防備落雨天氣。便在那道上。蓋有三四處避雨的小茅亭兒。當時俺一路留神。方到一所茅亭邊。不由便吃了一驚。只見那茅亭。平鋪的碎在地下。非燒非折。便如有千軍萬馬。踐毀的一般。再仔細一瞧。那片壞亭。還有一片破皮囊。也攙在裏面。此類皮囊。俺一入眼。便知是參客的當時。俺駭歎之下。還想往前覘望。忽聞遠遠的參圈方向。似乎是青豹子一般。狠狠的吼了兩聲。不瞞鄒爺說。俺少年時光。甚麼都好習。走販打獵。都曾幹過。所以俺一聞遠遠吼聲。便知是豹子。當時俺凝神傾耳。正在思量參圈所在。定有惡物。便又隱隱聞得一陣哞哞怪吼之聲。這次俺細察聲音。却再也辨不出是甚物件來。但是接連着叫吼越兇。竟似乎許多猛獸。馳逐廝鬥。俺那時酒仗了膽。方要趕將去覘個究竟。

竟猛一抬頭。就見前路半里外。似乎是擁來一片絕大的黑雲。月光下塵頭颺起。便似濛濛淺霧。並且萬蹄蹙踏。其聲如雷。堪堪的就奔壞亭。玉林聽至此。不由神聳。恰值那媳婦來喚熱酒。隨手與玉林斟送一杯。玉林不暇瞧是誰。便一把捏住那媳婦的手兒。道。王兄不要客氣。你快說底下吧。只捏得那媳婦。啞了一聲。玉林猛悟。不由釋手大笑。那媳婦却向王策笑唾道。你這套胡縐亂嘮。昨晚吵的人。覺都睡不着。如今又向人家（指玉林）說象聲咧。於是大家都笑。王策接說道。當時俺見此光景。不知奔來的是魔。是怪。或是甚麼惡獸。忙慌之下。只好且尋躲避之處。虧得壞亭之旁。有幾株大橡樹。於是俺忙爬將上去。方在樹枝上。隱住身體。只見那片黑雲似的東西。離壞亭還有數十步之遙。却忽的轟一聲。岔向別路。這時俺覘得稍爲分明。原來那片黑雲。却是許多獸類。擁擠作隊。便似擠熱羊一般。爲首一物。龐然特大。隱隱轟起兩支怪角。非鹿非馬。還

沒轉眼之間。業已引了那羣物兒。風馳而去。俺神定良久。下得樹來。就那岔路上。覘望一回。但見深草都平。竟辨不清甚麼去跡。話雖如此說。但是俺經此一覘。確曉得涇溪澗邊。並參圈所在。定是甚麼猛獸爲患。他們有猜疑是驚怪的。却通不相干。自此後。俺便連日價想約朋友。各攜帶火鎗等物。先向涇溪澗去料理一番。那知俺白跑了兩日。朋友們都沒在家。那會子俺又想起兩個朋友來。急欲去約他們。今晚前去。不想却巧遇鄒兄。說着匆匆跣起。道俺今天所欲約的朋友。都有膽量。並且手脚也來得。俺這就去知會他們。鄒兄且自慢飲。吃醉了。便合店婆睡大覺。你等俺料理事畢。咱再回回參場吧。玉林笑道。王兄且慢。依我說。你不必去約貴友咧。今晚上。俺陪你頑一趟如何。王策沉吟道。恁若去。可不是頑的呀。俺看那羣黑物件。十分兇實。鄒兄沒在獵場子裏頑過。俺到那裏。有個心驚膽怯。倒不得勁兒咧。玉林一聽。不由雙眉軒動。哈哈大笑道。

王兄不必多慮。俺一路到此。也見過毒惡之物。何懼那不知名的獸類呢。因將斬掉錦繡蛇之事一說。王策聽了。大悅道。鄒兄有如此本領。咱還怕他甚鳥。鄒兄連日悶着尋俺。俺爲尋朋友不着。也心頭悶了大疔氣。如今咱可要痛飲一回。咧說着。與玉林斟滿一杯。如飛跑去。玉林只當他是自去取酒。不想後院灶下。那媳婦一陣亂笑。玉林望去。只見王策攔腰抱起那媳婦。一手托背。一手托定腿灣兒。竟自向草廳跑來。那媳婦仰起臉兒。笑得頭髮都亂。一面價兒腳亂蹬。王策都不管他。將入廳門。却狠狠向那媳婦腮上。香了一口。隨即一個怒式。颼一聲。拋向玉林懷中。他却跌脚大笑道。俺這些日。只管發悶。今天總須痛快。下子哩。這時玉林正略扶那媳婦。一面含笑。那媳婦儘力子一挂玉林膝蓋。跳起來。指着王策唾道。你作死。也不檢好日子。俺可沒福分。陪你們吃酒。白不赤的。甚麼樣兒呢。說着。嗤的一笑。方要跑去。却被王策一把按住旁座。這次王

策真個的開懷痛飲。那媳婦偏會使促狹。便暗地裏一蹙玉林的腳尖兒。登時眉歡眼笑。只顧用大杯去灌王策。玉林不便攔阻。只得含笑默飲。但見王策擡拳勒袖。酒到杯乾。吃兩杯。憨笑一陣。不多時東搖西晃。舌頭都硬。却忽的苦着臉子。拍案道。鄒大哥。你別着俺王大膽。毛包似的。就是走到那裏。都有個人緣兒。您不信。待俺說兩件事。你聽。俺那年輕時。你當俺那臉子。就這個樣兒麼。嚇。就別提多麼漂亮咧。真是碧青的頭皮。粉嫩的臉彈。一笑。倆酒窩。一口的糯米牙兒。有一天。俺合同學朋友吃酒。人家都散了。那固大學長。就是不放俺走。只管趕着俺摸摸索索。又叫俺甚麼小把弟子。那媳婦聽至此。只笑得前仰後合。趕忙又斟上一杯。玉林含了一口酒。幾乎笑噙出。却忙噴在地下。王策端起酒。向嘴去灌。却由嘴角上。淋了下來。他却接說道。鄒大爺。真是俗語說的不錯。人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當時俺醺醺糊糊。辭別了大學長。也沒理會。後來俺酒



醒。只管不懂這小把弟子是怎麼檔子事。到如今俺却早明白過來。原來是那麻檔子事。喂。鄒老爺（醉態如畫）你瞧那事兒。雖不體面。但是俺總算有人緣兒。說着屈指道。這是一件了。玉林此時只管忍笑。便道。王兄快醉咧。少用酒吧。咱今晚還有正事哩。王策一裂嘴兒道。不打緊。這幾盅酒。不過濕濕嚙子罷了。得咧。我的鄒大哥。咱哥兒倆不錯呀。你別攔我話頭兒。於是向那媳婦一些牙兒道。鄒朋友。您瞧俺這個媽。真是一百個不含糊。要說俺王大胆。論長相兒。像個豬八戒。論錢財兒。像個窮光蛋。說着拍拍的拍胸道。咱憑良心說。就憑俺王大胆。啣個冷子。撞到這裏來。俺這個媽（指那媳婦）居然是歡天喜地。親熱熱。陪着我吃。陪着我喝。陪着我說說笑笑。末後又脫出細皮白肉來。由着我（句）嗜。好快活。玉林瞧他神色。正在撫掌大笑。那媳婦却猛從王策腦後。拍的一掌。王策一縮頸兒道。喂。鄒爺。今天請你說句公道話。俺這個媽。待俺這件

事。您說俺是有人緣沒有。甚麼話呢。在外邊胡混的人。就難得個不討厭。有人緣呀。說着。往後一仰。幾乎連椅便倒。玉林見他酒多。方道得一聲。王兄說得是。咱且罷酒用飯吧。那媳婦聽了。向玉林一擠眼兒。玉林正在忍笑。只見王策。忽的拍案道。哈哈。可是這個話。又說回來咧。甚麼他娘的人緣狗緣。說實了。俺王大膽。是個苦小子。七八歲上。俺便死掉親娘。一直的長到這麼大。還沒說上個老婆。在外邊東遊西撞。苦力氣。也賣過。大錢鈔。也花過。却就是一個朋友。也沒交下。更可腦的。是俺好喝兩盅。好合娘兒們。打個哈哈兒。這並非爲非作歹呀。偏他娘的。有羣多嘴淡舌的人。背地裏只管啣啣俺王大膽。不夠朋友。說着。跳起頓足道。我曰你娘。那個勸我戒酒戒嫖。我就馬上拿他當小把弟子。呵呀。苦哇。可歎俺王大膽。這一輩子人。怎麼一個好王八蛋。也沒遇着呢。說着。嚙喂聲。酒杯落案。大嘴一撇。竟要抽抽達達。張得玉林又驚又笑。正要扶他醉臥。只

見王策哇的聲放聲大哭。接着便腿子一軟。連椅栽倒。玉林顧不得笑。忙去攙扶。只見王策業已醉得爛泥一般。那媳婦却笑道。我叫你只會擺佈人。如今俺也擺佈你一下子。因向玉林道。你老不必理他。停會子。他自醒的。於是與玉林一齊動手。扶起王策。直至後院一處靜室內。由那媳婦將王策放置在榻。玉林瞧那室內。寬榻長案。靠北壁還有奩具之類。西間內似是空屋。門兒虛掩。春光景似是寢室。但是那穿堂壁上。却掛着一口短劍。靠壁角又豎着一桿明晃晃三積起脊的標鎗。玉林見狀。正暗忖短劍標鎗。定是王策所用的兵器。只見那媳婦笑嘻嘻。瞅定自己。却向西間一努嘴兒道。你老若害酒困。也向那屋內歇歇吧。你若好靜悄。待我去摘落酒帘。關了店門。咱索性都歇一霎兒。可是你說的好來。既招進客來。就須叫客人受用。說着抿嘴一笑。玉林忙道。店大嫂。俺謝謝你。如今王客人已受用的這般模樣。俺却不想受用咧。老實說。俺還須用飯。

去哩。說着。匆匆趲出。不想那媳婦。隨後跟來。忙碌碌伺候。玉林用飯。且說玉林。一面用罷飯。一面思忖。王策在洄溪澗邊所見之物。瞧瞧日影。方才轉西。一看。王策。突自醉得。鼾聲如雷。料他一時醒不轉。便信步趲出店門。沿溪岸徘徊。一回。又到那小橋上。望望赴洄溪澗的路徑。只見那徑上。草萊叢雜。枝木甚茂。一處處。高下長林。直接到偏北一條蜿蜒曲徑。那曲徑隱隱綽綽。越前越低。似乎。是直接澗脚。可以過澗。這當兒。長林中。羣鴉亂噪。一片斜陽。返照入林。更有許多的山禽野鳥。如逞嬌吭。十分得意。玉林信步。轉上高阜。正望的有趣。忽遙聞。溪那邊。洶洶然。隱隱有聲。便如春潮突起。玉林方暗託道。王策說此澗。係是旱澗。怎的似有澗水奔注呢。正要下高阜。去望個仔細。忽覺眼前一黑。便有一大片玄雲似的東西。其疾如箭。刷一聲。竟由澗那邊。直擁過來。玉林見狀。不由大驚。正是。

莫謂深山逢不若。且從天際識驚鴉。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勇俠士獨探洄溪 莽竹牛羣坑坎阱

且說玉林猛見那一大片黑物。只認是王策所說的甚麼獸類。正要隱身覘個仔細。那知那大片黑物。既刷過澗來。便唵喇聲。紛投林際。玉林定睛一瞧。不禁一笑。當即轉步。原來那大片黑物。却是一大隊烏鴉。當時玉林慢步蹙轉。思忖着羣鴉忽驚澗那邊。定然有異。須臾到店。一瞧王策。還依然睡得死狗一般。玉林不由暗忖道。這個人（指王策）。糊糊怪怪。怪不得他老子說他沒考究。他那會子一片話。那裏便信得。俺只管在此呆等。作甚。沉吟間。只見那媳婦來送燈燭。問知玉林要去。便笑道。他（指王策）方才醒來。要茶吃。只怕一會兒就許醒酒。的。玉林聽了。只得就草廳上。暫爲等候。那媳婦又泡上茶來。便合玉林閒談。

些沒要緊。須臾村柝敲起。月色大明。堪堪已交二鼓時分。那媳婦去瞧王策三兩次。却依然酣睡不醒。燥得玉林甚麼似的。沉吟一回。便向那媳婦道。少時王爺醒來。你只說俺已赴泃溪澗便了。於是草草結束。自去取了穿堂內那桿標鎗。一瞧王策正在睡的。扎手舞脚。滿屋中酒臭撲人。不題那媳婦送出玉林。自去關門靜候。且說玉林放開脚步。趁着一天月色。沿溪行去。不多時。過得小橋。直奔那澗。一路上傾耳凝眸。處處留神。但見月照高林。一處處篩銀簾。玉那由柯葉上穿漏的碎光。映到草頭。便如螢螢曉露一般。再望到遠近沙徑。皓皓一白。微風過隱。似浪紋蹙動。夜景如畫。玉林不暇細玩。夜景。便按着白日所覘的道徑。向偏北那條蜿蜒曲徑。逡巡行去。果然是越行越低。其中草葛糾結。碎石礙足。玉林一面走。一面用標鎗撥路。須臾抵一陡峻斜坡兒。兩旁都是巔巖土岡。那斜坡長可百數十步。巖峻非常。直抵澗底。玉林駐足。向澗底略爲窺探。

只見黑漆漆不辨深淺。這時夜風徐起。又聽得澗底唼唼亂響。又似風聲。又似水聲。玉林雖記牢上策旱澗之語。但是白日裏。不曾到澗邊看清。此時那敢冒味。於是略爲沉吟。先拾一鵝卵石子。順斜坡投將下去。傾耳聽聽。却沒動靜。玉林料那石子。定是爲草葛所阻礙。於是置下標鎗。索性由徑旁。掇起一塊石砧。大的圓石順坡兒推將下去。但聽轟隆隆一陣響。借着山音兒。渾似雷鳴。這一來樹上淒禽。紛紛驚噪。玉林傾耳之間。便聽得那圓石。一氣兒滾到澗底。砰的一聲。十分遲重。玉林知是旱澗。這才放下心來。便提起標鎗。當作了瞎先生的明杖。一步步試探下坡。越過數十步。倒還罷了。又蹙了十來步。只覺脚下滑靱。玉林一步踏歪。幾乎跌倒。趕忙用標鎗支住身體。趁月光細瞧那徑上。却生了堅滑纖冗的野草。一片糾結。不堪駐足。玉林見此光景。只得凝神靜氣。施展出輕身內功。索性的倒拖標鎗。以趁趨勢。便一氣兒放開脚步。儼如飛行一般。一

選的直刷下求。那知人凡有所恃。就會失險。當時玉林跑得來。雖然痛快。不想將到澗底。却有一處懸崖似的大石槎枒。偏那上面醜枝橫生。硬柯攢拏。其中有一枝森森怒撐。便似鬼臂。玉林一不仔細。只顧了凝神穩步。預作住勢。不想後面那標鎗三。不知向上一顛。恰巧躡入那橫枝枒槎上。玉林不知就理。恰又當駐足不得。百忙中。向後儘力子一拉。那標鎗原想趁着勢力脫而出。那知用力過猛。鎗雖頓然立脫。却閃得玉林一個踉蹌。玉林急忙拔脚作勢。想穩身體。颼一聲。左脚邁出。方暗道不好。身兒一歪。竟自咕碌碌順勢而下。原來玉林駐足之所。只有尺許寬窄。所以一下子。竟自邁空。滾身而下。且喜玉林。腿脚便利。只抵澗底之間。早已躍然而起。但是只覺足下虛軟異常。定睛一看。不由大驚。便趕忙提氣。略挂標槍。刷一聲。躍離本處。就那坎沿。向下一瞰。便如到了無底澗邊一般。原來玉林滾落之所。却是石壁上平伸的一片短松。因枝柯繁密糾



結。又有歷年的壁上落葉。經雨糜爛。漸凝漸多。竟自渾成一片。就像個極大的鳥巢一般。下面便是一處數畝大的深坎。在澗底竟如深潭。此等所在。乍聽來似乎稀奇。其實深山老峪中。洞穴坎陷。千形百狀。橫穴豎坎。儘有出人意外的哩。作者若要細說。還須另來一部山水遊記。但是未免耽擱諸公急欲聽熱鬧下文咧。當時玉林就坎沿下視一番。暝不見底。四外邊沿。大約數畝。且喜非過澗正路。且自由他。於是玉林就坎旁。略爲坐息。依然提鎗起行。這次是由下而上。那坡道不但寬闊。並且十分平坦。須臾過得澗來。只見靜宕宕好一片廠豁地勢。玉林躊躇一回。約略依王策所語。姑且向赴參圈之路。覘覘光景。不多時。果見一處壞亭。平鋪狼籍。玉林心思偶動。想從那堆爛茅斷木中。查查形迹。便用標鎗撥尋良久。忽見月光照處。有一物黑熒熒的。拾起一瞧。却似乎是半段牛角。那一段。裂作斜岔兒。似乎是奮鬥觸折的一般。但是那牛角。不同尋常角。

體寬扁。有如刀式。並且生有鋸齒。十分鋒利。雖是半段。已有六七寸長短。玉林端相一回。雖不解是甚獸角。但是回想王策所語。知此間定有獸類出沒。於是索性的也登亭旁之樹。候覘動靜。却用那標鎗支起遮日柯葉。日不轉睛的靜覘良久。說也好笑。慢說是通沒動靜。便連個風吹草響都沒得。但見一輪大月照徹滿山。玉林猴在樹上。望見自己的身影兒。不由忽的好笑起來。暗想道。我好發呆。這倒應了古語兒。守株待兔。只管呆在這裏。豈非笑話。於是跳落樹方。要循道前覘。忽聞澗南方向。隱隱的狼嗥大作。其聲奮急。並且挾奔號之勢。似乎足羣狼大鬪說時。那時快。就這狼嗥聲裏。忽的山風暴起。四山草木蕭颯。有聲。須臾。狼嗥聲漸聞漸近。並聞得洶洶轟轟。勢如春潮暴漲。竟一片價着地捲來。（筆亦有風雨驟至之勢。）玉林急向聲來處望去。但見月色濛濛中。暈簇起一團風色。高似浮屠。勢如箭激。（寫奔曠馳逐之勢。筆力橫絕。）正這當

兒羣狼嗥聲。越兇。接着又哞哞的數聲怪吼。這一來。玉林大詫。急切間。只得仍然上樹。方就橫攔。隱住身體。便見十來支大青狼。沒命的豎尾跑來。一陣價縱橫奔突。這裏玉林眼光一眩。便見緊跟狼後面。早又捲到數十支奇怪的獸類。渾身烏黑。頭聳雙角。體格擁腫。有似犢牛。腿細且長。又類麀鹿。獨有那一張大嘴。更爲駭人。非虎非豬。但見鋸牙巉巉。其中一物。體格獨大。吼一聲似發號令。還沒轉瞬。當兒。那羣青狼。早一個個被餘物噬踏起來。於是彼此價相聲大叫。砰訇奔逐。夜靜山空。聲聞遠近。饒是玉林。也未免心驚膽悸。正在駭視之間。只見羣狼。已個個藥碎在地。只賸了那羣物兒。歡躍戲逐。十分得意。少時更互爲牴觸。散開來任意遊行。但是那大物所在。衆必趨之。或如衆星拱斗。或如羣鴉隨鳳。有時擁擠不堪。惹得那大物。暴吼猛觸。衆物雖惶然奔避。但是不轉瞬間。依然擁擠上去。（吾思今之當道者。往往爲其黨類所包圍。不禁啞然。）更

互相跳跟追隨。就是不離這個大頭子。張得個樹上的玉林。且驚且笑。暗想道。果然王策之話不虛。此間真有這般怪東西。但是這班非驢非馬的物兒。居然攪得衆人失業。他還自鳴得意的。死命盤踞地盤。看他行徑。合方才死掉的狼窻子們。也差不了許多。這等以暴易暴的東西。也就不可惡的緊。但是兇如虎豹。他到底還有個真面目。像這班兇物。黑魃魃。醜穢穢。臭闖闖的。雖擺足大架子。抖起十分威風。究竟是個甚麼物兒呢。恹恹間恰好有一物。慢條廝理的。蕙玉樹下。望望月光。却又搖搖頭兒。一低兩支角。向樹蹭觸。看光景。狠透暇逸。這時玉林。望得分明。方曉得這班物兒。竟是牛類。不過是嘴角腿蹄。稍有異樣。並且後胯上。都作旋毛。直至蹄脛。那毛紋。却隱起竹節樣兒。不消幾觸。那株樹業已稍頭晃動。上面玉林。一面暗作準備。一面想趁空跳下。先刺殺這一物。再說。正這當兒。便見那最大之物。猛的趨風。在這一片廣場中。團團大轉。引得衆

物合樹下之物。一陣價都奔去。頃刻間蹄聲雷動。都跟那大物旋轉起來。偏那大物。又前趨後退。左盤右旋。後面衆物。也便亦步亦趨。頃刻間風聲大作。直鬧得月色無光。樹上玉林。不由暗驚他們。噉踏兇勢。正在怙愎。怎的先去刺殺那個大頭子。忽見衆物。唵一聲。齊奔岔道。前排後。盛個個爭先。玉林只認是又有狼來。仔細一看。却是那個最大之物。先奔岔道。所以衆物。都隨將去。於是玉林趁空兒一躍而下。方就樹後。略爲定神。倒拖標鎗。正要飛步趕去。猛見岔道上衆物。倏的一分。說時遲。那時快。吼聲起處。那最大之物。竟自風也似反奔將來。兩支兇睛。奇光發越。玉林不暇他顧。用一個健鶻摩空勢。一挂標鎗。騰身兩丈餘。從斜刺一順標鎗。躲過那物猛撲之勢。喝聲着。向那物後尾便刺。只聽噲的一聲。如中石塊。倒閃得玉林撲地一交。急忙爬起。還不暇端穩標鎗。那大物猛一轉身。鉅玉林業已咫尺。好玉林。用一個倒翻鯨浪式。托的翻向後數步開外。

兩足方才落地。那大物雙角一低。哐一聲。貼地便觸。玉林忙一擺標鎗。儘力價  
踴身刺去。那知忙中有錯。因方才急於翻跳。以避其鋒。不知怎的。那標鎗却鎗  
鋒朝後。這當兒再想掉轉。業已不及。偏搭着兩下力猛。那大物負痛大吼。亂擺  
頭尾。只雙角一絞之間。玉林急待抽鎗。倒牽得自己前撞兩步。原來那雙角交  
逗。彎彎的似兩個半圓形兒。尖兒不合處。只有寸許。所以一時間竟絞住那槍。  
急切間。抽拔不出。當時玉林大怒。奮起神威。便趁那絞住之勢。在雙角中。一陣  
亂攪。原想攪翻那大物。再作道理。不想那大物野性大發。四蹄亂刨。吼一聲。竟  
趁着玉林攪勢。忽的人立起來。這一來。玉林越驚。被他角鉤標鎗。只爲合他對  
面相持。但是一瞬之間。玉林又望見那大物額頸兒下。却有一處月光形的白  
毛兒。時時的呼吸凹凸。看光景。皮膚甚薄。玉林心思來的快。登時想起刺他後  
尻鎗却不入。一定是此物通身盛膚甚堅。這白毛所在。或者就是此物的要害。

之處。正在力抽標鎗。想趁勢刺他領下。那大物儘力一吼。猛一擺頭。但聽噉噉。噉一聲響亮。不但那物雙角立折。便連玉林標鎗也登時折爲兩段。一個反跌。勢却將玉林甩出數步之外。玉林大駭。手持那半段鎗。忙掉轉鎗鋒。一躍而起。方要踴身再進。不好了。只見那太物負痛盤旋。頃刻間。據地大吼。這一來。衆物齊吼。風也似都向玉林。好玉林。真是急中生智。回頭一看。虧得已距澗不遠。便一擰身。颼颼連躍。原想是奔赴澗底。再作區處。那知方到澗邊。不及駐腳之間。那大物業已撲到身後。玉林大駭。從斜刺裏急忙一閃。那大物奔勢收煞不住。一道黑烟似的。正現在玉林面前的當兒。玉林猛然得計。忙飛右腳。向那物脅下。便是個蹬倒太山式。只聽轟的一聲。那大物四足朝天。一個翻滾式。恰好撞到下澗的斜坡兒。玉林趕去。儘力子又是一腳。這一下兒。用力過猛。不但那大物登時跌入澗。玉林腳勢收煞不得。一個馬前鎗。也便相隨而下。原來那獸類

奔跌。都是豎勁兒。你若迎頭抵禦。是萬萬不成。玉林從橫下着力。所以得下。當時玉林。猛然跌入澗。且不暇去顧那大物。趕忙手足攢力。收住急滾之勢。一伸手。抓住一叢藤蔦。還未站將起來。便聽澗上面。衆物奔吼如雷。頃刻間。數道黑影。便如流水就壑一般。一陣價相繼投下。但聞澗底。亂吼亂撞。鬧了個天崩地塌。這一來。倒將玉林怔住。只好拎着半段鎗。伏在藤蔦邊。靜觀其變。向下望望。但見黑影亂攪。怪吼連連。那一片騰踏之聲。好不兇實。直鬧了兩個更次。這才聲息稍靜。再瞧黑影兒。一些也沒得咧。却是還聞有吼聲。似乎是有氣沒力。玉林揣測良久。通沒作理會處。不多時。曉風拂拂。天光漸亮。那深澗之中。却起了層濛濛晨氣。便如雲堆霧捲。玉林向下張時。恍似絮海一般。那裏能辨得一物。須臾。旭日漸升。晨氣漸斂。玉林辨得坡徑。方一步步蹶將下去。始而防澗底必有隱伏的衆物。及至行抵其處。却一個物兒也沒得。但見一片蹄迹。重重疊疊。



直至那處深坎沿邊。越法的縱橫交錯。玉林四顧之下。不由大疑。暗想道。這羣物兒。分明都投向澗底。澗四面峻坂陡坡。難道那樣蠢笨的物兒。就都會上澗跑去不成。怙憊間。暫近坎沿。向下一瞅。只見深草沮洳中。有一堆黑壓壓的東西。仔細一望。蹄角赫然。竟是那羣物兒。都已枕藉死掉。這一來。玉林大悅。沉吟回料理之法。只得且尋王策。再作道理。便一逕上澗。方從那來的路。暫過不遠。只聽對面樹林裏。王策喊道。喂。鄒兄。你這手兒。可不對呀。你這一高興。不打緊。却叫俺跑了半夜。玉林望去。早見王策短衣仗劍。禿着頭兒。領了三四個彪形大漢。一色的刀棒簇簇。如飛奔來。原來王策半夜酒醒。由那媳婦子告訴他。玉林自赴洄溪澗的話。王策大駭。恐怕玉林有失。趕忙就左近村落約尋了三四個壯健莊漢。匆匆趕來。你想他半夜三更。就各村中敲門打戶。村戶們疑有盜警。那裏便敢開門。及至問明緣故。又彼此的尋莊漢。抄傢伙。大家匆忙之下。又

未免議論回探望的路徑。有的主張直向洄溪澗。有的便主張先向溪沿左近。喊喚一回。這一耽延。早已五更時分。偏搭着王策宿醒未盡。一路上踉蹌踉蹌。山曠怪叫。實拍拍的大交。跌了無數。偶望見立石枯樹。以個人影兒。他也就大呼鄒兒。奔去瞧瞧。因此之故。直至這時光。才遇着玉林。當時彼此廝見。玉林不暇笑。王策摸樣狼狽。便匆匆一述自己所見。衆莊漢聽了。都各駭然。王策拍掌道。怎麼樣。可見俺所見不虛。快快瞧瞧那羣黑物兒。究竟是甚麼獸類。再作道理。玉林道。咱不如喚集左近的莊衆。大家設法兒去料理那羣物兒。開剝來。取他的皮角肉。豈不甚好。衆莊漢道。有理有理。既如此。你二位先去瞧着俺。便轉去喚人。索性的連繩槓應用之物。都帶來。您道好麼。不提衆莊漢如飛鷺轉。且說玉林王策循道。暫回一逕的匆匆下澗。直至坎邊。王策彎倒腰。向下一睜。只驚得舌橋不下。因向玉林道。鄒爺真好本領。你看那鋒快的怪角。不就似鋼刀。

麼。玉林笑道。這也是俺僥倖罷了。俺看此物。有些呆氣。那大物兒。經俺踹下澗。其餘的便紛紛投入。但是他那兇猛力量。也委實可驚。說着。將那半段鎗與王策一看。王策越法駭然。便合玉林。循斜坡。蹶上澗那邊。就那壞亭下。徘徊一回。這時。不但王策駭詫。便連玉林也有些後怕起來。只見壞亭旁。那片廣場。便如有千軍萬馬。噉踏過一般。蹄痕深印。細石都碎。數畝大的地面。恍如翻了個個兒。兩人一面觀覽。一面就亭旁石塊上。小坐歇息。王策沉吟一會。于忽愕然道。據鄒兄方才所說。這羣物兒的聲勢聲動。只怕俺那夜裏所聞參圈方向的動靜。就是這千東西作怪。無怪乎參客們死掉許多。但是俺那夜裏。還聞得參圈方向。夾雜着豹子吼聲。如今猜測來。莫非那參圈所在。還有豹子。一時間相遇。廝鬥麼。玉林道。王兄猜的不錯。你看這羣牛也似的東西。只以騰踐舐觸。逞兇似乎不至於夾生的吃人。俺聞得死掉的參客。都是尸骨無存。便是零星肢

體也沒得。由此看來，只怕那參圈左右許別有猛獸哩。但恐未必便是甚麼豹子。王策一梗頰兒道：「不會錯的。俺往年跟人家出獵時，狠辨得豹子叫吼哩。正說着，忽聞隔澗人聲喧嘩，兩人跑向澗邊，仔細一看，不由哈哈大笑。正是：

搏獸探山看勇士，  
解牛皮幕突村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述異事九宜失蹤 赴參圈友探險

且說玉林等隔澗望去，只見黑壓壓一簇莊漢，各掂着繩槓鉤竿，並有負鍋擗席的，便如一羣趕廟會的小販一般，紛紛攘攘，好不熱鬧。後面還有三五父老也拖着拐杖，挺起腰板，興匆匆的蹶來。一箇價都到對岸，望見玉林等，即便招手。那負鍋物席的忙置物於地，爭先恐後的一陣亂擠，便見那三五父老略作指揮，先蹶回喚人的那兩個莊漢，即便頭前引路，由持繩槓等入，扶掖了衆父。

老其餘人都簇在後面。便循那條蜿蜒曲徑。徐徐而下。這裏玉林王策也由斜坡兒。便赴澗底。不多時。大家對頭。衆父老一瞧玉林凜凜一表。彼此廝見之下。大家詢過玉林所見的情形。不由相顧驚歎。道如今好咧。虧得鄒壯士給俺這地方。除却患害。自從澗溪澗往往鬧事以來。不但參客們受害停業。便俺門這一帶村人。也不敢過澗樵牧。大家又不曉得是甚麼惡獸。只好徹夜價不敢安睡。隄防那惡物萬一侵入村落。饒是如此。前兩日。還聞得那參圈左近的人家。楞會不見了個大閨女。(微逗下文)坑得一家人待死待活。大家都猜疑着是被惡物吃嚼入肚。如今却好了。又一莊漢道。不錯的。近來那參圈左右。比先時越法不安。先時的只是參客去掘參。就沒影兒。如今便連那所在一帶山村。都不得安生。有的聽得似乎是豹子怪狼。又有真望見個青鬱鬱吼高大的影兒。行走如風。類似人熊。俺外甥便在那一帶山村中住家兒。說起來。纔玄哩。有一

天晚上。俺外甥媳婦。就籬笆下去撒溺。方解褲蹲下去。却見籬外。有個高大黑兒。似乎是攀籬。向內張望。吓的俺外甥媳婦。直聲大叫。虧得那影兒。忽然不見。便是前日。俺外甥等。吃不起嚇。一家兒都搬向俺家來咧。大家一陣講話之間。那王策業。已揮臂前行。於是大家。齊赴坎沿。向下一望。不由都大驚小怪。這時初日。已高望得分明。其中一父老。諦觀良久。忽驚道。此等兇物。名爲竹牛。每出時。都是成羣。鐵角鋼蹄。利害無比。其性團結。便如蜂之隨王。不怕那大頭兒。遇敵鬥死。其餘的。便都自己觸煞。但是此等物。只是踐踏田禾。折損樹木。爲患却不聞他。遇人便噬。此物除皮角珍貴外。便是其肉甚美。縷如紅絲。乾腊了。可以售遠。並能熬油。此物生產出沒之所。向來都在極東北。大長白山一帶。不想忽然奔軼到這裏。又一父老道。不錯的。俺往年曾隨木客。向大長白山去過一踰。果有此種竹牛。但是大家都說他不喜傷人。你不犯他。他不害你。如今這泅溪。

物。既是此物。怎的參客們過澗掘參。都無踪影呢。由此看來。還是那參圈左右。必有蹊蹺。衆人聽了。都各一陣發怔。王策便噪道。如今且慢閒談。快動手料理這干物兒吧。衆父老笑道。王兄不要忙。俺等雖有個料理法。但是這羣竹牛開剝售賣來。足值千數百金。你合鄒兄既得此物。便是主人咧。不知俺們料理之法。能合尊意。不能。玉林聽了。方在遜謝。王策大笑道。甚麼。主人不主人。今天可是大家有分。快動手吧。說實了。這羣竹牛。都應歸鄒兄。俺醉臥了大半夜。如何能作這現成主人呢。衆人聽了。都爲一笑。衆父老便指揮莊衆道。你們別都擠在這裏。咱須是各執其事。且留多半人。拖拽竹牛上澗。其餘的都隨我上澗料理。因向玉林道。這羣竹牛。料理畢。就須一兩日的耽擱。倒也是個熱鬧兒。鄒兄便隨我去瞧吧。衆人聽了。即便分頭忙碌。不提王策在澗內督視衆人拖拽竹牛。且說玉林隨衆父老及少數莊漢等。一逕上澗。自有兩父老陪玉林席地而

坐款款閒談。其餘父老便指揮莊漢等忙碌起來。皮幕的皮幕。搭灶的搭灶。大家嘻嘻哈哈。正忙得不可開交。便又見一羣莊漢遠遠而來。及至近前。其中還有參客三兩人。在內原來玉林在泅溪澗。大獲惡獸之事。自經兩莊漢回頭喚人。早已喧傳得到處皆知。所以參客中胆大的便趕來瞻望。當時新來莊漢既到。便紛紛的各釋所負。玉林望去。只見大鍋大刀斧。並鹽鼓米糧之類。一概俱全。便如一隊廚廝一般。玉林正在好笑。那三兩參客早慙近來。詢玉林一切情形。大家聽了。無不駭然稱奇。這當兒澗內是吆吆喝喝。不斷的齊聲喝號。澗上是大家奔走忙碌。幕灶不多時。幕灶都畢。又分人去斫柴汲水。玉林遙望。去一片廣場中。幕灶十數星羅棋布。大眾奔走十分熱鬧。就似開了一片會場一般。正在好笑之間。澗岸上一聲喝號。由三兩莊漢早已拖拽上一支竹牛。就岸上解繩方畢。後來的又陸續而上。於是此來彼往更番上下。日色過午。方才拖拽



都畢。惟有那支最大的竹牛，特煞龐然，自頭至尾，就有一丈五六尺長短。這當兒，已如泥母豬一般，原來那坎陷是澗處收蓄山潦沮洳之處，那大竹牛自己跌下，還可掙扎，及至餘物都相隨投下，大家一陣壓擠踐踏，所以便一齊死掉。當時澗上的衆莊漢，也便一齊動手，三三五五，將那一支支的黑老官，拽置當場。隨後王策，也便上得澗來。玉林合兩父老，並參客等，暨向廣場數了數，所得竹牛，竟有四十三支。衆父老喜道：「鄒王兩兒真好彩興，今天沒別的，咱大家須飽嘗異味。」鄒兄等且進幕歇息。此間且由俺們料理吧。玉林聽了，還未答語。王策却道：「鄒兄也真該歇歇，咧勞碌一夜，一定是疲倦的。玉林聽了，真個招起倦意，便道：『既如此，俺且歇一霎兒。』不提玉林，自入一處簾幕，竟是盹睡。且說王策合衆父老，指揮莊漢，一面價開剝竹牛，取存皮角，一面價爇肉炊飯。百忙中更分數人，燒起大鍋來，專熬膏油。一時間衆灶升烟，香雨遠近。這當兒，異事闖傳。

好事者來者更多。便大家動手幫忙。相與料理起來。俗語云。人多辦事爽。不消日西時分。四十三支大竹牛。業已料理停當。除留用的鮮肉外。其餘便都如法烘焙。堆置幕中。竟鬧得肉如山集。須臾。日色向晚。早又有人來。送到火燎燈燭。衆父老巡視一番。便命大家歇工用飯。自合參客王策等。方要去瞧。玉林恰好。玉林睡醒。盪來一瞧大家。攢三聚五。只管流水似向各鍋中大碗大盆的盛取牛肉。那牛肉鮮如紅玉。奇香四溢。又搭着大家高興。便如爭強賭盛一般。嘻嘻哈哈。都由玉林面前經過。有的便道。俺們都託鄒爺的福氣。不但解了老輩子的饑。並且從此可以過澗營生理。玉林見狀。也自歡喜。便同衆父老等。盪入一處。蕭幕只見裏面業已鋪設停當。大家團團的坐下來。彷彿占人坐席一般。十分有趣。須臾有人來掌上燈燭。送進飯肉碗筋。那王策。不管好歹。先伸筋取肉。只一大嚼之間。不由跌脚道。妙妙。有這等好肉。豈可無酒。大家抓了一天的瞎。

却把耍緊的酒忘帶來咧。一父老笑道。王兄說得不錯。你今晚再醉睡一回。說不定。鄒爺還許得一羣竹牛哩。衆人聽了。都各大笑。便一面進飯御肉。一面閒談。衆父老又向參客等細詢前數日參客失蹤遇害的情形。參客歎道。這也只好說是人的命了。至於詳細情狀。俺們也不得而知。因爲他們凡赴參圈的。楞都沒了影兒。如今細算來。已有九個參客。一去不回。這九個人。都有些牛拖不轉的脾氣。誰要攔他不要去。防有猛獸。他算是去定咧。說起初次失蹤的兩個參客。更爲可歎。他是兄弟兩人。一個叫李全。一個叫李信。都生得高高大大。好體面骨格相貌。不但對人和氣。並且狼爲慷慨。凡幫客們。或有緩急。他沒有不援手的。他兩個更會拿棒。俺們雖是不懂甚麼。但有時見他兩人。耍起防身的佩刀。颼颼風響。想來必是不錯。玉林聽至此。不由頓耳。參客道。他兄弟倆。自到參幫中。爲日不久。凡參客們無不敬愛。他兄弟同居一處皮幕。除兄弟同出外。

便合參客們吃酒說笑。過得個把月的光景。大家甚是相得。也是合當有事。忽一日。李信自己遠赴參圈。不多時。却慌慌張張的跑回。向他哥子說是參圈左右出了兩支青花豹子。就有牛犢大小。特的跑回約他哥子。共去殺豹。大家聽了。都不甚信。以爲前兩日參圈所在。還安安穩穩。如何會就有豹子呢。參客中有好事的。便商量大家夥兒結隊持械。且去覘覘動靜。李信兄弟倆。都不肯聽。竟自到自己皮幕中。各打疊起一個包裹。提了佩刀。雙雙蹺去。當時大家苦勸再三。萬不可冒險。並道。既去殺豹。還帶這包裹。豈不累贅。李全道。俺這一去。就須在參圈左右踏勘幾天。夜間山宿。須有衣裝哩。大家沒法兒。眼睜睜見他兄弟去。這一去。不打緊。直過了四五天。通不回頭。衆參客未免心下怙愾起來。其中膽大的。便陸陸續續前去探望。說也不信。一個個都似泥牛入海。連李全兄弟算上。就是九個參客。無踪王策笑道。俺就因他們九個。沒得實在古怪。所

以俺定要探個究竟。如今鄒兄既在這裏殺却竹牛。咱好歹也要向參圈左右尋尋豹子去哩。玉林沉吟道。這李全兄弟既連包裹都攜去。或者便從那裏逕自走掉。也未可知。參客道。這一層俺們也曾想到。因為幫中參客們本是來去無定。只要不欠參場主人的款項。說走就走。但是攜帶包裹也不僅李全兄弟那七個參客去的時節也都帶個小小包裹。因為參幫中人多手亂。甚麼腳色都有。參客們照例的是貨不離身。每逢去挖參。無論道路近遠。都將未交場主的散貨帶在身邊。若說李全兄弟由那裏走掉。難道那七人也都走掉麼。玉林聽了還在沉吟。衆父老道。這節事總還是獸類爲害。俟消停些。咱大家多集莊衆。便煩鄒王兩兄率領了到參圈搜尋一番。定知分曉。王策噪道。還消停甚麼。人多瞎搗亂。也不用齊集莊衆。少時飯罷。俺就合鄒兄去。一下子好在今天沒酒吃。正好辦正事。若消停時俺吃醉了。又去不成。咧。大家聽了。又復都笑須臾。

飯罷那參客索性也住下幫着衆父老連夜忙碌。且說王策本是個粗莽好勝的人。既見玉林。獨力獲得許多竹牛。自己因昨晚酒醉誤事。這當兒不由逞起豪性。定要拉玉林同赴參圈。一來覘個究竟。二來轉轉面孔。玉林却他不得便笑道。咱去是去。却有一件到得那裏。你須聽我指揮。不然你毛手毛腳。亂撞一氣。大夜裏深山中。俺那裏尋你去呀。再者。定法不是法。野獸出沒。本是無定。咱這一去。總須探個水落石出。便就擱個三兩日。都說不定。你或是性急起來。或忽然想酒吃。却不成功。王策笑道。我的鄒兄。你真把俺王大膽冤苦咧。如今俺百樣依你。就是於是彼此一笑。一面知會了衆父老。一面結束伶俐。王策帶了短刀。百忙中又尋了火種等應用之物。正在瞎抓成一片。只見玉林緊緊腰身。忽笑道。去不成咧。那桿標鎗。賸了半段。沒得兵器用。怎處。王策笑道。鄒兄真罷了的。你這光景。死了屠戶。就須連毛吃豬咧。於是匆匆跑去。須臾從衆莊漢處。

尋到一把短柄利斧。玉林接過一瞧。鋒鏘照眼。顛了顛。十分趁手。忽抬頭望見皮幕的橫木上。有四五個掛衣用的大麻菇頭鐵釘。便舉斧一削。衆釘都落。王策方笑道。你瞧這柄斧。多麼快。準配你用這裏。玉林早拾起斷釘。揣入懷中。便合王策匆匆拔步。不題衆父老。隨在後面。送了幾步。道聲珍重。即便整回忙碌。且說玉林等。趁着皓月東升。一逕的過得洄溪澗。回頭一望。隔澗上是皮幕雲連。燈火輝煌。夾着人聲喧鬧。倒也十分有趣。王策因躍然道。鄒兄。你瞧着。咱這一去。再捉得豹子來。才越法寫意。咱這一去。定然成功。玉林笑道。王兄。怎便這樣的。拿得準呢。王策道。您不曉得。俺有個賤毛病的。顯兆兒。凡應該得彩興。俺這屁股彈子。先要作痒。如今俺這屁股。又痒。刷刷的。所以知定然成功。玉林失笑道。那麼王兄。走好運。都在屁股上麼。又焉知這一去。不叫豹子啃了屁股呢。（用諧語微逗下文。王策大受捶楚。寫來無迹。）王策唾道。喪氣。喪氣。兩人笑。

語之間業已蹶過那片壞亭。使由王策引路一徑的奔赴參圈。玉林是初經此處。隨路留神。過兩處高岡。那地勢忽然平逾。四面價峯巒迴合。草樹連天。時或有遠村燈火。隱隱躍躍。微風過處。又隱聞村拆之聲。玉林極日前望。從夜色漫漫中。忽見前面影綽綽。似有個旗竿樣兒的東西。因笑指道。王兄。你瞧那所在。莫非還有廟宇麼。王策道。如此窮山中。那裏來得廟宇。那旗竿樣兒的。便是參圈所在。插植的大木標誌。那木標修築的。就似個塔形兒。一般的有梯磴可上。往時沒鬧事故。那所在都有人看守。自日是插面紅旗兒。夜間標頂上掛許多氣死風的燈籠。因為參客來往。怕的是走迷方向。玉林道。如此說。參圈離這裏。不甚遠咧。咱快些趕一程如何。說着略一挫身。舉步如風。這一來。累得王策一面緊跟。一面亂噪道。鄒兄。你這可不是頑法。若這樣跑到參圈。俺怕不跑脫氣。真個叫豹子啃屁股麼。說着。喘吁吁拖住玉林。向前一指。道。拖悠過得那片。



小村落還有四五里路。才是參圈哩。那小村中。俺還有個酒友兒。葉老五。剛過村時。到他那裏吃杯茶。順便問問他參圈近日的情形。你道好麼。玉林隨口道。也使得。但是從人探問。不過聽些風影之談罷了。兩人且說且走。不多時。已到小村旁。依着玉林不必耽擱。當不得王策定要少息。於是兩人放慢脚步。一逕進村。怕的是驚起犬吠。逢人費話。玉林趁月色。瞧這村坊。曲曲折折。人家兒東丟西跨。通不成甚麼聚落。並且靜悄悄。連個燈火都無。王策一面走。一面嘟唸道。他媽巴子的。今晚這村中怎的如此頹氣。俺記得往時過此。各臨街牕戶。上都燈影明亮。也有鬥牌聲。也有訪線聲。也有孩子嘻笑聲。還有兩口兒吵嘴聲。今晚就這般靜悄悄。玉林笑道。王兄偶然經此。就聽得諸般聲息。如此仔細。連人家兩口兒吵嘴。你都聽着了。王策低笑道。俺豈但聽人家兩口兒吵嘴。俺還見過人家兩口兒吵嘴。那麼着頑把戲哩。便是那夜裏。俺聽見一家兒兩口吵嘴。起先

是男的起勁。橫虎似的亂那女的嚷。通不着急。只略爲還嘴。後來不知怎的女的忽嗤的一笑。却聞那男子喝道。去去。我就是不耐看人的浪樣兒。但是從這一喝之後。那男子却再也整不起響腔兒咧。但聞那女的連吵帶罵。一張嘴便似爆豆一般。少時。那男子忽嘻嘻的笑道。就算我吵不過你。這也沒有甚麼稀罕。明吵了一遭兒。乾脆還須辦點正經事。說着便聞脚步響動。又聽得那女的笑唾道。呸。俺正要聽個下回分解。那屋內登時價變吵爲笑。並且格吱吱牀榻有聲。似乎是男女兩人一陣亂滾。鄒兄你說走夜道兒的朋友。那裏有甚麼準四至呀。當時俺略一聳身。手扳臨街的牕沿兒向內一瞅。哈哈。句。玉林尖笑道。你別哈哈咧。若驚起人家的狗來。一般也會啃屁股哩。正說着。已到街尾。王策略不躊躇。竟向靠野地一家門首奔去。玉林隨後跟去。只見雙扉緊閉。方見王策略手要叩門。却聞裏面一陣嗚咽之聲。正是。

何人忽飲中宵泣。有客堪種不速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三台崗俠友偵青豹 土崖洞難女說兇徒

且說玉林見王策正要叩門。忽聞裏面嗚嗚咽咽。似乎是婦人悲泣。又夾着些嘍叨數落玉林便道。王兄唱去。吧。人家家中準是有糟心的事。你不聞哭聲麼。王策略爲傾耳。低笑道。慙快閃向一旁。慙瞧俺頑個把細。這哭的。便是葉老五的老婆。這老婆可惡的狠。一個兒子在外邊。學生意。丟下個二十多歲的媳婦子在家。這婆娘。使馱子似的。使人。甚而至於汲水撿柴。一個小男婦女的。却叫他滿山亂跑。更可恨的。是每逢俺來合葉老五吃酒。他發時。苦得一張臉子。待滴水。不是在灶下。刮得鍋山響。便是在牕外。指桑罵槐。俺合葉五。好好的一場酒。往往被他一陣攪散。如今大約是又合他媳婦置氣。浪號起來。你且瞧我。

取個笑兒說着。拍拍的連叩兩下。這裏玉林暗笑。只得閃向門前一株樹後。便聞裏面哭聲頓住。須臾有婦人隔門問道。誰呀。你是對門毛頭麼。或是隔壁的阿大呢。你沒見俺那個醉王八。爬向那裏去麼。真叫人恨得牙痒痒。王策忽的儘力子一陣大癡。接着便發出一種悶悶昏昏的語音。道賊婆娘。甚麼毛頭阿大的呀。難道我來了。你都不曉得。說着拍拍的。又是兩下。樹後玉林正張的暗笑不已。便聞那婦人惡恨恨罵道。你這天殺的。也有回來的時光。咱是(句)一言未盡。門兒大啓。登時由裏面闖出個莽熊似的婦人。這裏王策忙叫是我呀。但是已被那婦人一把揪牢。一面價大哭大叫。一面罵道。俺等的就是你哩。咱是怎麼說罷。如今媳婦子都丟掉。你這天殺的。就似沒事人一般。說着儘力一操。王策不隄防。往後便倒。那婦人一個虎勢撲上去。不容分說。一抄兩腿跨在王策肚皮上。一陣價連撕帶掠。張得玉林且驚且笑。正要趲去拉勸。忽覺背上

撲的聲。被人抱牢。便有一陣酒臭氣。直衝過來。接着有人罵道。怪道俺家楞會丟了媳婦。原來是你們這班歹人作怪。如今你們還放不過俺老婆。又來這裏作鬧。來來來。咱便拚個你死我活吧。說罷。由後面一插腿。攔腰一甩。就是一個絆子脚。你想玉林是何等身架。當時玉林。略晃兩膀。一面劈開他的雙手。只左足略起。背後那人。登時便倒。方想回身覘望之間。只聽王策大叫道。葉嫂兒。你真個不懂是俺的語音麼。你毆屁股。還不打緊。你瞧瞧你握的是甚麼物兒。還不放手。這一聲。不打緊。林玉身後那人也亂噪道。喂。王兄麼。俺葉老五在這裏呢。今天糊裏糊塗。到底是怎麼回事呀。你到這裏。不找老哥哥。先鬧一壺。怎合你嫂子滾蛋頑呢。閒話休說。你快來幫我打這鳥大漢。是正經。說着。哇的一聲。嘔吐狼藉。便有一股子酸膩膩的臭酒氣。熱哄哄。由玉林身後直噴過來。蒸得玉林。連忙緊退幾步。方要回身覘望時。恰好那婦人被王策操下身來。就地一

滾。正滾到玉林脚下。玉林急跳。已被婦人抱住一條腿。玉林忙喊放手之間。虧得王策一步趕到。喘吁吁拉開婦人。却大叫道。俺王大膽在這裏。你沒聽見葉老哥又醉的嘔吐臥街。却只管胡鬧怎的。這一來。婦人聽清語音。不由閃向一旁。只管發怔。少時却又嗚咽起來。王策也不理他。忙過去扶起葉五。葉五一溜歪斜的道。那位老哥。（指玉林）想是你的朋友麼。既到俺這裏。怎不裏向歇坐呢。王策道。閒話少敘。咱且裏面細談吧。於是。由王策扶了葉五。引玉林向內便走。那婦人跟在後面。還是嗚咽。須臾。人內坐定。王策先匆匆一說自己的來意。並略述玉林怎的本領。便問道。方才俺老嫂直吵丟了媳婦子。是怎麼句話呢。婦人聽了。越法的涕淚紛紛。便不待葉五開口。早悲悲切切說出一席話來。原來葉五的兒媳孟氏。雖是小家女兒。却有幾分姿色。並且性兒孝順。因見葉五是個酒色婆母。又是個戴牛角的（俗謂潑悍之意）脚色。老公母倆時常爭

吵。孟氏因葉五年邁好酒，便常勸婆母，須要退讓些兒。那知他婆母是個越扶越醉的性兒，不但合葉五越法的爭吵起勁，並且連孟氏也犯惡起來，便終日價苦役孟氏，借此出氣。葉五心下不忍，偶然勸說老婆兩句，便賽如火上澆油。前兩日，那婦人（葉五妻）偶聽得人說參圈左近坡陀上面生了一種野菜，晾乾了足爲禦冬之用，便分咐孟氏道：「你這小老婆只知吃飽了，夾着口坐着墩膘頭兒。如今靠參圈坡兒上許多好菜，人家鄰舍娘兒們都大筐小籃的去收割，你就怕跑大了脚，只娘娘似的坐在家，合我擺浪樣兒。難道你就不會去收割麼？」正說着，恰好葉五從外面吃酒，蹺轉腆着紅撲撲的臉膛兒，一步跨入。見那孟氏低了頭兒，有些爲難光景，便不問情由，向他老婆噪道：「你這婆娘，真沒有的。你從先也作過媳婦，咱娘待你是怎生光景。咱這媳婦從早到晚，馱兒似的作活，依我看也罷了的。你這會子又瞪着眼，鷄精似的合他吵的，是甚麼

呀。婦人唾道。不用你狗拿耗子。多管閒事。俺吵的都是過日子的正經事。不像你只會灌喪馬溺黃湯子。（指酒也）因將命孟氏去挑野菜之事。一說葉五驚道。你這婆娘。可是要作死。近些日參圈左近。失踪了許多參客。又聽得豹子怪吼。你叫媳婦。撈到那裏去。不是自尋晦氣麼。婦人聽了。越法的非叫孟氏去。不可。老兩口越說越擰。登時揪打起來。末後。氣那那婦人。拍着屁股。噪道。你這老王八。是要誠心氣煞我。去了我們的眼目。你合這小老婆子。快活受用。啣葉五一聽。拾上便打那孟氏。見婆婆說的不像話。只得好歹的勸開公婆。自攜了荆籃。鎌刀。逕去挑菜。當時葉五氣得一陣風。掄將出去。無非是以酒解悶。兩天後。蜚回家來。一瞧他老婆正在哭天號地。原來孟氏真個的一去不回。葉五顧不得合老婆嘔氣。忙集合鄰衆。趕向參圈左近。且尋且喚。鬧了個不亦樂乎。那裏還有孟氏影兒。只見他攜去的荆籃兒。却丟在深草中。那葉五氣吼吼的跑回。



原想不依他老婆。不想反被他老婆。倒打一耙。只說他醜酒誤事。不用心去尋媳婦。所以氣得葉五。也便就交兒一跌。連日價大遊醉鄉。每晚回頭。定要合老婆。大打其架哩。當時婦人。逃罷丟掉媳婦之故。越法哭得直抹涕淚。玉林方在詫異。只見葉五跳起來。指着婦人罵道。你還淌你的浪水子哩。不是你逼鍊媳婦。怎會丟掉。這不消說。一定是被豹子啃嚼咧。說着。腳步踉跟向前一湊。恰好那婦人。正捏了一大把鼻涕。俺覷準葉五面門一甩。只聽答的一聲。葉五面上。業已一榻糊塗。兩人方要動手。却被王策好歹的勸開道。你老夫妻。不必着急。俺合鄒爺。正要赴參圈所在。探個分曉。倘遇着你家媳婦。也說不定。也未見得準。是被甚麼豹子啃嚼了。既如此。俺們也不打攪你咧。婦人道。論起你那會子裝猴相。俺就不理你。如今這位鄒爺。新來乍到。怎不吃杯茶再去呢。說着。便去泡茶。這裏玉林。心有所觸。便道。俺聽說參圈左近。有人丟了個大閨女。如今葉

兄這裏又丟了媳婦。那豹子專尋婦女的晦氣。也是異事。葉兄瞧見那丟地的荆籃兒。是在甚麼所在呢。葉五道就在進參圈百餘步遠。近一片短林右邊草叢中。王策道。那短林右邊不是還有一處筆架形的連岡兒麼。岡上下草樹極旺。青蕩蕩。狠有氣勢。葉五道不錯。俺瞧見那荆籃就離那岡不遠兒的。王策道。呵呀。如此說。你媳婦就有些不妙咧。那連岡俗呼爲三台岡。正是畜獸出沒之所。往日參圈安靜時。狼權之類。是常見的。如今更不消說咧。玉林沉吟道。那也未見得便不妙。少時咱到那裏。先向三台岡踏踏再說。正說着。那婦人端進茶來。因見葉五坐得高高的。便道。難道你屁股上墜了千金閘咧。就不會接過茶去。又歎道。假如俺媳婦在家裏。還用俺自去泡茶麼。說着。聲音又啞。王策等勸慰數語。忽忽茶罷。即便起行。不提葉五道客。暫轉自合老婆咳嗽聲歎氣。且說玉林合王策舉步如飛。玉林只顧了詫異。葉媳失踪。那王策却東瞰西顧。防有豹

子奔來。須臾漸近參圈。那道徑却頗爲平曠。原來產參所在。不一定便是崎嶇山環兒。又搭着參客來往。並左近採樵的。都來涉足。所以道徑上。反不似那荆榛充塞的樣兒。這當兒。將交二鼓。月色大明。玉林四顧峯巒靜悄。如沉睡於一片銀幕之下。頃耳聽聽。萬籟俱寂。因笑向王策道。你瞧這所在。多麼安靜。怎偏會出尷尬事呢。今晚。咱若瞧不見甚麼豹子。咱便索性的明天。自畫搜尋。你道好麼。王策道。正是。正是。反正是葉老五。是咱的東道。咱破着工夫幹。兩人說着。逕入參圈裏。面是碧草如氈。分外的茂盛滋潤。平川映帶。遠望去。就有十來里寬廣的地面。玉林等。不暇細玩。便一逕的先奔三台岡。玉林一瞧那岡勢。果然的樹木蔚然。深窈幽曲。兩人就岡下。察看一番。各極耳目之力。一些聲響形迹。也沒得。便又取道登岡。這時王策。手握刀柄。拿出了獵人的形相兒。一會兒東趨趨。一會兒西趁趁。恰好聽得叢草中。颼的一聲。却把王策嚇得一哆嗦。仔細

一瞧却是個挺大的鼯鼠。向王策嘖的一吹氣。竟自鑽入土穴。於是玉林笑道。咱兩個別這樣沒算計。只管擠在一處。那裏便巧遇豹子。如今須就這岡上面。你東我西的分途尋覓。少時咱還在這裏聚齊兒。如遇有警。彼此價胡哨爲號。即便奔赴如何。王策笑道。就是吧。但是真有豹子撞來。鄒兄須爽利些來。幫我呀。不然真叫豹子啃了屁股。却不是要處。說着抽出短刀。雄赳赳的即便蹣跚向東路這裏。玉林略爲躊躇。記明方向。即便沿岡坡兒。迤邐向西。下得那坡兒。忽見前面百十步外。叢簿中似乎有燈影一閃。玉林暗詫道。這等荒山大野。難道還有人家兒不成。怕慢間欲窮其異。即便拔步奔去。方到那裏。不想那燈影兒。又閃出百十步外。這一來。玉林越詫。正在略爲駐足。延項前望。只聽刷的一聲。便如那元宵放的起火一般。登時有個拳大的火毬兒。逕由身旁平飛向前。還沒轉瞬工夫。已到百十步外。倏的如是墮心的。逕投草地。這裏玉林方在怔望。

忽隱聞火毬落處。爆然有聲。登時又有十餘個火毬兒。連珠上升。一道道異彩。熒熒。便如金蛇亂串。偏那上昇的火毬兒。並不遽落。只在半空中飛騰馳逐。或如雁字橫空。或如亂泉湧地。剎那之間。狀態萬變。那片奇光。也便越來越亮。正這當兒。玉林向前面回外一望。不由怔得木偶一般。只見四外山凹樹隙之間。一片光明。逼昏月色。竟有無數的小火毬。儼似流螢萬點。一時價飄舞空中。竟合那串大火毬兒。作了個衆星拱斗之勢。飄瞥倏忽。不可方物。張得個玉林直呆了一個更次的時光。倏見山風起處。衆火毬冉冉飄散。依舊現出了青天大月。玉林定神良久。一面前行覘探。一面暗念道。難道這火毬兒。就是那教書先生說的甚麼聖燈麼。到也奇怪得緊。約摸捱過一二里路。只見西去道經。甚是平坦。玉林暗忖在岡上張望時。偏南一路上樹木最多。或爲獸類隱伏之所。不如再會着王策。向偏南路上踏踏。再作區處。於是匆匆返步。到岡上約會之所。

在一瞧王策還沒覓回。玉林就地小憩。舉頭望月。不由悠然思潮。續續而起。想一回自己的一路遊踪。又想一回諸徐兩人。不知近來是怎樣個好法。（反逗下文。）沉吟間。取斧拄地。忽覺背後似乎有人影一閃。玉林忙跳起回望。却是老斜上戴巢的斜柯。因風一動。玉林失笑之下。忽聞遠村牛鳴。（一路寫景極細。）知時屈夜半待了一霎兒。王策還不見覓回。玉林暗笑道。俺只管在此呆候。他作甚。不如先向偏南路上探探回頭再來。他一定也該覓回咧。於是縱步下岡。直奔偏南。但見一處處坡坨迴互。草樹交縈。那陡壁土崖之下。更有歷年參客們挖的土洞兒。黑魃魃的。也有完整的。也有頹塌的。里把地遠近。便有一洞。原來那土洞。便是參客們躲避風雪之所。也時或夜宿在內。玉林一面縱步。一面留神。約覓過四五里地。經過一條深草狹溝。那道旁的土崖越陡。玉林正在仰斜崖上的一痕月色。斜度林表。忽見靠崖沿隱隱的拱起一物。玉林趕忙

伏身覘去。但見那物。拖着條長尾巴。矯首向北。倏的微叫一聲。風馳北去。玉林聽得是狼叫。不由暗自懊喪道。這偏南路上。居然還有狼。一定是沒得豹子的。不如去會着王策。竟向北路覘覘罷。主意已定。逡巡跼起。方要回步。忽見前數十步土崖下。又是燈影一閃。玉林急忙注目。方暗詫道。難道這又是聖燈麼。逡巡間。蹙得幾步。却又見那燈影亮條的一亮。竟似有人置弄篝燈一般。這一來。玉林越詫。便提輕脚步。一氣兒奔到那裏仔細一瞧。那裏有甚麼燈影。只見土崖下高聳聳的一處土洞兒。半邊洞口都已堵塞。那半邊洞口前。却橫不榔子。臥着一塊長石。似乎也是堵洞口的。玉林略爲徘徊。業已蹙過兩步。忽的颯然吹起一陣微風兒。刮得樹葉兒簌簌亂響。就這聲裏。忽聞那洞內。悲切切一聲長歎。這一來。玉林大驚大怖的。毛髮倒豎。這深山窮谷中。又當深夜。諸公莫笑。玉林膽怯。便是作者寫到此間。正當月落燈昏。牕外是磐雲如墨。也有些毛聒。

陸的哩。當時玉林急忙趑回。先就洞口。再一張望。隨即傾耳之間。便聞洞裏有女人急促促的道。葉大嫂。你真是沒緊沒慢。這是甚麼所在。甚麼時光。你還記緊了女兒。經夜深不敢獨自走。喚着了鬢點上燈哩。俺不叫你點那火燎。你却偏要點着照道兒。如今被風吹滅了。你又賭氣子。不逃走咧。玉林聽得葉大嫂三字。不由猛想起葉家媳婦。正在大詫。只聽又一婦人哭道。反正咱逃出去也免不掉是個死。遇着那兩個強盜。自不消說。便是幸而遇不着他。這深山黑夜的。可向那裏去呢。那女人着急道。你瞧瞧。挺明白的一個人。你怎發昏呢。今晚。上趁那兩強盜堵洞不嚴。咱兩個費了半夜的事。好歹推開長石。不趁此快逃。以後還想出路麼。你沒聽他們說害死參客。就是七個麼。咱兩個被他置在洞裏。你還想活不成。咱好歹逃出去。再作道理呀。說着窸窣有聲。玉林詫極趕忙蹲身洞口右邊叢草之中。正這當兒。早見有兩個女人由洞內扳爬而出一個。



是長細身段。一個是身量稍矮。還亂蓬蓬的梳着個大鬚髻。兩人慌張張足方落地。正要牽挽便跑。這裏玉林却闖然跳起一個箭步。早已擋在兩人前面。嚇得兩人倒退兩步。呵呀一聲。戰抖抖一齊跌倒。玉林忙喝道。你等不必害怕。俺非歹人。是特來捕殺惡豹的。你等爲何這般光景。快向俺說個明白。俺好救你。你們兩人中可有葉家的媳婦。孟氏麼。俺方從葉五家到此哩。一句話不打緊。只見爲長細身段的女人。登時站起。直搶過來向玉林略一端相。便泣道。你這位爺莫非姓鄒麼。便是你那夥拌（指王策）也被兩強人捉獲。如今強人早已去搜尋於你。這便怎處。玉林一聽不由大該。便細細問知所以。登時大怒道。好你個李全兄弟。竟敢行此狡謀。刼貨害客。假裝豹子。並且刼藏婦女。俺夥伴王策。現在那個土洞中。你兩人便引俺前去。先救出他。藏起你們。待俺再尋那李全兄弟。這時那一女人。早怔怔的偎在孟氏身後。聽玉林說罷。便轉向前。向前

一指道：那土洞離此不遠。就在前面。說着拖了孟氏。正要引玉林奔去之間。忽聞背後遠遠的一聲豹吼。孟氏等一聽。登時顫作一團。道：鄒爺。這便怎處。那強人們像是從咱背後道上躑回來咧。玉林這時更不答話。向四外望望。却見道左邊有一片矮土岡兒。連忙擁孟氏等。隱身岡後。自己却跑向洞口外一蹲身。仍伏草際。一面向外偷覘。一面準備停當。不多時。是音橐橐將臨切近。便聞一人道：兄弟。今晚咱尋不到姓鄒的。只好滅了王策這廝的口。咱連夜收拾便遠走高飛吧。玉林急忙注目。不由一怔。正是。

皮骨妍媸渾莫辨。是人是獸待分明。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雙劍奇俠傳 第五集

